

文選

海潮音文庫

于友生

印

海潮音文庫編發大意

(1) 本文庫爲便宜讀者之研究。以十年來所出之月刊爲材料。分類編輯。審慎採集。予有志學佛者以有組織有系統之貢獻。

(2) 海潮音月刊歷年十週。編輯會數易其人。材料之收集。不免有投其所好而刊登者。夫以知見不純正之註著。既有誤於初學。帶感情用事之論文。乃易引起教內之爭執。文庫取材。對此種文。縱使議論風生。亦當勉爲割愛。以導學佛者於正軌。

(3) 海潮音刊載之註著。雖爲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方便設教。然亦須有垂之長久之真價。乃得流傳。以佛法爲三世不易之常法。非世學之隨時隨地而異趣也。其爲偏於應時。缺乏不變之真質。及帶有時間性過甚。易引起新舊之爭者。割棄不錄。

(4) 月刊定期出版。收集不免稍濫。文庫取材。極端嚴格。無關宏旨之論文。甯缺不錄。(附注) 道德倫理。義相聯次。合爲一種。內編增整理僧伽制度論一種。仍不變動原定種數。

庚午夏月慈忍室主人作於杭州韜光之韜齋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甲編 佛學通論 (十二種)

- 一、科學
- 二、哲學
- 三、宗教
- 四、人生
- 五、國學
- 六、文化
- 七、進化論
- 八、社會學
- 九、道德學
- 十、教育學
- 十一、政治學
- 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 (八種)

- 一、法相宗
- 二、法性宗
- 三、真言宗
- 四、淨土宗
- 五、律宗
- 六、禪宗
- 七、天台宗
- 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 (九種)

- 一、經釋
- 二、論釋
- 三、在家佛學法
- 四、佛學歷史
- 五、佛教傳記
- 六、討論集
- 七、講演集
- 八、論文集
- 九、整理僧伽制度論

丁編 佛學餘論 (五種)

- 一、文選
- 二、詩選
- 三、尺牘
- 四、筆記
- 五、小說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一 文選目錄 上冊

開士文峯散錄序	張闡	一
贈法師序	前人	三
支那內學院緣起	沈曾植	六
支那內學院簡章書後	陳三立	八
歸心堂跋	釋印光	九
京師法源寺飛佛聖迹徵詩序	無依學人	一一
京都觀音寺開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啓	沙門覺先 居士熊希齡等	一三
法華大綱講義序	梁家義	一五
應用科學方法以整理佛學說	釋育普	一八

妙法蓮華經吳興法華寺重刻序	釋太虛	二四
禪箴	南嶽海岸長老遺著	二六
自箴文	南嶽天然法師遺著	二九
留道論		三〇
佛學叢書序	釋禪定	三一
佛學大辭典序	顯蔭	三四
寫金剛般若經序	鄒幾極	三七
血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跋	顯蔭	三八
送妙闊法師主興教寺序	鄭維翰	四〇
扶桑探勝記白序	顯蔭	四二
募建舍利塔疏	岫雲	四三
題存厚等七比丘合影	心觀	四四

藕香室筆記續集自序·····	鄒幾極·····	四五
勸閱大藏經文·····	寬吾·····	四八
護教文序·····	釋印光·····	五〇
唐樂道先生六十壽文·····	大圓·····	五四
一切經音義彙編跋·····	王弘願·····	五七
甯波白衣寺求生淨土堂疏·····	大圓·····	六〇
樂清虹橋淨土堂序·····	釋印光·····	六一
對於迦林機徹二師赴匡廬之希望·····	永祚·····	六五
儒釋一貫序·····	臧貫禪·····	六九
新宏明集序·····	太虛·····	七一
東方大同學案序·····	太虛·····	七三
佛教宗派詳注序·····	丁福保·····	七四

重刻菩提心戒釋義序	廖謹	七七
菩提心戒釋義自序	黃覺	七七
楞嚴經易知錄序		八二
世界佛教居士林徵求圖書啓	顯蔭	八四
翻譯名義集新編序	顯蔭	八五
陳安清居士佛教講演集序	慧滿	八八
淨慈寺路祭汪曼鋒居士文	倪譜香	八九
寫觀無量壽佛經跋	鄒幾極	九一
讀袖珍本法華經跋	前人	九二
讀袖珍本法華經跋	前人	九三
讀護法錄	前人	九四
撮錄野叢編釋門類序	前人	九六

禪淨摘要自跋	前 人	九七
鄭母劉太夫人六秩祝詞	康寄遙	九八
勸請中國佛教徒提倡慈善芻言	鄧尉山僧	九九
學人數珍集敍	舍予居士	一〇三
重刻金剛經心經合注流通敍	佛 隱	一〇八
廣輪迴	慧 月	一一一
讀善因法師唯心治病經驗書後	黃子理	一一三
讀丁氏一切經音義彙編序書後	江易園	一一七
淨土釋疑序	空 也	一二〇
中華佛教華嚴大學新建彌勒樓閣福城大塔文	洪觀樂	一二三
刺舌血寫妙法蓮華經發願文	釋道申	一二六
佛化基督教序	孫至誠	一二九

四宗綱要自跋	鄒幾極	一三一
入佛文範舉隅	唐大圓	一三三
文學探原	唐大定	一三九
文章三昧論	佛隱	一四二
評孔德璋北山移文	倚雲	一四三
軍人軌範序	傅子揚	一四五
重修贛州光孝寺天王殿啓	仿魯	一四七
請戒常上人住持光孝寺啓	迭更	一四九
曼殊畫譜序	宣太炙	一五〇
鄧慧根居士學佛緣起	袁聞純	一五二
慈宗三要序	太虛	一五四
溫州樂清柳市淨土堂募緣疏	釋印光	一五六

無量壽經箋註序·····	丁福保·····	一五八
袁了凡立命篇釋疑·····	大圓·····	一六二
募刻佛教全藏說略·····	歐陽漸·····	一六四
震旦圖書保存社宣言·····	臧真禪·····	一六六
四明觀宗講寺募請藏經疏·····	禪定·····	一六九
古杭鳳凰山梵天寺重修啓·····	顯蔭·····	一七一
四川峨嵋山護國寺重修普賢銅殿募捐疏·····	大勇·····	一七二
陝西勝業學社發起詞·····	·····	一七五
重修京師天甯寺募捐引·····	熊希齡·····	一七六
募修智悲閣啓·····	王容子·····	一七九
無錫南禪寺改爲十方叢林啓·····	無錫佛學研究會·····	一八一
益陽佛學講習所緣起文·····	梵燈·····	一八二

送同院大剛晤一法師等入北京佛教藏文學院序	會中	一八五
送克全法師住持松江超果寺序	滿智	一八七
山西五台山寺募緣重修啓	仁山	一八九
翔垣佛學研究社募捐啓		一九一
安慶創辦佛教學校暨閱經樓募捐啓	安徽佛教會	一九二
接待寺募建藏經閣序	陸廷黻	一九四
普陀山羅搵禪院修建濟冥大會水陸道場緣起	顯蔭	一九五
募修南嶽高臺寺引		一九七
溫州九山宿覺寺彌陀七期回向文	唐大圓	一九八
昧大慈法師文	寄 嵩	二〇一
佛光社祝詞	江印光	二〇三
重建彌陀寺告天龍八部文	慧音陳康	二〇四

重修開元寺募捐啓·····	王弘願·····	二〇五
修建天台山萬年寺啓·····	諦閑·····	二〇九
長安興教寺修建殿堂募緣啓·····	顯蔭·····	二一〇
閩南佛學院緣起文·····		二一三
祝閩南佛學院開幕·····	葉青眼·····	二一五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一 文選 上冊

開士文峯散錄序

明張闇遺著

曩任無心之遊。泛槎江淮溟渤間。歷五雲雙徑四明天台之勝。一承嚴命禮密公。輝孝思也。一印心源於善知識。究向上事也。一登山臨水。尋知仁樂處也。至覽奇覓幽。特餘事耳。迄茲義輪十六度矣。每太息夫闡直指。單傳者。中下難幾。演法乘秉律行者。形上未圓。未嘗不念三根普攝萬彙就裁之品。厥後復九上帝都。曠遊西山。踏幽隱罕至之境。

思一振宗風者。得未曾有。戊戌自任城。與嵎梅房子。方舟並濟。道經微山諸湖。復遇康子小范。譚經濟證聖學。旬日抵清江。候任太守雲石於淮陰。因停舟。寓城隅精舍。聞有開士卓錫文通寺。往請益焉。仰瞻蘭若之間。親炙盛德之容。彌勒樓閣。洞開重門。心泉湛湛。若沛天漢之源。多寶塔中。分我半座。虛光浩浩。如躡德雲之峯。始見吾人也。玉隴蘭清。山靜雲發。繼耳其言也。智映靈珠。辯同河注。得臨濟趙州之直捷。擅曹山洞山之綿密。躍然曰。眞法門龍象也。既而示詩禪一帙。余乃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識取。而以神遇。冥知解墮肢體。向威音那畔。覓無所住處。執光明燭。展畫前卷。入普眼界。觀壁前句。鐵筆震岳山。能令鬼泣神驚。赤文綠字之奇。曷足云喻。心竊徹空際。不覺花睡雲迷。冰車雪柱之吟。那堪同草。以禪觀之。素心白意。毫無點染之迹。徹始徹終。了不可得。不作禪會。拈來撥出。渾是當人家風。左之右之。觸處逢源。擬議既窮。名言難罄。無已將曰。是禪耶。非禪耶。是非非。總無一是。其詩耶。非詩耶。卽詩卽禪。非禪非詩。兩無可卽。會得者。大地河山。盡作詩觀。不會者。恆沙千言。茫無實際。莫觸着。莫動着。諸佛諸祖。難下口。急着眼。急着脚。四生十界。

任唱和。乾闥奏樂。琴聲遍地。廣長舌相。吟風弄月。上人之詩。於斯領略。咄。敲空作響。盤石無聲。淵明摩詰。更向何處。窺其影似。余不解詩中景。不識向上意。聊以葛藤。增汝蛇足。是爲序。

贈法師序

前人

三藏者。經律論是也。如來曰佛寶。經律論曰法寶。代佛演法。必資僧寶。故法師爲貴。每見英靈子。尙宗乘。誠慤士。重律儀。而潛心者。明相宗之差別。大力者。行般舟之三昧。四者皆佛子也。然使無法門龍象。堪衣如來衣。坐法王座者。則舉世襲贖。孰提撕之人。天正路。孰引導之。且尙宗乘者。多流於蕩。重律儀者。易滯於迹。相宗之饒訛難清。行門之階

級未明。益歎弘演教相。爲正導師也。然導師豈易哉。念余始總角時。卽愛程子主敬。陸
 子主靜之學。每於靜中養端倪。觀看未發氣象。又傍涉於禪家淨業。行則持萬德弘名。卽
 主敬意也。坐則作十六妙觀。亦主靜旨也。垂髫究心直指。以千七百則明知見。以參無字
 話爲功課。及長。領天童棒。喝於通元峯頂。聞玉林行脚於報恩空中。雪亭坐前。手握杖拄
 似相叩。頂目曾下。舉起竹篋作話頭。三峯朝宗。惠我名錄。聞谷永覺。寄以法語。他如林臯
 拍案。孤雲豎指。箸庵眠石之贈答。邇密石啓之指點。傍通車馬於梅庵。落草盤桓於懶牛。
 悉心印印我。全盤托出。還覓我心。了不可得。有人向余道。會祖意否。余曰。不會。不會。一會
 卽錯。難余者云。相見機鋒否。余曰。聲前一句。不在口邊。嘿然良久。不在言下。明暗空塞。山
 河大地。渾是活句。何用句下承當。不見衆生可度。不見聖道可成。一切滅度。無滅度者。本
 自如如。何勞機鋒起浪。要見麼。見卽金屑落眼。是一味平實。脚踏穩處。行無奇特可炫。無
 伎倆可展。志愈大。心愈小。智愈圓。行愈方。十餘年間。求一平平帖帖。不示鋒芒。不耀風規。
 簡易寧澹之品。爲四衆師。未獲一觀。今與春菴呂子。連衽慢遊。謁淮陰廟。禮漂母祠。登鉢

池山徘徊水濱。遙瞻祖堂寺。彤雲斐靄。邈親梵王刹。碧光澹宕。曰人間塵表。有道之居。眞阿蘭若也。入其門。新像羅列。曰此實報莊嚴之聖因。長養菩提之功德母也。登其堂。緇侶森然。曰千二百阿羅漢之正儀也。法音清徹。曰此陵伽僊梵之演摩訶也。入其奧。繡文錦章。繚繞虛室。曰維摩方丈。獅子寶坐。堪容不隘也。觀其主人。雲心月性。曰此鴻軒鳳舉。出塵之法器也。又飼我法中味。曰此香積鉢飯。飽盡天人也。及耳其教。如洪鐘然。曰此一音演法。隨類得解也。回憶曩者。如姑蘇。窮華嚴於若庵。陟雙徑。究法華於觀如。山陰道上。入雲門。耳次賢之南華。登天柱峯。遊華頂。聆大導之台教。蓮華峯中。對迥如二隱。徹夜清譚。普陀月下。與大義。煉齋。究明律行。闡洞宗於嘯月老人。研淨行於別有天地。一齋飛帆。渡江以相訊。嵩如夜半。茶話以明心。乃至感忠之龍華會上。七坐齊演。歎法音之盈耳者。今茲景象。一一如昨。因詢主人之姓氏而識之。曰此非冀一遇而不獲。今乃旦暮遇之矣。於是相視莫逆。冥悟有間。又進語曰。文佛以應劣身。出現人間。化身說法也。今者識得法身。說法旨。方許演夜來八萬四千偈。方堪具正法眼藏。方能與人解膩去縛。抽釘拔楔。所謂

念佛者念此心也。持咒者持此心也。作觀者觀此心也。參禪者參此心也。與夫講經說法。秉律修定。無非顯現此心也。打破心鏡。人人見心。隻眼不清。諸佛無踪。卽今宗與教。不作兩概。如來禪祖師禪。一線穿却。透過關頭。無教非宗。虛空不碎。宗亦茫然。初也指顧。末後拈花。廣長普宣。已無餘。千百葛藤。五葉流傳。盡在當年一笑中。主人曰。以法論法。天台賢首。已自不同。不執一法。五宗五教。一時同圓。今而後謹聞命矣。因把手。行山門下。俯瞰天空。俯臨綠野。本是虛明之境。忽而密雲四布矣。遂告歸。始焉冒酷暑而往。及言旋。還風披拂。霖雨傾瀉。昔明道見茂叔后。吟風弄月而歸。與余今况是同是別。識個中意者。方知逢源自得之樂。爰索走翰。贈之而返。

支那內學院緣起

沈曾植

天發殺機。芸生劫劫。政治學、殺機也。經濟學、殺機也。社會學、文學、哲學、皆殺機也。剖析此世代人心原質。一語言一動作一思想一合會。無不挾貪瞋癡三業以俱來。貪瞋癡者殺種子歟。救此貪瞋癡者。其不可以貪瞋癡教之。其當以清淨慈悲者教之歟。吾發此願於庚戌。與楊居士及諸君集佛學研究會於金陵。越歲而居士示寂。繼其事者歐陽竟無居士。既大闡瑜伽學慈恩宗。以開發當世學者矣。猶勤勤爲未來計。設支那內學院。章程簡而備。開知見。立軌範。兼顯密攝一三。宗趣其彰。始終不二。海內善男子善女人。大菩薩大長者。發文殊智行普賢願者。其亦有樂此而助成之者乎。吾涕泣道之。禱祝以求之。

嘉興沈曾植書。

支那內學院簡章書後

陳三立

佛說入中國。於晉唐爲顯。學中微弗絕。迄今世晚。有楊仁山居士。居金陵。究尋遺緒。刊布經論。黨徒附之。玄風稍振矣。余於教旨雖自外。然頗喜與居士游。聽其講授。光緒丁未。春夏間。遂贊居士設祇桓精舍。遊遠近學者。課習梵乘。爲廣厥傳。未久。格人事廢。居士亦淪逝。識者憾焉。越十有餘歲。居士高弟子宜黃歐陽君。復圖建支那內學院。踵前規。恢而益備。以續居士未竟之志。余誦其科目簡章。踴躍而歎。區區之懷。蓋以爲世變環轉。而靡持之者。陷溺不出。無往而非階亂造劫之具而已。謬翼進之悲智清淨之要道。涵泳人心。窺本真。澹嗜慾。淑其才。而維世業。挽窮無復之之運。會於百一。非侈導於生天作祖。爲余所不測者也。余老矣。海內憂世宏濟之君子。煦而董之。翼而成之。庶乎了此一大事。爲因爲果。俱不可思議。戊午冬月陳三立。

歸心堂跋

釋印光

夫心者。卽寂卽照。不生不滅。廓徹靈通。圓融活潑。而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本。雖在昏迷倒惑具縛凡夫之地。直下與三世諸佛。敵體相同。了無有異。故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但以諸佛究竟證得。故其功德力用。徹底全彰。凡夫全體迷背。反承此功德力用之力。於六塵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因惑造業。因業感苦。惑業苦三。互相引發。因果果相續不斷。經塵點劫。長受輪迴。縱欲出離。末由也已。喻如暗室觸寶。不但不得受用。反致被彼損傷。迷心逐境。背覺合塵。亦復如是。如來憫之。爲說妙法。令其返妄歸真。復本心性。初則卽妄窮真。次則全妄卽真。如風息波澄。日暖冰泮。卽冷波以成水。冰波與水。原非二物。當其未泮未澄之前。校既澄既泮之後。體性了無二致。相用實大懸殊。所謂修德有功。性

德方顯。若唯仗性德。不事修德。則盡未來際。永作徒具佛性無所依怙之衆生矣。故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夫五蘊者。全體卽是真如妙心。但由一向迷背。遂成幻妄之相。妄相旣成。一眞卽昧。一眞旣昧。諸苦俱集。如風動則全水成波。天寒則卽柔成剛。照以甚深般若。則了知迷眞成妄。全妄卽眞。如風息日暖。復還水之本體耳。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妄情所現。若離妄情。則全體當空。以故四大咸失本性。六根悉可互用。所以菩薩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眼根作耳根佛事。耳根作眼根佛事。入地如水。履水如地。水火不能焦濡。虛空隨意行住。境無自性。悉隨心轉。故楞嚴云。若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乃照見五蘊皆空之實效也。歸者。歸投。歸還。卽返照回光。復本心源之義。然欲返照回光。復本心性。非先歸心三寶。依教奉行不可。旣能歸心三寶。依教奉行。自可復本心源。徹證佛性。方知自心至寶。在迷不滅。在悟不增。但以順法性故。則得受用。違法性故。反受損傷。而利害天淵迥別耳。師導周居士。欲令子孫。世奉佛法。乃以歸心明堂。請題其意義。因書此以塞其責云。

京師法源寺飛佛聖迹徵詩序

無依學人

粵以中華民國三年甲寅秋八月。京師法源寺有飛佛之瑞。猗歟盛哉。其大法將興之兆乎。法源寺者。在京師城南一大闢若也。余同學友羅君傑。湘人也。與其友鄭君寄居於此。一日朝起。見羣鵠千百。鳴繞柏叢間。如有所待。已而有三鵠自西來。爪翅勾連。拱持一物。墜林中。二君趨視。乃阿難尊者銅像一尊也。其重一觔。高五寸。喜極奉歸供養。屢有神異。翌年鄭君南歸。羅君他徙。謹持以去。主僧道階聞之。弗許。往復論辯。將涉於訟。於是樊君增祥。鄭君沅。夏君壽田。出爲調停。其事乃寢。樊君所爲息訟詞一篇。紀之甚詳。嗚呼。銅佛奚來。烏鵠何知。乃能啣之而至。固已奇矣。使道階無爭。羅君弗吝。則此事之無由以

傳布於天下。其神之所爲耶。夫佛之出世也。本爲開示衆生。使悟入佛之知見。其道彌綸萬古。磅礴十方。詳哉博矣。非余淺智所能窺也。其傳於震旦。可得指目者。厥有二端。一則金口親宣。隨機說法。自漢迄唐。所譯諸經。歷代賢哲。表章贊述。今之所謂教者是也。一則不由語言文字。妙印佛心。自初祖迦葉二十八傳。至達磨東來。震旦爲東土初祖。至六祖惠能。其道大行。迄今弗衰。所謂宗門者是也。以羣言之淆亂。非教何由正。凡情之迷罔。非宗何由悟。衆生誠有悲仰之心。諸佛有不隨感而應者乎。阿難尊者。釋迦牟尼佛之從弟也。以多聞稱。佛入涅槃。乃結集佛語。以爲經教。厥後承法迦葉。爲禪宗二祖。是宗之與教。胥由尊者傳之。今天下紛紛。惑於物說。天擇之說。殉利死權。日尙變詐。殺機所趨。人將相食。憂世之君子。方以勝殘去殺。爲人心根本之祓除。非佛教莫由。京師首郡。風化所向。適有聖像飛來之異。豈非諸佛悲憫斯世。必使宗教並昌。躋凡民於仁壽。而預示其兆歟。雖然。不有宏文。曷彰聖迹。伏願博雅君子。爲之詩歌詞頌。以鼓吹其盛。而傳信於天下後世。將見佛日常明。世風淳厚。太平大同之象。拭目可待。豈不懿哉。時丁巳正月十五日。無依。

學人謹序於四川佛學社。

京都觀音寺開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啓

大矣哉。大佛頂首楞嚴經之教也。示無上印。開清淨眼。破妄識之非心。顯見精之本。妙。非因非緣。非自然性。世間之戲論。獨矣。離卽離非。卽是卽非。餘乘之淺智惑焉。二見發明。悟國土衆生之皆皆。四科歷顯。入如來藏性而無生。發海印之妙光。引塵勞之佛種。狂人怖走頭而非遷。貧子覺知。神珠宛在。迨乎華屋旣賜。須求入門。慧覺無疑。應知修證。必果地因心之合契。始六解一亡而可期。於是備徵衆聖。發明圓通。本根較量。諸行獨選。聞薰三昧。深機淺學。同此修因。菩提涅槃。邪途在囑。更復深哀。末劫沈淪。宣說安立道場。執

則四種律儀。清淨成就。般怛羅咒。一向誦持。三七定慧漸成。百日聖果頓證。又廣明二類。倒目。三漸次義。五十五位之道路。乘私自妄之根由。七趣昏沈。空華無著。五陰塵垢。虛妄想生。巍巍乎法幢之建。而莫極其高也。浩浩乎義海之深。而莫測其際也。自非悟徹幽關。解窮祕藏。定慧等入。顯密雙照。剖決真俗之源。通釋性相之奧。何以傳示迷蒙。昭感未悟。有鄆縣接待講寺圓瑛法海者。慧門龍象。法岸舟航。識洞三空。學周五藏。律操勵於冰霜。志業標乎霄漢。振吼任心。弘敷爲業。既化被於南州。復來儀乎京邑。學侶追隨。道俗傾仰。願因不捨。深慈演暢。一乘大法。會三歸一。已因誠請而敷揚。如來密因。將順衆心。而更說一時繙素。欣感交懷。乃啓建講席於京師城中觀音寺。息心濟濟。佇聞法要之宜。清信誥誥。共仰禪那之悟。行見法輪大轉。降甘露於無邊。慧日舒光。破重昏於有域。普會大衆。同悟成佛法門。隨聲轉教。皆識中道了義。其爲利益。深廣無涯。敬藉斯功。普同回向。變苦因爲樂國。盡空恆沙有漏之邦。朗長夜以大明。急出無量痛燒之宅。十方覺寶。必鑒斯誠。一切有情。同蒙福利。

發起人沙門覺先居士熊希齡等啓

法華大綱講義序

梁家義

或問余曰。研究佛法。爲學次第。子所主張。亦可得聞乎。余應之曰。學隨人修。焉有死法。既承明問。一人拙見。亦不妨貢獻。約而言之。略分三步。一曰專宗。二曰會通。三曰變化。何言專宗。三藏浩淵。不可窮詰。東塗西抹。一生無入。東土教下。大乘四宗。三論唯識。天台賢首。各於衆經。立一主腦。如領振衣。如樓貫華。以此解經。羣經方通。不專一宗。此通彼塞。當其專修。又有三步。初明一宗大綱。如修三論。先讀三論玄義。如修唯識。先讀唯識料簡。如修天台。先讀四教儀。如修賢首。先讀五教儀。次明一宗主文。如修三論。即讀嘉祥中百十二門論疏。如修唯識。即讀慈恩百法論解。唯識述記。瑜伽論纂。如修天台。即讀法華玄

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如修賢首。卽讀華嚴懸談。華嚴疏鈔。次明一宗羣經解法。如修三論。當讀嘉祥疏註各經。如修唯識。當讀慈恩疏註各論。如修天台。當讀台宗九祖所註各經。如修賢首。當讀賢宗五祖所註各經。凡各宗著作。唐代以後。疵純互見。故所舉各書。限於唐前。此專宗之學也。何言會通。既修各宗。知各法門。倘存執見。則失祖意。吾見宗三論者。鄙唯識。宗唯識者。輕三論。宗天台者。薄賢首。宗賢首者。蔑天台。各執一詞。互相諍論。甚或涉罵。大無謂也。不修專宗。無以深入。不修會通。莫能圓融。會通之修。亦有三步。一明各宗下手方法不同。而究竟歸結則一。如三論直下明空。唯識則攝相歸性。一明各宗分判雖各不同。而互攝則究竟如一。如天台四教。賢首五教。一明各宗能詮名言縱各不同。而所詮教理則本來如一。如三論八不中道。唯識六種無爲。諸如此類。皆可融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會通之學也。何言變化。專宗會通。二者之學。先代古德。皆造極峯。今時異昔。萬國交通。哲學科學。震眩一時。其對東方古學。類皆鄙爲材料有餘。而羅輯不謹。關於佛法。鄙亦同前。非有變化。無以應機。變化之功。亦有三步。一則變化編書形式。章節梯級。綱

舉目張使人一覽。卽窺奧竅。一則變化解釋名言。用新名詞。闡發舊義。使新學者藉可見道。一則變化著述體裁。近世哲學。不外本體認識。人生三論。或以經典爲綱。譬如華嚴。卽先綜明華嚴經之本體論。次綜明華嚴經之認識論。次綜明華嚴經之人生論。或以宗派爲綱。譬如唯識。卽先綜明唯識之本體論。次綜明唯識之認識論。次綜明唯識之人生論。使迷信西洋者。知卽按西洋哲學方法而論。佛學亦高出彼論萬萬。此變化之學也。余主張研究佛學次第。大略如是。圓瑛法師之入京也。學術研究會開會歡迎之。余適主席。述歡迎詞餘。曾舉此義相質。法師答辭。頗然余說。及法華大綱講義旣成。問序於余。余以法華一經。乃如來究竟極談。具明施設一代時教之所以然。此土疏解之家。天台以此爲本經。歷代著述之多。且善無論矣。唯識則慈恩法師有法華玄贊四十卷。以慈尊家法。解釋妙師。唐後無人宣講。而賢首後裔。則大義法師之大成。通理法師之指掌。皆一時傑作也。法師本專研台宗。近年又究心賢首。此次所編講義。卽依宗大成。指掌諸書。而又廣爲變通融化。必使字無疑義。理無礙解。而後此最上一乘。實相妙法。乃活然呈現人前。余所言

修學次第。其一二步已於此見其模範。其第三步亦於此立其根基。嘉惠學人。豈可限量。合十讚歎。書而歸之。民國九年七月。長沙梁家義拜序於北京法源寺後之無爲精舍。

應用科學方法以整理佛學說

釋育普

思疏云。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可見欲求木長者。必有長木之方法。欲求流遠者。必有流遠之方法。欲求國安者。必有安國之方法。根不固而求木之長。源不深而望流之遠。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吾知其必無是事也。而佛學者亦何獨不然。故欲宏法也。必有宏法之方法。欲救世也。必有救世之方法。欲普利也。必有普利之方法。佛教有宗通說通之二。宗通者如禪宗淨土。專注一境。繫

心一處。而期實證者。說通者爲研究方法而已。利人者。且佛說三藏一十二部。無非教人以反妄歸真。超凡入聖之方法。佛既以是方法而教人。故不妨以斯方法方便而利人者。佛學者印度之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非我國固有之學。而爲吾國所崇尚。自漢庭而兆夢。由白馬而東傳。以及羅什輸入於前。玄奘取之於後。漢唐間古德輩出。留學五印。疊經携來。以成此數千卷偉大之事業。茲非吾人之幸歟。無如其旨理幽邃。遠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加以卷帙浩翰。始學者每有烟海汪洋之興嘆。譯文拙澀。析理者恆苦滯溺而不通。故浩浩大教。常沉沒於不聞不知之鄉。如如至理。未能普被於羣衆。類能僅及於一般之上智。而未能普及於中下也。未始非吾佛之憾也。不可不加以整理之方法。而達於圓滿完善之無缺。然整之之方。維何。有謂以經通論者。以經理而解論之不貫者。有謂以論通經者。以論義而釋經之隱晦者。或考證錯誤。道義與那義好壞者。或比較讀法。集衆相而觀其義者。諸如是類。不過較叢林講經。文且不消。道所道而非道。講所講而非講者。略加一等耳。然皆非所整理於現世之佛學。請論其故。

(一) 觀機之逗教。佛陀說法。應機設教。常以四悉檀而施化衆生。第一義悉檀。本離言說。而三藏十二部。亦對治悉檀。樂欲悉檀。世界悉檀而已。而樂欲悉檀。更要應自機而應人機。故機感佛而設教。佛逗機而施化。一不具足。因緣遂乖。今何時也。科學之時也。現何機也。亦科學之機也。以科學之機。而不以科學導之。勢必致以瞽者而示離婁之明。聵者而示以師曠之樂也。烏能啓其觀聽哉。第科學微渺。如滄海之一粟。何能以整理佛學乎。然不過利用科學之方法。而整理佛學耳。要非破毀經典。出佛身血者之可比。

(二) 科學之興味。佛經三藏十二部。大半爲文學之作品。而非公開形式之結集。義理隱晦。莫明其妙。更以辭句連狎。言語繁重。如阿含經等。每說一義。恆從正面反面。同一辭句。翻覆詮釋。且問答之際。恆彼此互牒前言。故往往三四千字之文。不獨所詮之義。僅一兩點。乃至辭語亦足有十數句。讀者稍一粗心。幾不審何者爲正文。何者爲襯語。故極易生厭。若以科學之方法。而整理之。原始要終。簡白明了。使讀者能受用佛學。得一種之覺心。豈不生人研究莫大之興味哉。

(三) 科學之限界。浩浩三藏。茫無際涯。數千大卷。窮生莫殫。畢世莫究。設以科學劃界分限之方法。何者爲吾人之需要。何者非吾人之急需。需用之。非者捨之。事半功倍。庶皆易爲。豈不人人皆得而讀之耶。

(四) 科學之適世。科學發達。首推泰西。溯自歐風東漸。各國朝野競而效之。凡諸百端。莫不托命於科學旗幟之下。歐戰而後。羣知物質之不足以競存。皆轉而內向精神文明之佛學。恆舌無法鑽研。倘以科學之方法而編纂佛學。則人必歡喜勇躍爭先。恐後而研之矣。

以上觀之。則內察字情。外覘大勢。心理之所向。時勢之要求。加以吾儕精力有限。而佛理無窮。斯盈千近萬之無盡藏。一部卽攝一切。不唯教人難。卽自學亦難。七千卷之大藏。非大加一番整理。不能發揮其光明。而整理之功。非用近代科學方法不可。方法雜何分之爲二。

(一) 部體類別 佛法以明心見性。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爲宗旨。欲明其旨。不可

不明其前因後果。原始本末之關係。而後始能開發其心智。試從歷史之方面明之。佛教未興以前多神話。故每付於闕疑之列。吾國史書雖不如是。而高僧傳聖僧錄。連篇累牘。數千萬言。其中不過曰某代有某高德。開立某宗。受某有力者之皈依。而建立某寺等事跡。至其人物出處之爲何。學業之爲何。與當時一般社會文化關係之爲何。曾未有詳細以明者。若是乎何能稱爲史實以啓發讀者。今雖仍以舊史之材料。應用科學方法整理之。須將他學業出時之爲何。結果之爲何。關係於社會之爲何。大要不外二端。

A 年月作綱 何時發生何人。何時有何事業。如六朝佛教來華。譯經最盛之時期。攷其何以當時盛行。前後則非。求其種種因緣。與社會心理。文化程度。政治狀態。皆有莫大之關係。至影響當時社會之爲何。此以時爲綱也。

B 學說爲綱 一學之成。必先有一學說爲之背影。而後始得成立。故作歷史者。觀其學說有從反面而成者。或有甲乙相爭而丙出調和以成者。從歷史上察其進化因果。此以學說爲綱也。

(二)分門編纂 前代宗師研經論者。類皆各研一論。分部判科。雖曰科判。不過分析一部前後之層次。而究未將其全體精華開採提出。今當博觀大體。縱攬全藏。何近科學。何近哲學。用以科學方法爲根本之建設。分門別類。重行編輯。如（佛化科學大全徵文所載）佛化論理學。佛化天文學。佛化心理學。佛化地理學。佛化生理學。佛化地質學。佛化衛生學。佛化宗教學。佛化社會學。佛化軍事學。佛化政治學。佛化農林學。佛化法律學。佛化圖畫學。佛化倫理學。佛化體育學。佛化理化學。佛化音樂學。佛化博物學。佛化人類學。佛化數理學。佛化醫藥學。佛化歷史學。佛化工藝學。佛化詞章學等。然後將各經按目歸類。分科編纂。佛法大藏。可以深入。以此研究。何究不精。以此普被。何被不徧。此整理佛學之不可緩。吾人引領以望焉。

佛法大部爲心理學。而心理有直接間接之二。前人研究佛學。不過判別心王心所。以及相應不應之差別。要非有今日科學方法。今言心理學者。要從佛教之原始部派時代。而進大乘唯識時代。相關相連。非用科學方法組織不爲功。

總之佛學宏揚於中國斯無盡藏矣。隨採取一皆無價寶。第猶礦然。潛藏於內而不彰。須得開採之方。而後始濟於大用。方之維何。科學是也。吾人者。荷此如來大法。而抱普濟眾生之責任。今日唯一任務。則以科學方法整理佛學耳。今後中國佛學發達。特此爲樞紐。普利羣機。特此爲上乘。此吾所以有望於同胞而并乞禱於當代學者也。

妙法蓮華經吳興法華寺重刻序 太虛

大乘妙法蓮華經者。蓋本師文佛一代教化之本懷。亦十方三世如來教海之都序也。帝統羣經。君臨衆典。探厥玄旨。與宗之所在。海印光中。朗然照見一切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慈悲之德相。徃因蔽於妄想。不自現證。欲開發衆生心中佛之知見。示以自證法。

界。令皆悟入。當先漸之以祛除妄想執著。妄執重重。方便種種。遺之遺之。至無可遺。垂數設化之初願。遂圓滿披露。權爲實施。因實妙以融權。顯實由權。不廢權而唯實。故未達斯經。則佛法有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乘等。凡聖小大偏圓粗妙之別異。一入斯經。則瓶盤釵釧。舉體皆金。而江河淮漢。咸會於海。豈唯聲聞緣覺菩薩之法無一不是。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妙法。乃至恭敬三寶。孝順父母。尊重師長。戒論施論。生天之論。一切人天有漏因果。與夫散心遊戲。毀謗損害於佛法僧者。靡不爲緣起佛種之妙法。故斯經之妙。非建妙以揀麤。蓋無麤而不妙者也。度入真丹。流傳益廣。自漢唐以來。經以千數。受持盛者。無出斯經之右。先德由之登聖躋賢者。未遑枚舉也。菩薩苾芻尼總持禪師。受心印於少室。持經王於吳興。著有青蓮白雀之靈瑞。梁大同間。勅建法華寺。歷千有餘年矣。雖復興廢不常。崇奉觀音大士。受持法華。則古今一揆焉。寺中藏有精刻之經版。歲久朽壞。方丈寶峯上人。千里轉挽。孫自平居士。請予爲序。予惟以經之威德。總禪師之高行。斯寺歷年奉普門持妙蓮之神功。加之以寶峯方丈精誠貫注之力。則茲刻之成。其必爲十

方諸佛菩薩之所恭敬供養護念護持。而能作大利益於娑婆之國。必矣。遂歡喜讚歎而爲之序。本師應世二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夕。西湖兜率寺釋木虛。作於武昌講經會。

禪箴

南嶽海岸長老遺著

遠懷終古。威音王無因再世。近察身事。釋迦文不復再來。幸托像教。得預僧倫。羅斯末法。罕覩明師。何者。難陀之親能仁。身登有學。目連之遇鶖子。位證無生。羅什爲七佛譯經之師。豐干乃二士饒舌之儔。內典以爲美談。禪士稱爲高尚。歷朝超羣拔萃之士。不可勝數。無緣罕遇。有感難通。至於海罪業深矣。障亦厚矣。仰不能持諸佛。身階極樂。俯不能調衆生。獲免輪迴。遂乃燕居坐食。虛沾信施。品重禪林。空受膜拜。毫無小補。終累大德。然

非吾之所好。實乃劫之流行。譬洪波振於大壑。川無恬鱗。驚飄拂於山野。林無靜柯。乃勢弱受制於巨力。質微而莫能自保。理雖可得而言。人豈隨情所致。茲逢末世。劫運沸騰。禪室無大德之實行。叢林乏長老之遺風。空叨濫膺。虛受徽榮。以致律綱弛廢。教網墜沈。抖擻之徒行如載鬼。禪宗之侶語似俯張。或大言不慚。智超舍利。或小節不拘。行越迦葉。或空談妙義。內虧實行。或虛揚己德。外銜惠施。或奔走豪門。趨炎附勢。或趨起利園。獲潤資身。或營寺宇而勾利藪。或宣祕典藉獲經營。或縱佚而自娛。或放肆以自恣。實有忝辱。毫無異憚。讓此類風。遍拂大地。茫茫苦海。浩浩橫流。三塗匍匐。四生覆蔽。不知鐵圍有百形之陷。縲綫無一刻之歎。俄然改色。頓然變容。烹尸煨骨。敲首裂形。自疾罔救。己禍誰憐。况因果懸如日月。晦明在乎自心。咎譽失於兢戰。得吝生于縱逸。故天道無私。錘銖之報不爽。人心不古。山嶽之尤勿傾。禍因惡積。於斯爲甚。鑿茲升沉。天淵非譬。所以坐禪床而自悟。下榻帷而寒心。嘆息也。古之馭教者。當有道焉。量才而受職。選智而稱仁。視生死如昨夢。視富貴等空華。心同鏡水。性似冰霜。一塵不染。萬行弗虧。深乃宏慈利物。遠故拔苦超

親。是以人天爲之稱首。賢者以之皈心。自非大德橫乎天地。高行格于區宇。豈圖薜蘿榮於一時。虛聲美乎當世。安享片頃之樂。而罹萬古之悲哉。海發蒙諸佛垂慈。衆聖施悲。幸獲人身。忝預僧寶。謬膺祖席。濫廁沙門。行非珪璋之姿。德虧僧伽之行。未能塞謗生民。獲免僮訟。何盛名之足題。詎深德之可銘乎。身弱施厚。感厲愈深。遂負付囑之重託。猥集軌範之大任。宗旨不樹。教義罕宣。無以式剪頑翳。裁弭愚萌。致荷大法而稱龍象。圓頂方袍。以佐人天。實賴我佛分功之餘蔭。菩薩襄德之遺勳。自豈有探玄至蹟之効。拯庶援黎之力哉。今迹無小功於世。事貽大責於身。愧寤終朝。慚夢流夜。咨斯孱弱。何以任忝。屢起擔荷之心。每懼顛危之險。空慕耳提面命之士。虛懷拔俗超羣之志。棲遲旦日。抱病多年。志豈留榮。施非待祿。恆思陶凡鑄聖。洗象調龍。宜蓮華之妙典。演貝葉之靈文。使衆生罪而還福。聖教缺而復圓。始報佛恩。稍遂鄙志。如若不然。亦復孰寄心愆。何施眉目。方當空遊佛海。就魚鼈而爲羣。虛築禪苑。從蛇虺而相伍。豈徒仰慕金容。式瞻玉色。顧步禪林。悲如霰委。踟躕講席。淚若綆糜者哉。

自箴文

南嶽天然法師遺著

幼習詩文。長讀經偈。信人世牢籠不住。謂彼岸誕登有方。誰知身雖出家。詎料心不入道。深山空歷甲子十四。華藏夢遊世界三千。省法門將誰就也。非律非教非宗。問大事待何明乎。來年來月來日。任從妄想過生活。那堪血氣半銷磨。年未老而形先枯。食近人而夢鄰鬼。處身何地。希冀無時。生死到頭。頂眼仍瞎。甚矣。轉瞬間即是來世。苦哉。袈裟裏失却人身。從此放下。把萬緣都鎔歸一句佛中。若未承當。旋寸心總還在諸法之上。不啻破彌陀骨子。豈認得娘生面皮。提數珠一串。誓死方終。攀行樹七重。願今直往。

留道論

生滅者影。去留者迹。道無迹。奚事去留耶。夫靈源見桃明心。香巖聞竹見性。果了心無物。物外無道。則山頭鳥語。谷口泉奔。魚躍鸞飛。一道之流露天淵也。謂無迹焉可乎。說者謂今之禪林猶是矣。今之藏經十有九矣。今之僧衆百千萬倍昔年矣。非佛道興盛而何。夫理直者一人足當千人。師義者一夫可敵萬勇。試問今之僧衆。曾有晉之慧遠。隋之智者乎。曾有如秦之羅什。唐之大顛乎。曾有如宋之佛印。明之憨山。蓮池乎。藉建禪堂爲取利具。假請藏經爲買名媒。借傳戒法爲收徒餌。其習禪也。記幾個公案。自謂宗匠。其學教也。閱一部文句。便稱法師。律則不知持犯。遑問開遮。淨則未暗苦因。空談樂果。求其默老辦才。海老行願。不挂一絲。不蓄半文。精進忍辱。如美公者。復有幾人耶。夫佛道入震旦。

已近二千年矣。何期今日竟欲去而不復留也。豈衆生之福緣殆盡耶。抑我輩未深達實相。精修梵行。使之然耶。嗟乎。二老逝矣。美公衰矣。我身憊矣。扶起利竿。果何人哉。敢留以待。脚跟點地者。長伸雙手也。

佛學叢書序

釋禪定

蓋聞大覺慈尊。隨物情而演教。多聞長老。依佛制而輯經。引寶筏於迷津。有緣畢度。燃明燈於昏夜。無暗不明。佛恩廣大難思。何從圖報。經義淵源莫測。可不精研。見性明心。其在斯乎。超凡入聖。於是基之。溯我釋迦牟尼世尊。塵點劫前。早成正覺。闔浮海內。示現受生。從久遠之本門。垂近緣之化迹。由清淨之一體。現應報之多身。自道樹而至鶴樹。廣

收頓漸秘密不定之機。始雜華以迄法華。融會大小偏圓權實之法。是故始於寂滅場中。終至涅槃會上。其間獲無生忍得陀羅尼悟一佛乘入三摩地者。不可稱數。非我釋迦世尊之鑿機有方。說法無礙。安能致此乎。殆夫化迹還源。發音嗣響。經藏律藏論藏。門門結集。正法像法末法。久久流通。我震旦自東漢時金人入夢。白馬來經。正法從茲輸入。大教於是流行。厥後譯梵語而成漢文。解經義而著章疏。或藉苦行真修以發明心地。或由語言文字而解悟玄詮。於是崇信日多。獲益滋甚。研究最上一乘。深入不二法門。此至尊無上廣大絕倫之佛法所由著也。疇隱居士丁祐先生。錫山望族。歆浦名醫。具大智慧。運大慈悲。救衆生之劇苦。樂到病除。稱述著之名冢。文成紙貴。是內祕菩薩心而外現居士身也。迺者惜世亂之紛紜。愍羣生之迷昧。思有以補救而醫治之。其始治人身之病。更進治人心之病。使迷者悟。邪者正。脫其煩惱苦患之境。導歸安樂清淨之鄉。於是有佛學叢書之刊。始則說因果輪迴。使惡以懲而善以勸。繼則闡深經妙義。使文以解而理以明。其間示佛學之基礎。攝佛經之精華。開啓信之妙鑰。指學習之南針。類皆步驟清楚。引證詳

明誠足以利導後人而光昌佛旨。至於箋註種種。據孔聖述古之模。援漢儒釋經之例。以經註經。而不參私見。就文論文。而闡發真詮。是尤衆生之阿伽陀藥。末世之芬陀利華也。利益後昆。非淺鮮矣。法施功德。寧有量哉。如居士叢書之刊。誠可謂發揮經義。而深報佛恩者矣。深願讀是書者。生難遇之想。具恭敬之心。卽文字以見真理。不着於文字。因箋註而悟玄旨。不囿於箋註。由聞解而思修。由思修而證得。覺行圓滿。盡登無上覺場。覺性融通。悉入甚深覺海。則是書之有功於佛教。有裨於吾人者。豈言語之所能讚歎。楮墨之所形容者歟。衲浪跡於宗教之門。廁身於講禪之列。空空枵腹。愧乏鎔經鑄史之才。落落寸心。素具弘法利生之旨。雖斯願難償。而此心不昧。豪願蒼蒼。深契素衷。敢爲細嚼。頻執卷以流連。聊作引嚙。謹薰香而作序。

佛學大辭典序

顯蔭

蓋聞一乘聖典。著妙義於瓊編。三藏玄樞。贊靈文於寶偈。圓融理體。不落言詮。絕待真如。豈墮文字。第真空無象。非象教無以顯其真。實際無言。非言辭無以顯其實。故一真法界。假名迥異乎常名。四悉因緣。有說不殊於無說。戒學定學。慧學三學齊資。羊車鹿車牛車。三車圓備。教部類開十二。契經義蘊無邊。聖言不易研窮。佛旨良難窺測。已溯夫釋迦世尊之垂化也。普鑑機宜。廣演言教。針鋒相對。水乳互融。度凡外而盡成法器。斥權小而共達真修。歷五味之調純。會歸圓頓。至五時而開顯。悉入醍醐。佛應有感遂通。法化不遺在遠。我中華則周星闕彩。已彰降誕之休徵。漢日流祥。乃叶通神之瑞夢。使臣西去。釋侶東來。白馬馱貝多之文。金簡譯單闌之典。德降僞道。化及遐陬。三國六朝。暢其流。秦晉隋唐。極其盛。或譯經著疏。廣闡大乘。或見性明心。單傳向上。東林則羣結蓮社。南山則大啓律門。性相之妙義紛披。禪教之祖庭互峙。機鋒吐露。陸離寶劍之光。辯給迴風。隆重彌

天之譽。法門挺秀。崇聖教之紀綱。慧炬揚輝。啓含生之耳目。猗歟盛矣。侯其禕而維是經文浩瀚。名相紛繁。研究甚難。攷求匪易。甯免入海算沙之困。與徒望洋向若之嗟。兼之東西遙譯。頗多鈎鑿格磔之聲。華梵錯綜。每有詰屈聱牙之句。東鱗西爪。文筆矛盾。北轅南轅。方言楚夏。設非心研之有素。云何耳學以能詳。欲免扞格之虞。用作博通之助。辭典之編。信不可緩。校讎之責。誰任其難。爰有丁仲祐居士。以通儒碩學之資。具濟世活人之術。精研佛學。翱翔般若之園。博覽書林。馳騫琳瑯之圃。羅海國龍宮之祕笈。袖石室金匱之珍藏。萬卷何奇。勝入瑯嬛福地。唯心可悟。如昇兜率陀天。憑翰墨之因緣。植菩提之種子。前有佛學叢育之著。可媿文憲護法之編。今更出大手筆。纂大辭書。扞慈悲之願力。應時勢之要求。悟明鏡之非臺。握智珠而遍照。旁搜遠紹。東取扶桑瀛島之書。蹟蓮鈎玄。西考賢豆恆沙之偈。聯珠貫玉。不憚雞窗螢案之勤。取精用宏。備極兩絲牛毛之瑣。刮磨淬厲。輯爲專書。慘淡經營。集成巨帙。舉凡名數真言。掌故儀法等類。遍爲採集。無不搜羅。列部三十有三。檢一書而諸字畢備。引證廣之又廣。閱一典而羣義可徵。意解心開。得剖奧義。

耳提面命。如近良師。入玄妙之法門。賴斯寶鑰。涉汪洋之教海。需此南鍼。藝林敷優曇之花。著作家別開生面。法苑結摩羅之果。菩提道總合明心。如能因文悟理。不滯名言。自然入聖超凡。圓成大覺。是不特爲攷古之鏡。饋貧之糧已也。納廿年匏繫。遽然夢醒南柯。一領袈裟。惕若恩懷西竺。鏡花水月。瞰破紅塵。清磬洪鐘。精修白業。拈貝葉。遍尋教網。觀桃花。未悟禪機。自利利他。彌切度生之宏願。先覺覺後。端賴命世之雄才。聆法海之潮音。讀例言得覘鴻製。摹韓陵之寺石。效隍引敢擬駢詞。行看電掣星馳。永流通於塵刹。風行雷厲。自傳播於大千。法界衆生。皆叨法喜。法門眷屬。盡獲法施。見聞思修。願同趣妙莊嚴路。開示悟入。俾悉證淨法界身。是爲序。

引徵諸有高謝四流。推至於無。俯弘六度。如挹朝夕之池。淺深莫測。如觀蒼穹之色。遠近皆知。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不能專美矣。東園吳承烜謹注 辛酉初冬

寫金剛般若經序

鄒幾極

金剛經久已盛行於世。幾於無家不有。無人不讀。其普及之處。家弦戶誦。不一而足。廣矣大矣。無得而名矣。斯誠苦海之慈航。而迷津之寶筏也。讀是經者。須知我佛世尊見大地衆生。我相堅固。纏著貪欲。冥冥長夜。無有出期。故於第四時般若會上。融通淘汰。欲令衆生勘世相之非堅。啓修持之大心。破利欲聲色之關。悟真空無相之道。說經總有六百卷之多。而此經乃其一分。且最爲直截。無有黏滯。深逗末世機宜。以故持誦者獨多。又靈驗無比。具諸載籍。難以枚舉。（有金剛持驗記）六祖大師云。讀金剛經。可以明心見性。余閱是語。始知信向。發願受持。及聞人言。梅里鎮有業烟鋪某者。患腦漏症。醫治罔効。戒教以持齋念經。遂依其言行之。日惟持誦三遍。而疾果愈。久之則能默誦。而應諸緣務。亦不廢事。旋復開禁。輟誦。而疾又作。某悻一依前教。患亦尋愈。此後乃不敢懈怠云。余已

聞此靈驗之證。儼若目覩。歎未曾有。思人身之難得。仰佛力之加被。不揆鈍根陋劣。遂亦發心持誦。屈指已五載有間矣。世維膠固。塵網羈鎖。動念紛飛。安能純一。精進已不可得。持誦時虞間斷。迄今雖不獲證入。然仗此般若勝因。終不退失。菩提誦云乎哉。書寫一過。字劣者多。爰題數語以記歲月。亦藉以觀持誦之緣起云爾。辛酉四月佛成道日。弟子鄒幾極沐手敬序。

血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跋

顯蔭

同學諦慧上人。英歲出塵。童真入道。精研慧學。遊心祇樹之園。專究玄文。措志貫華之策。菩提道茂。挹蒼荀之芬芳。般若緣深。見優曇之秀麗。爰發勝心。刺血寫金經全帙。仰

仗我佛甚深之妙典。藉報昊天罔極之深恩。事可嘉也。余甚慕之。觀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五千餘言。離四相之妄情。蕩二乘之偏執。昔無著立一十八住。深明無住。天親析二十七疑。廣斷諸疑。如是降伏如是住。若爲色相若爲眞。既不可以有相求。又安得以無法證乎。今上人之寫此經也。十指清靈。一心湛寂。金刀舉處。毫端滴鶴頂之紅。斑管拈時。紙上列雁行之字。無邊妙義。點筆而文采全彰。甚深法門。舉手而莊嚴畢現。其固有相耶。抑爲無相耶。若其有相。則有爲之法。如同夢幻泡影。若其無相。則斷滅見成。云何得成阿耨菩提。當知無中生有。有不離無。非有非無。卽無卽有空。假中三觀圓照。眞俗中三諦圓明。如是則累世親恩。不報而自報。至尊妙道。不通而自通。顯蔭雖通身是口。讚之不盡。卽十方如來。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亦讚之不盡矣。上人於無所住處落筆。蔭何妨於無言說處稱歎哉。對此陌行血字。具見虔誠。爇以一瓣心香。用申敬慕。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顯蔭敬誌於南湖觀宗講舍。

送妙闍法師主興教寺序

鄭維翰 子屏

中國佛法之興。自吾陝始。肇於漢。盛於姚秦。至唐益大昌明。有玄奘窺基圖測者。以閱閱文學之宵。相繼而起。闡揚佛化。當時王公大人。士庶禮數備周。迎居寺院。翻譯大乘經論。發揮光大。遠過西域。斯亦盛矣。玄奘沒。起塔灌東。後移樊川南。肅宗賜塔額曰興教。因以名寺。窺基圖測附塔左右。南來僧侶。虔誠往拜。求舍利。奉之如佛骨。不以典籍極深。研幾爲務。是豈玄奘之心哉。蓋自唐而降。佛法日漸式微。僧不通經。禪悅自欺。門戶派別之見日甚一日。唯識法相。幾成絕學。卽如紫柏憨山。瀉益。圖振興。亦僅唱道東南。吾陝不與焉。人之無聞。古刹亦湮。興教寺爲玄奘師弟寶塔所在。咸同兵燬。昔之金碧輝煌。盡爲瓦礫荆棘。趙顛所謂玉峯軒碑碣。與穴中所嵌唐繪地獄變相。今已漸滅無存。惟三塔

亭亭矗立。歷百劫而常新。有如魯靈光。亦幸矣哉。妙闡法師。幼讀儒書。弱冠出家。鑿研相宗。居江南數十載。屢主講壇。然其衲衣固素。修持惟謹。見者無不起敬。信今之有道人也。本年春佛教會同人。請法師西來。講大乘起信論。一時縉素百數十人。凡聆圓音。罔不心儀。與之語。輒舉六經大義以爲證。執筆爲文。動輒千餘言。宿儒時彥。交口稱道。曰佛法如是如是。殆昌黎見大顛者歟。當是時。高僧大德。每於荒山深谷間。離羣索居。與世罕相接。服佛服而昧佛法者。所在多有。淺學之士。拘於見聞。益資詆毀。動云佛法言空。僧又不勤耕耨。外倫常而絕人道。倡之者一人。和之者無慮千百。誠以高僧難遇。大道弗聞。唯識之學不昌。真理有所未明。人苟能致知窮理。本其固有之性。以拯陷溺之人心。孔佛之道何異焉。况夫兵戈四起。民不聊生。有心斯世者。舍佛法而何由。教有大小乘之別。道隨人而淺深之。見仁見智。聆之者雖人各不同。而其以理制欲。不爲富貴榮擾一也。法師宗慈恩繼前烈。演大乘妙諦。革人心之非。以挽回劫運。是卽玄奘矣。今法師入主興教寺。車馬載道。觀者如堵。雖非如唐王公大人。庶之於玄奘。亦吾陝百餘年來所未有也。自茲以往。

恢復光大。重振宗風。李唐佛法之盛。或可再見於吾陝也。吾於法師之行卜之矣。是爲序。
壬戌孟秋長安鄭維翰

扶桑探勝記自序

顯蔭

歲次癸亥。序屬孟冬。余與靜餘居士。聯袂作扶桑之遊。風雪千程。世外得煙霞之侶。海天萬里。遠東寄雲水之踪。跋涉長途。盤桓匝月。閱歷彌富。輿感良多。或僑商會譚。冠蓋集高上之儔。或都市歡迎。賓主盡東南之美。或災區憑弔。則涕淚含酸。或勝蹟流連。則胸襟舒暢。閱兩都之文物。古化猶存。溯千載之型模。唐風宛在。拜觀國寶。欣親古德。芳徽披露。家珍躬叩。上宮懿範。禮奈良之大佛。偉矣慈尊。瞻唐宋之古經。珍哉法藏。高山仰止。懷

祖道於前賢。古刹居停。叩圓宗於時哲。因文見道。詩偈之唱和連篇。卽境明心。山水之遊。遊多日。崑崗片玉。受寶籍於梵林。滄海遺珠。求靈篇於貝葉。凡諸韻事。足徵雅懷。賞於心目。筆諸篇章。滙影遊踪。蕉鹿醒塵寰之夢。空花佛事。雪鴻留瀛島之痕。擇事所尤者。按日而記之。癸亥季冬。顯蔭識於日本高野山大乘院。

募建舍利塔疏

岫雲

夫法王應世。普利塵沙。聖主偉功。周徧寰宇。是以釋迦示寂於摩揭。育王建塔于閻浮。能使當世有情。同瞻舍利之瑞。未來含識。共覩摩尼之光。而况五岳角試。色燄騰空。千載虔誠。瑞現齋食。隨文塔建廿八。祥感神州。僧會道行七三。靈應宮殿。試火則照耀輝煌。

入水則光明皎潔。孟景建寺。七晝恆光於床頭。凝之隱山。半年現瑞於額下。斯皆造塔之勝緣。因舍利之靈異也。湘中點石庵者。門環六嶺。闕映雙江。賢聖僧棲息洛陽之洞。無量壽光臨法華之屋。參禪則道破重關。唵佛則香凝精舍。當代住持道階法師。受如來之囑咐。調御十方。振大地之道場。宏範三界。欲使福被五洲。功圓萬德。擬修舍利塔殿。華鬘玲瓏。庶藉多寶如來。莊嚴瓔珞。惟願十方長者。各界名流。七寶佈施。圓成恆沙功德。三身舍利。徧燭法界微塵。廣種宰培之因。定獲菩提之果。功因莫盡。福報無邊。謹疏。

題存厚等七比丘合影

心觀

雅樂以叶律成文。至道以契機會祕。境相應則智理交稱。往往而然。屬存厚仁者出。

其在皖與道侶雅集合影索題。觀夫瞻望閒靜。神宇灑然。風荷掩映。則清淨溢夫深淵。長樹婆娑。則意象超於塵表。擬於莊生濠上之遊。甯唯無讓。蓋其所入更有進於知魚樂者矣。人情聞鈞天之奏而舞蹈從焉。矧夫睹其悟無生理者。須推少文。敢不隨喜。爰貫詞曰。影從風定。雲逐波流。互涵交發。各不相收。如其所如。頽夫大順。動非止非。法王心印。奇哉七傑。冥證斯理。我欲贊之。於何說起。曰性有相。曰德有鄰。光光相網。閱其無人。

蕩香室筆記續集自序

鄒幾極

佛法之在世間。譬如杲日麗天。大地普照。無微不闡。無幽不破。又如陽春驟至。一雨普霑。百草咸萌。萬物皆被其澤。盛矣哉。無得而稱也。衆生癡闇。塞蔽寸心。我相堅牢。執一

自是。不有導師。其何能淑。此余所以惓惓於雲棲三筆。閱微草堂。石台仙館。諸家筆記。一讀再讀。傾心信向。敬禮加額。而不忍棄也。按筆記之談因果。自唐宋而已。朕。爰洎元明。始極其盛。逮紀文達而顯著。至俞曲園而大備。要皆勳業功名之緒餘。文章記事之模範。摘絢爛之華。挾平淡之實。紀載多談因果。撮錄尤非尋常。挽救世道人心。振起名節風化。扶衰起廢。拔俗震頹。與有力焉。斯作者之極致也。余辭退之暇。頗以文史自娛。間有所爲。旋作旋棄。不復留稿。且致力於佛書。日惟枯守靜坐。若與造物者游。而文事日以廢墮。不復如曩時之措意矣。晚近偶閱丁氏所輯筆記諸書。見其暢言報應。臚列事實。有物有則。如畫工之繪物。轉摺曲折。形容狀態。俛仰踟縮。長短高下。善善惡惡。一寓之於文。維妙維肖。靡一不極其致。足使聞者驚心。聽者駭魄。然不若是易也。必也年與俱長。閱歷已深。身名并泯。萬事都盡。經少中晚三時之異。備嘗辛苦。迭試酸鹹。富貴榮華之念。貧窮困苦之思。利祿功業。與之俱化。無所入於其心。此心炳然。如太虛空。不留纖毫渣滓。夫然後濡毫擲管而爲之記。辭達而義精。去穠縟而歸古雅。則溫厚深醇。追古作者。神明曠達。洪纖畢露。

巨細不遺。粲若日星。洞洞屬屬。如指諸掌。斯爲天地間之至文。顧可以筆記而忽之哉。余竊有是志。特年未老大。閱歷不深。孤陋寡聞。鞭長莫及。才綆識短。末由折衷。竊以古人之作。雖淡淡著筆中。初視之似若平平無奇。反復玩繹。而意味深長。咀嚼不盡。有老儒夙學所不能爲。其得意處。窮極事像。匠心之巧。誠有不能臆度揣測。敷衍其一二語者。蓋晚出之精者也。其可跂及乎哉。余廬屨中年。距晚境尙遠。乃不自量力。而卽有是作。冒然爲之。迨亦決車汎駕者也。而不自惜過矣。然果能使讀者快心。聞者傾耳。歡喜踴躍。警惕悔過。改惡遷善。則余已引以爲幸矣。爰追述所聞見。據而記之。以附蕩香室筆記之後。蓋前已錄一二卷。今茲所記。則爲續編云爾。不敢自謂躋諸作者之域。竊欲與諸君共之已耳。

辛酉五月二十二日海虞佛弟子鄒幾極申遠序

勸閱大藏經文

覓 吾

夫學問養心。亦所以養身。世法之謂也。而古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訓。是軀命之外。蓋有所謂慧命者。故云然也。然則苟非墮斷滅坑者之志士青年。於慧命根本問題之解決。可不一措心乎。古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半偈微言。多劫受用無窮。斯言也。非我佛善巧開示。世夫何由解斯意旨。則法門之完備微妙。稱衆生界應有之習性。世誠無有能比於佛法者矣。凡我青年。盍興乎來。按聖典之來。其緣於求經。西竺顯化東來者之艱難辛苦。見諸傳記。無待贅言。至華梵之譯經。列代信仰。君相名流。及有道之輩。於一文一字。實費盡推敲。務以旨符義合始已。譯業餘事。吾國音韻之學。實本於此。則佛經之成華文。殊大不易。且更幾經證義。於彼土此方諸德。雙方印許。始云竣業。不容草草也。至列代古德著述。其入藏也。亦數經大德之印。可始能。此又何等珍重。是知宏法東來者。杜偽防漸至嚴。豈世神仙等卷諸外道藉竊義立旨者之所可同日語哉。况台祖向西拜求。

終未能至。梵網至東輒失。後由記來。可見我佛教典。誠至寶貴。非具有宿緣。蓋未易覩也。有志佛學者。既幸得而披閱。宜若何起難遭想。經云聞之者增福。誦之者罪滅。又云千生難遇。萬劫難逢。大抵吾人靈明識性。法爾如是。蓋一經順逆之緣。而生念莫不具有作用。於因果。於妙法。又何獨不然。夫難遇而遇。宿緣不淺。願毋覲面錯過。又告云不惟利己。亦以利人。不惟利及三世。抑且利及衆生。誠以罪惡之生起。原於介爾一念。念淨行端。其展轉固至偉大也。特難與淺者言耳。則升沉墜轉惡濁。以世理推亦自決定。而不容疑者。非強人盲信者所可比擬也。至閱經當淨三業。表至心也。猶世讀書。有先展拜而后披誦。况茲世出世典。可以罪滅河沙。福增無量者乎。總之大藏全文。猶如經繩。能開覺路。亦似寶筏。能渡迷津。洵黑暗之明星。苦海之梯航也。蓋一經目根。留之識田。雖億劫亦不可磨滅。則所謂有大利益者。在根本上之真正畢竟樂利。蓋有非言說所能比擬也。至明乎一門深旨。而得其一義。能包羅萬象。頓可具足。自他二利。是在當人。而俗所謂方便之門。超生之路者。舍此無從。良非妄語也。况夫現代提倡佛化。無分東西。如歐美有佛學大會。英

有國際佛學會等。彼外人實較我爲難入。尙敬重研學若此。而我反愆然置之何耶。爰有漫波子字慕西僧者。募得大藏全文。供養其寺。恐各界發心誦閱之未能週知也。曾印刷佈告以表歡迎。復於閱所週爲設備。抑果何爲而爲此耶。得毋所謂大心者乎。而某也何幸遇此機緣。於欣慶隨喜之餘。敢向諸仁智獻茲芻言者。抑亦冀有道者之就正爾。普願燈燈無盡。盡衆生界。同沾法味。面貌彌陀。住不退轉云。

護教文序

釋印光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乃十法界之根本。不明此法。非但無由親證。本有真如佛性。卽世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亦不能究竟圓滿。何以故。以未得根本。唯事所發之

迹象故。是以古今來。凡立大功。建大業。輝煌宇宙者。多由學佛得力而來。卽宋之周程張朱。發明聖學心法。亦或取資於佛學。但其門庭知見過甚。不唯不事表彰。反從而闕駁之。則於誠意正心之道。殊爲欠缺。可歎也。此法雖人人本具。若未聞佛說。則珠在衣裏。莫由自知。是以一切諸佛。莫不以流通法道爲囑。流通之法。最初須以建立塔廟。印造經像爲始。以若無塔廟經像。則無由奉尊儀而修淨行。闡佛道以導羣迷。而一切含識。俱無由瞻禮聖容。培植善根。聞法修持。開發心地也。流通之人。須眞修實踐之僧。及有勢力財力之王臣紳商。一名內護。一曰外護。內護則嚴持禁戒。篤修淨業。於禪教律密淨土。或專主一門。或兼修各宗。必使自他得益。幽顯蒙庥。陰翼治道。潛淑民情。而後已。外護則不惜資財。廣種福田。普令同人發起信心。內外相資。法遂流通。若無有道德之內護。則師表未立。人將安仰。若無有勢力之外護。則資斧無出。外侮莫禦。以故如來將入涅槃。以法付囑國王大臣。并及諸天善神。令於後世乘願示生。一切國土。流通佛法。普利含識。由是二千餘年。化被各國者。以內護外護。皆有人故。我國自東漢時。方蒙法化。至晉而蒸蒸日上。至唐則

諸宗悉備。幾等西天。由宋元明以至清初。佛日恆輝。法輪常轉。至咸同間。以兵燹迭遭。哲人日稀。國家不暇提倡。庸人濫收徒衆。多有無賴惡人。混入法門。遂致一敗塗地。凡未閱佛經未遇知識之人。見此遊行人間造種種業之僧。便謂僧皆如是。從茲一倡百和。以爲佛法無益於國。有害於世。莫不以逐僧佔產。改廟爲學是務。倡此事者。雖未必全昧心理。由不知佛法之所以然。但以己見妄測。致令一班假公濟私者。視爲奇貨。欲飽己囊。彼此效尤。勢如燎原。民國初立。屢經縉素高人呈部。祈大總統下令保護。四年規定保護章程三十一條。猶有詞意含渾。易生弊端處。恐爲後患。九年程雪樓居士面見大總統。祈其修改。因詳加商酌。規定二十四條。十年五月公布各省。今夏江蘇教育期成會。復援清末民初之例。以借廟開學。呈王前省長。遂蒙贊許。謂爲無戾於法。實衷諸情。審慎周妥。良堪欽佩。令教育廳飭各縣遵照辦理。此令一出。隨即退任。江蘇僧界。大爲震驚。鹽城各廟多被侵奪。僉謂去歲大總統教令公布。王前省長竟若罔聞。極口贊美。若不設法挽救。不但江蘇一省之寺廟。不能保存。而各省同此性質之人。誰不欲仗辦學校之名。以滅佛法而佔

僧產爲最有名譽利益之義務乎。於是公舉代表三十人。以浩淨退居爲首。懇於魏剛長。王愚僧二居士。祈其轉達當軸。陳述利害。冀陰翼治道。潛淑民情之法。不至速滅。而江蘇韓省長。尙通達政體。深知佛法者。衆僧具文上呈。旋奉批詞。尊重法律。嚴防弊端。一秉大公。毫無偏倚。僧學兩界。均翕然無事。雖未明言取消王省長前令。而已不啻取銷矣。又以事已達部。復呈文於內務部。部咨江蘇省長。依法辦理。由此滅法之禍。遂得消滅。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正宜提倡佛法。昌明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俾瞞心昧理。肆無忌憚之人。知造惡則長劫受苦。作善則永世受樂。自可少戢惡心。漸發善念。決不取快一時。以貽身後無窮之痛苦。當春秋時。諸侯大夫士死。各隨其力。殺人殉葬。而且以多爲榮。雖孔孟老莊齊出。亦莫能止。自佛法入中國以來。縱南面稱朕者。亦不敢爲。千餘年來。得壽終而死者。何可勝數。彼謂佛法無益於國。有害於世者。徒以忌妬之心。發此未見顏色之贅論。使詳察其故。能不痛哭流涕。悔其失言乎。雖然。總因僧界無人。故致拘墟者。妄生侵侮。倘能各各勵志潛修。大明佛法。彼排擊侵侮者。當復護持流通之不暇矣。孟子所謂

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此之謂也。我僧界宜如何竭誠精修。以期上續慧命。下度迷情乎哉。此事始終所有文字。剛長愚僧二居士令錄而刊之。并將大總統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冠之於首。徧示僧界。庶致有公令。不致復有此種情事發生。一時措手無策耳。刻成。妙蓮和尚寄子。祈爲序引。妙蓮之人性情純篤。爲剛長愚僧所器重。此事發生。愚僧每令其奔走。不辭勞苦。予素知其志向高潔。頗通教理。又喜其能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遂爲敘其大致云。

唐樂道先生六十壽文

大圓

民國第一癸亥夏。大圓方主任漢口佛教會宣教講習所。二弟漸遠寓書相告曰。今

歲爲宗翁樂道先生六十初度。先生道德品望。勦力爲法。早在洞鑿。同人相約祝壽。乞爲一言。又附其姪子才君所爲行述。大圓於先生夙傾服極。又以近年奉法精進。方欲表揚未果。獲茲勝緣。乃喜撫其大端一言。以爲一鄉天下善士。則非流俗泛泛頌壽者比也。先生原名行立。法號樂道。湖南武岡人。家世業儒。父諱了塵。母米氏。兄弟三。長堯階。清庠生。好程朱學。制行尤高。次樂天。與先生皆以中年持齋脩道。先生性至孝。其事父母也。冬夕以身溫被。朝烘衣。飲食必親奉。不以人代。母方病久。或背負步階庭取藥。母太息曰。此世所謂養兒方知父母恩者。惟兒今爲我演出之。言畢喜而悲。先生亦泫然泣下。迨二親衰老。念其造業由兒女累。無所圖報。因勸父母茹素脩布施。父母樂從。皆安祥善終。先生於是亦長齋脩道。尤喜布施。一切造寺塑像印經惜字矜孤卹寡修路築橋等。所施無算。每歲青黃不接時。糶必特減價。里有貧求貸者多免息。或貧甚亦免其本。間有鄉愚橫相辱笑而不校。子姪聞之不平。則力辯無有。蓋其喜捨慈悲出自天性如斯。先生初修金丹道。喜談三教歸一。結僧道緣亦無芥蒂。邇年其子德醒君每從大圓問佛法。解行兼運。欲效

淨藏故事。初以佛法熏不契。復默禱佛。稍有轉機。疑未決。民國十年冬。大圓在家廟講學。與弟子輩以禮千佛行散學禮。亦請友人袁聞純居士。敷講三日。德醒君偕數友勸先生來同聽。大圓與聞純居士各演一遍。先生喜過望。始確然信淨土之妙。遂使其後學劉有生往雪峯廣濟寺智首座處出家。更法名正濟。正濟聞法感先生恩。欲謀報效。時以所聞反哺先生。至民國十一年十月。機緣成熟。先生方爲先父母營佛事。延正濟師徒到家禮誦。并聞純居士開示。遂決然改向所供金丹神類安佛菩薩像。除先生自曾皈依端效和尚外。卽日令其媳女輩皈依智首座者數人。是時大圓在溫州。德醒君馳函詳告。並聞先生正式皈依後利他心切。勸往日同修丹道。及其兄樂天先生之弟子。皈依三寶者日衆。於以徵佛法不可思議。而先生之因緣。亦不可思議。然外道雖言長生。任至非非想處。而福蓋猶然下墮。惟佛法如金剛經言無壽者相。彌陀經則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其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先生既知長生之非。專修淨業。則從今以後之壽命。卽同極樂人民無量無邊。是故今日奉勸先生。

欲求高壽。但念阿彌陀佛。卽我輩敬愛先生欲祝壽者。亦請各各助念南無阿彌陀佛。較彼上南山頌者。其功德之大。何可以道里計。

一切經音義彙編跋

王弘願

無錫丁仲祐居士。以近日東返之唐慧琳法師大藏一切經音義。遼希麟法師續大藏一切經音義。二書分字畫序次。名曰一切經音義彙編。而自爲之序。凡十編。郵眎余。讀之終編。深歎居士之閎肆。賅博。學有心得。而此書之成。不但有功於佛學。抑亦有功於儒學也。因爲之跋曰。弘法大師空海有言。一梵字與漢字。何正何邪。梵字從本有理起。漢字從妄想起。所以梵字正。漢字邪。梵字雖從本有起。天竺外道等用焉。是則惡法。漢字雖

從妄想起。諸經教用焉。是則善法。何可云梵字正。漢字邪。梵字從迦塵垢本性清淨理起。雖外道同用。而巨海之一芥也。漢字雖佛教外道共用。而從妄想轉轉而來。彼此相望。邪正有別。一（祕藏記本）謹按。天竺梵文。說者謂傳自梵天。而溯其本源。則自摩訶毗盧遮那分流而出。而佛亦不自謂作也。故大日經曰。一祕密主。此真言相。非一切諸佛所作。不令他作。亦不隨喜。何以故。以是諸法。法如是故。若諸如來出現。若諸如來不生。諸法。法爾如是住。謂諸真言真言法爾故。一蓋天竺之梵字。有字相。有字義。何謂字相。字之種種差別。種種意義。同於吾之所謂字義者也。何謂字義。字之實義。而實相般若波羅密多是也。今試舉要而言。列阿字之字相爲不。爲無。而字義則爲無生也。又轉字之字相爲言。而字義則爲言語道斷不可得也。又迦字之字相爲作。而字義則一切諸法離作業也。此猶遮情也。若言表德。則列字從本不生一切法也。又字言語道斷。而轉大法輪。爲無量衆生。廣演分布。隨種種趣。種種性欲。種種方便道。宣說一切智智也。又字一切法離作業。而流徧無盡虛空界。於諸刹土。勤作佛事也。故一一梵字。皆爲曼荼羅佛。菩薩聖天之種子。

且其爲字也。衍聲非衍形。故五十字母。皆從刃生。非刃無聲。非刃無字。而一一又皆歸於刃也。「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於法界。」故刃字爲摩訶毗盧遮那佛。刃字爲一切衆生。本有淨菩提心。刃字爲十方三世諸佛所說一切法之本體。故能以一字入一切字。一切字入一字。故能以一字破一切字。一切字破一字。一字亦爾。故一字有無盡無際之十六玄門。且其樹義釋名也。非如吾國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名號。其義爲無量。而世尊金口。釋爲無量壽無量光。其他如大經所釋字母之義。往往依之。故能圓融無礙。變動不居。故能深研梵文。了達其義。則絕諸戲論。得聲解脫。入法界門。洞見本來面目。三密同於本尊。超三大阿僧祇劫於一念也。梵字爲正。漢字爲邪。梵字從本有理起。漢字從妄想起。卽此足以明了。故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軌云。所說觀字。皆謂梵字。非是隨方文也。（取意）斯其誠證也。然則慧琳希麟二法師暨丁子之所勤勤者。皆喜事無當歟。曰。奚其然。漢字雖從妄想起。而經教皆用。况明其實相。則文字般若。漢字非不有大功也。且匪學惡明。匪經惡學。慧琳希麟之書。其於通經存古之功。丁子彙編此書。其於通經

存古之功。皆十方三世佛會大光明幢中之所燦爛而昭明。隨喜而讚歎者也。弘願忝在下風。同滋法惠。故特推本弘法大師之言梵漢文字者以爲跋。抑亦文字般若之一助也。歟。癸卯中伏潮安王弘願和南。

甯波白衣寺求生淨土堂疏

大 圓

人之生世。皆有所求。求在名利恭敬及種種五欲。如電光泡影。轉瞬皆空。且未得時。有求不得苦。既得患失。有愛別離苦。念念貪著。復名行苦。欲樂將盡。復名壞苦。住此忍土。常淪六道。亦名苦苦。所求皆苦。而妄執爲樂。是爲大迷。今憫衆生墮在若中。發廣大願。期欲救拔。於是本釋迦之遺教。開方便之妙門。勘驗時機。真能普利羣品。而盡得救拔者。厥

唯淨土念佛一門。凡在四衆。或士農工商老幼男女。但先發正信。知有淨土可修。阿彌接引。次起正行。念佛禮誦。再次發願。以其功德。回向西方。決定往生。中下之根。備此三端。所求必遂。是爲求福不回。自求多福者已。上根則於正修三者之外。復修六度萬行。以及種種利他之行。不惟自得往生。尙求與衆生共得往生。不獨直往西方。尙須改娑婆盡變西方。如是願行廣大。自他兼利矣。甯波白衣寺安心頭陀。請出塵和尙主持院事。闢此求生淨土堂。爲一發其旨趣。願一切有情。見者聞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樂清虹橋淨土堂序

卽樂清居士林

印光

淨土法門者。乃如來普度衆生最圓頓直捷廣大簡易之法門也。何以言之。以一切

法門。皆須斷盡見思二惑。方了生死。而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况思惑乎。斷見惑即證初果。若約圓教。則是初信。斷思惑。即證四果。圓教即是七信初果。初信尚有生死。四果七信方能了脫。而天台智者大師示居五品。雖則所悟與佛同儔。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尙未曾斷。然大師本地實不可測。而臨終只說登五品者。深慮末世致力于斷惑證真。唯以明心見性爲究竟也。夫明心見性。乃大徹大悟也。若最上上根。即悟即證。則可即了。否則縱悉知未來如圓澤者。尙不免重復受生耳。至于五祖戒再作東坡。草堂清復爲魯公。尙未至甚。而海印信爲朱助。禦女已屬不堪。雁蕩僧爲秦檜。則誠堪憐憫矣。甚矣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難也。如來一代所說通途修證教理。雖法門種種不一。絕無具足惑業能了生死者。唯淨土一門。但具真信切願。以至誠心持佛名號。求生西方。無論惑業之厚薄。工夫之淺深。皆于臨終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既往生已。即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從茲漸次進修。即得親證無生。以至圓滿佛果。此如來悲愍劣機衆生。普令現生頓出輪迴之特別法門也。須知淨土法門。正攝上上根人。是以善財已證等覺。普賢菩薩猶令以十大

願回向往生。以期圓滿佛果。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是知回向往生淨土一法。乃圓滿佛果之末後一著也。世有狂人。不審教理。以愚夫愚婦皆能修習。遂謂之爲小乘。而藐視之。不知其爲華嚴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終第一法門也。亦有愚人。知見狹劣。謂己工夫淺薄。業力深厚。何能卽生。不知衆生心性與佛無二。五逆十惡。將墮地獄。遇善知識。教以念佛。或滿十聲。或止數聲。隨卽命終。尙得往生。觀經所說。豈可不信。彼尙往生。况吾人雖有罪業。雖少工夫。校彼五逆十惡十聲數聲。當復高超多多矣。何可自暴自棄。以致失此無上之利益也。如來稱此淨土法門爲難信之法者。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其圓頓直捷。廣大簡易。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非宿有善根。決難信受奉行也。吾常曰。九界衆生。離斯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蓋紀實也。今之時。是何時也。乃刀兵飢饉。疫疾俱集之時也。雖未至三小災。亦三小災之現象耳。况復邪說縱橫。知識稀少。欲聞正法。頗不易得。有胡天僕居士者。發菩提心。篤修淨業。又欲同人各得此益。遂極力提倡。而勸導焉。其殆以贊天地之化育。代佛揚化。以爲天職歟。而一方

之人聞其說法。感此時世。不禁厭苦欣樂之心。油然而生。遂一倡衆和。靡不服從。居士因自捨地。兼勸善信。建念佛堂。開放生池。及藏經樓。功德堂。香積廚。應供堂。居然從地涌出。一大道場。念佛堂甚寬大。中供西方三聖立像。以冀行人平時注目。臨終如蒙接引也。正中設說法座。聽者周圍坐。雖至千人亦不迫窄。俾四遠來者不至有向隅之歎。藏經樓則備請各處所刻之經。以供發心者受持而研究焉。功德堂則備書所出功德之數目。又統設其位。以期存則福增壽永。歿則直登蓮邦。而既轉法輪。若不輔以食輪。則斷難經久不歸。故特設香積廚。應供堂。以令念佛聽法之人。各得心滿意足而後已。放生池則取彼將烹之輩。畜之法堂之前。不獨活彼色身。兼以經聲佛號。資彼慧命。其所建設。皆極周至。約用一萬六千餘圓。已得落成。擬于堯歷八月十五日開講。實爲末法不得多見之事。其友張雲雷。致書于光。祈爲序引。冀發起信心而擴充焉。因將如來所說通途特別兩種法門之所然。并胡居士之心行。及各種之布置。大概書之。以期閱者咸效法焉。倘見閱者同發此心。則俗美風淳。民康物阜。轉五濁惡世爲清淨蓮邦矣。此光之日夕馨香以禱祝者。願

諸上善人各垂慈憫。幸甚幸甚。

對於迦林機做二師赴匡廬之希望 永祚

自歐洲經亘古未有之戰爭。震眩全球。協約國同盟國。忽攻忽守。彼此鏖戰。死者三分之一。其餘傷者殘者。饑饉而喪命者。瘟疫而暴亡者。又二分之一。誠所謂伏屍萬里。血流成渠矣。其苟延殘喘者。已飽餐苦味。弔膽驚心。一般具於物質迷途者。始知科學誤用。機械殺人。雖有勵極思靜之思。無如盲者迷路。導引乏人。當亦難就於正軌。雖然。有東亞之佛法在。

佛法理義。奧頤。匪易探測。欲其普徧傳播也難矣。雖然。吾黨之天職。在開揚教旨。利

益羣生。值此歐風美雨悲慘之秋。不能行化。何須此僧伽爲。但伐木需斧。造瓦求泥。有心救人。無術問世。亦徒然耳。故語言爲人間媒介唯一之要件。苟有隔礙。畢竟難通。是欲播教西洋。非完備工具。恐成畫餅耳。

東方三藏法師太虛上人。是年春季應執政邀請。入京講演護國仁王般若經。消弭災厄。鍼砭業流。不第引起本國學術界之興味。卽外國人士亦欲淺嘗。唯法師浙人也。南北尙須重譯。何況外人。法師以不能隨順世間。普徧一切。故與燕京大學教授熊訓啓等大居士於匡廬創設英語專門學社。招集高材十數人。研究語言文字。以期宏法西洋。迦林機儼二師。亦其選也。

迦林師。天姿濬慧。學識高人。思想鋒利。學多心得。英文深有根底。傳法之雄心。甚深堅固。大有百折不回之概。至足令人欽仰不已。機儼師。詞章優秀。文如宿構。工於美術。出家未一年。見夫僧伽制度之不良。佛法將沉沒深淵。如刺在喉。故作談僧伽制度論發生之管見。可謂繼太虛上人而抱僧伽改良之主義者。二師皆畢業江蘇師範學校。來院同

參。將近一載。其善氣迎人。視同學如昆季。故公舉爲第二期之全班代表。

歌絃自習。暑氣逼人。驕陽逞威。汗流浹背。在此複雜時間。二師將做裝就道。余念同堂共學。心腹相披。教典砥礪。益我良多。一旦如擲沙散。誰恨滄洲。詩云。未見君子。惄如羈。飢。傷心人共有之感想也。然學佛者非俗流之可比。有緣則聚。無緣則散。旋聚旋散。忽去忽來。所謂來去無牽掛。何必隨逐情感。但余對於二師此行。既不敢漠然沉默。又不願豐干饒舌。聊有希望。願二師諒察。

第一曰熱心。孔丘席不暖。墨翟突不黔。佛雪山勤修。皆對於世界有所感觸。故發其熱心。二師亦見於西洋之顛危。欲救之於水火。赤膽俠腸。令人起敬。但此心須永久。非權時。審定目標。不達不輟。使全球獲真實之平等。持純粹之自由。強不侵略。大不併小。然而正在準備之際。毋受環境之壓迫。遂爲流轉。此余所馨香祈禱者。

第二曰堅忍。橫於吾之前。其對象有二。一曰順境。二曰逆境。順境則欲求。逆境則厭。惡。范仲淹云。雲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

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此逆境之滋悲觀也。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順境之轉成樂觀也。故逆境與順境。能引吾人之悲觀與樂觀。二師對於逆順二境。須以堅忍而堤防之。不問順境逆境。決難更我初衷。孔子欲行其道。其至匡也。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又適蔡陳絕糧七日。而周游不衰。此不隨境變遷之證也。荀子曰。君子之學。蛻祈二師注意焉。

第三曰有恆心。巴律西之製造盜器。積十八年之試驗而後成。而浦豐之著自然史。歷五十載而蕙事。此皆吾輩青年之師表也。且有一班頭腦。憤憤之流。以一種冷眼之態度。觀乎吾黨。或曰虛頭妄想。或曰好學時髦。妄論是非。不一而足。余甚望二師。不以歲月計功。一洗此言也。

上述希望。是根本。非枝末。二師皆優爲之。余今所言。誠屬頭上安頭。日光加燭。雖然。此亦獻曝買芹之私。其可撫拾之處。二師不以嗇夫喋喋見棄。則世界有情。受賜多矣。

儒釋一貫序

臧貫禪

貫禪少習儒術。不屑爲炳炳烺烺。聲律記問之學。以博鄉曲庸俗之譽。稍長奔走衣食。凡朝夕所與共者。皆足以賊其心而沮其氣。以視古人之顛沛著書。幽囚創史。破萬卷於一瞬。包九流於方寸者。有可媿矣。繼思儒者寡要之旨。若不能備世之急。以活民命。人之養。使之畢足。雖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亦奚足以有用於當時。傳信於後世耶。泊讀能仁氏之書。得以知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无乎不在。聞其風而悅之。若盲之能明。跛之能步。若洪水泛濫。昏墊愁苦。感禹疏決。順流而東注。是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可以言語形。不可以文字悟。旣而環顧羣倫。與我並生於今之世者。迷惑顛

倒。豈知爲計。或貪榮而招禍。或多財而取戾。以致急懣橫生。怨仇相戮。舉足荆棘。盡人側目。雖欲安步當車。游觀空谷。甘充腸之藜藿。思容膝於茅屋。豈可得乎。惟我大覺世尊。智慧俱足。憐憫衆生。談經說法。開示正道。苟能一念皈依。無不隨分得度。昇脫煩惱。同生極樂。轉五濁爲淨土。化殘暴爲仁厚。爲足恃也。俗儒寡識。毀所不見。蜀犍之犬。見日而吠。羣狗蒼黃。聞聲相應。欲祛其弊。實非一人之力所能勝。昔吾先聖孔子之立言。而垂教也。書稱堯舜。史託周王。其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蓋非借重於德位俱尊之口。不足以轉移末俗也。楊君棣棠。嶺表俊傑。少年悟道。曾於北京佛化月刊。宣其論著。肫肫懇懇。弘揚內典。猛厲奮勇之氣。慈悲惻怛之誠。溢於言外。聞者悅服。繼自海外檀香山旅館。頻通音問。條暢儒佛不一不異之旨。又以所輯儒釋一貫之編。不日完成。見告。實爲弁言。辭不獲已。考其凡例。體大用宏。網羅衆著。其採集宋明以來高僧居士。輔教護法之宗論辯說者。大略悉備。如此有異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之所爲耶。不然。棣棠非不能取鎔經意。自鑄偉辭。以與古德之成一家言。以爲人天眼目者。相抗行。又何爲窮年矻矻。纂錄羣言。不

憚寒暑。耗其精神氣力而爲之哉。世之蒞於俗學。囿於門戶者。讀此一編。不但可以解其縛而釋其惑。尤當知棣棠之功爲無量也。釋尊應世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山東諸城縣臧賈禪拜序。

新宏明集序

太 虛

梁僧祐律師。肇漢魏晉宋齊梁間人。崇揚佛教之名著。覺成十四卷。曰宏明集。不惟于法義多所光闡。而彼時孔佛老三家互相關涉之形勢。亦能釐得其情實。且辭旨淵勝。尤臻文學上乘。誠佛藏中支那撰述之精華已。唐道宣律師增輯得三十卷。曰廣宏明集。頗錄歌詩。辭勝者亦間入之。要不失爲先唐諸子宏教明理之文爾。宣律師後遂無繼之。

者。予往者。墊居補陀。嘗欲承祐宣二師之業。纂續宏明新宏明二集。續與新之分界。自盛唐至清同光間。歷時雖久。其實質無何大異。概歸續集。迨清季而民國。與海西之政俗。教學有相涉者。別爲新集。蓋時變之鉅。莫逾乎此。且爲佛化窮通之一大轉樞也。若夫續述經論。脫然與世運無關者。不入此選。而詩歌文辭。亦別纂佛藏文粹。佛藏詩粹。收之。茲續新之二集。必宏明佛教。而有關於二時代文化。且文學與佛理俱勝者。斯擇取焉。此予修續新二集之大例。亦祐師宏明集之原旨也。昔曾敍其義類。小有拮據。去秋播遷藏書至鄂。積稿蕩逸以盡。今歲佛學院請張居士化聲。任國文教授。居士博觀時化。固文與佛兼勝者。尙論爲文之道。頗與予向者所持新宏明集之例合。因勸之選編此集。付武昌印經處版印流通。而佛學院國文教材。卽取之於是。予亦藉償未竟之心願焉。癸亥春月釋太虛序於佛學院。

東方大同學案敘

太 虛

予往者閉關補陀。劉君仁航贈報恩學社叢著。及觀音福田院緣起詩歌等。讀之深愛其博綜東西諸學。歸尙乎佛。達以顯豁。足悟濁世。遂與之締交。嗣予寓滬。編覺社季刊。往還益頻。頃年雖形迹似疎。而神理固膈然無間也。今秋赴東亞佛教大會。劉君鳳鳴。代君東渡。致君之手書。述東方大同學案綱旨。乞予序之。予雖未獲讀其文。而覽其標目。揆其意趣。亦可粗識其端倪也。蓋君之所學。以明道爲體。以濟人爲用。嘗序某君原學。謂①卍十爲華印歐三土文化之符瑞。②則陰陽消息而用其中。卍則福慧圓滿而大其歸。十則偏執兩端而致其極。道之所蘊。無外乎是。今作東方大同學案。其發揮此道蘊者歟。孔孟大同小康學案。老莊自然學案。楊朱兼利學案。墨翟兼愛學案。則③之符也。耶穌愛人學案。則十之符也。佛之福慧圓滿學快。則卍之符也。夫充足人心之願望。無過於福慧圓

滿。乃人心之本性如是。稱性發舒。百家之學爭鳴。皆以是爲的。如萬川之競流。不達於海。不能止。然非照空偏執兩端之分別。寂滅陰陽消長之流轉。福慧圓滿之域。終未由至。此所以非佛不能充足。吾人福慧圓滿之本願。而佛之爲佛。不在標此福慧圓滿之鵠的。在已能圓滿乎福慧。其所以能圓滿乎福慧者。照而寂。寂而照。分別空流轉滅。於是乎爲集福王。爲大乘光。持以賢守。運以健行。福慧因以圓滿。期果而不明。因。果豈能獲。故應曰佛陀寂照圓成福慧學案。實之讀劉君書者。以爲何如。乙丑冬月太虛

佛教宗派詳注序

丁福保

凡欲研究某種之學問者。須先將其源流宗派。明白無遺。而後從事於研究。庶可無

育從冥搜之苦。此學佛者所以宜先明各家之宗派也。或謂法相宗有執成唯識論講毀起信論真妄互熏者。又有執凡異聖不許禪宗之卽心卽佛者。空宗以有我爲妄。無我爲真。性宗以無我爲妄。有我爲真。頓漸門下相見如仇讎。南北宗中操戈如楚漢。宗派之各不相能也。非一日矣。夫至道歸一。精義無二。將矛刺盾。功不雙勝。則亦曷貴乎有宗派也。不知釋迦出世。隨衆生根器利鈍。應病與藥。說大小半滿諸教。以攝化有緣。佛滅度後。諸大弟子各依教分宗。以結集三藏。法本互通。通則皆妙。人多偏執。執卽相違。此乃學者不能圓融諸宗。互相水火之過。非西域諸賢聖依教分宗之過也。且宗派之說。不僅佛教爲然。各家學問皆有之。易有施孟梁邱京費之異。詩有毛韓齊魯之異。周禮有故書今書之異。書儀禮孝經有今古文之異。春秋有三傳之異。論語有齊魯古之異。同一宋學也。而有程朱陸王之別。同一詩文也。而有江西西崑桐城陽湖之不同。此儒家亦各有宗派也。胡可執宗派之說而病釋氏。蓋宗派旣明。則學者可各就其性之所近而習之。喜梵網經者習律宗。喜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者習三論宗。喜法華三經者習天台宗。喜華嚴經者習賢

首宗。喜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者。習法相宗。喜大日經顯密圓通者。習密宗。喜般若部諸經者。習禪宗。喜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者。習淨土宗。其見仁見智見淺見深之量。各隨其夙因及根器之大小而異。烏能執途人而強同之也。既知宗派。則己之所學。始有所趣向。而不至泛濫無所歸宿。卽正續大藏萬數千卷之經典。皆可分別部居。而知所統轄矣。此釋氏所以亦重目錄之學也。近人編纂佛教宗派之書。已有數家。大抵譯自日文。頗多舛誤之處。不足爲初學之導師。惟石埭楊仁山先生所著。無歧塗。無躡級。條分縷析。文約義豐。爲三藏十二部之鈐鍵。誠度生死海登涅槃岸之第一寶筏也。願是書義理淵邃。如江海之藏。探之無盡。又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而閱者於源流事實。或未之能詳也。萬生叔豪。從余游十一年。幼學博聞。嘗於業醫之暇。殫數月之力。爲之箋注。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徵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一字一句。皆疏通證明。極詳且慎。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不惟初學當引爲良友。抑亦仁山先生所必許也。古人嘗有箋注一篇而傳世者。如蔡邕有班固典引注。薛綜見矯武巽並有張衡兩

京賦注。張載。劉逵。衛瓘。蔡母。遂並有左思三都賦注。項岱有班固幽通賦注。蕭廣濟有木華海賦注。徐爰有潘岳射雉賦注。何承天有陸機連珠注。皆傳於世。今叔豪注此一卷。集衆長以求一。是雖間有牴牾。猶需改削。吾知其必傳無疑也。雖然。此書不過初學入門之綱領而已。提綱意在張網。不可去網而存綱。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而取領。此卽經論所謂以指指月。人當應指以觀月。不可卽以其指爲月體也。吾知當必有精且大者在其後焉。叔豪其無以是自域也可矣。民國十年九月無錫丁福保序。

重刻菩提心戒釋義序

廖謙

謙軍人也。不稔佛法。而喜聞佛理。今年秋將至。榮闈暮僚。盛稱黃書雲先生。以名下

士精研內典。政學軍界中人。爭崇拜之。及晤談時。以素所服膺陽明學相質。先生謂陽明學近禪宗。歷舉萬國宗教誌佛教篇之言告。豁然意解。因索所著菩提心戒釋義讀之。理精而確。詞暢而達。無義不搜。無弊不抉。誠滌垢之上煎。指迷之良導也。每三五日。輒詣覺園。談心學。獲覩福田論。及所輯藏經摘要。尤多精蘊。不惟見所未見。亦聞所未聞。此行為不虛矣。因先生勸修淨土宗。流覽經論。心境益空。道味盎然。至爲愉快。已而聞遠近索書者至夥。春初排活字板三千餘部。不足以壓人之求。他邑已三刻棗梨。而榮獨否。甚非所以揚佛法。挽世變也。遂捐貲鑄板。存諸覺園。以公同好。竊聞佛法中有兩種健兒。一者生不作惡。二者作已能悔。方今風習日偷。道德益墮。欲回劫運。先正人心。然非廣明佛法。使上者志宗乘。度衆生。下者信因果。明禍福。不可。且菩薩從十善心等。入四十二心。乃至成佛。是書發明十善十惡。以剝蕉抽繭之思。分風擘流之筆。不惜十指。爲君千萬彈。世界有思救世者乎。愿多印而廣布之。視其他勸善書。相去何止倍蓰。有疑吾言者。請細讀一過。何如。

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號四川陸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子鳴廖謙謹識

菩提心戒釋義自敘

黃覺

菩提者覺也。無覺心者。是謂愚癡。以其昧自本心。而無惡不作。將沈苦海也。明覺性者。是謂之佛。以其見自本性。而萬德俱圓。遂登道岸也。自常人以至於佛。無不視覺之大。小心之垢淨爲區別。一念覺。一念善。念念覺。念念善。馴至戒德圓滿。戒行精純。善不自善。覺無所覺。因發無上菩提之心。自證無上菩提之果。但凡夫在迷。不能自覺。惡心日蔽。善心日消。無以覺之。至死不悟。聖人垂慈憫苦。欲醒羣迷。故作爲戒條。使知警惕。儒有三戒。道有九真戒。佛有在家五戒。出家沙彌十戒。比丘一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詳

略不同。無非使人觸目驚心。終身恪守。以改過而遷善也。戒有警懼。防閑懺悔。遵守諸義。小人無忌憚。故作惡不悛。今以戒開其警覺之心。而生其恐懼之意。使知犯戒。則必墮三塗（地獄餓鬼畜生）苦趣可畏。則有所怖。而不敢爲惡。知守戒。則當生天堂。幸福可樂。則有所慕。而勉於爲善。此警懼之義也。既知三塗之可畏。天堂之可樂。而善念不堅。惡念難制者。以此戒禁遏之。惡念初起。立即掃除。善念偶萌。隨即保守。則善心不滅。而天堂可登。惡心不熾。而三塗可免。此防閑之義也。凡人善者少。而惡者多。從善難而爲惡易。有未聞道理。素少修持。心念言行。久滋罪垢者。以此戒啓悟之。使知天理循環。罪報不爽。幡然愧悔。無地自容。懺其前愆。深自刻責。悔其後路。不再發生。改過自新。回頭是岸。以功補過。棄暗投明。上之可學爲仙佛聖賢。下之亦不失爲端人正士。此懺悔之義也。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既知由懼生悔。由悔生憤。而或善心易退。惡念時萌。無所憑依。終將懈怠。逐條分晰。俾得遵循。庶知孰爲身惡。孰爲口惡。孰爲意惡。分之可以隨時而省察。合之不外固有之良知。此遵守之意也。方今人心大壞。劫運已臨。欲使回心。必先明善。茲不言他戒。而獨

兢兢於此十戒者。蓋以身口意爲諸戒之本源。培其本而枝自茂。澄其源而流自清也。此十業見華嚴經。犯之者爲十惡。修之者爲十善。昔龍舒居士爲淨土經文。復真居士輯寶糧集。均於此十業諄諄致意。極力表彰。良以殺生偷盜邪淫爲身三業。妄言惡口兩舌綺語爲口四業。貪欲瞋恚愚癡爲意三業。三業俱惡。是爲純黑業。所以墮三塗。三業俱善。是爲純白業。所以生天堂。犯之者有多少。修之者有純駁。各區別爲上中下品。爲果報之輕重也。所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於高明。小人從人欲。故日就於污下也。特所謂爲菩提心戒者。言欲發菩提心。必先守如是戒。十戒不守。爲菩提障。十戒克舉。爲菩提根。華嚴經曰。發菩提心者。當發慈悲心。柔和心。忍辱心。廣大心。寬博心。堅固心。又曰。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尙爾。况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發菩提願。十六觀經亦謂欲生極樂國土者。當發菩提心。是知欲發菩提心。當以十業爲去垢之初法。既修十善業。更當以發菩提心爲入道之要門。今特採集羣言。逐條解釋。以期同登覺路。共出迷津。人可不真心持守。而忍於背覺合塵也哉。

楞嚴經易知錄序

諸佛之言。皆良藥也。衆生各有妙明真性。固皆可以成佛。而卒之成佛者。少。而造惡業者多。何也。衆生病也。衆生何病。受病之名各殊。簡而撮之。或病在見。或病在禪。夫禪病。非修道而深造之人。莫染。而見病。則幾幾盡人而有。盡人而有。茲病。則人人皆惑。妄爲真。真妄顛倒。其趨於爭取也。必矣。而爭取之流。良心汨喪。大之日犯。殺戒而很戾成習。細之躬行盜淫。妄而不知恥悔。殺盜淫妄。既爲業因。必收劫果。在個人則爲分業。妄見。在人羣則爲同業。妄見。此衆生業果世界相續之由來也。釋迦佛憂之。故其說楞嚴也。嘗藉阿難之見病。七徵心。而十顯見。漸次使之知見精見元。六根互用。反聞聞性。自耳圓修。且由此

而親悟親證。得菩提路。登妙覺峯。何其善醫也。雖然。見性之病。若是乎其癩矣。而未悟謂悟。未證謂證。所謂禪病者。可無方以醫之乎。曰。有此之藥味。爲阿難治。不獨爲阿難治也。當是時。我佛說法甫畢。將返矣。忽憑几而說五十陰魔。夫陰魔何僅五十。此五十種其最著焉者也。攝識歸性。滅色還空。佛如魔如。寂照雙妙。其診之之術矣。楞嚴譯筆。類以四字爲句。佛理既奧。造語奇沉。南嶽祝聖寺前住默安大師。天台嫡派。摩訶妙宗。以爲欲廣佛法。在使人人易知。於是提掣楞嚴脈絡。別以干支。使全經之母綱子目。如庵摩羅果。灼然掌中。精選古德解疏。以爲揭八識破二執。扶如來藏轉凡成聖注脚。又於含意未完之語。添加釋言。或通上下文。以爲句度。名曰楞嚴經易知錄。凡稍識字而義未明者之胥。能成誦。其功德不遜於恆河沙法施。戊午秋。余禮佛甬東。七塔寺嵩峻離塵諸上人。屬序於余。余初讀楞嚴。嘗苦其文艱澀。竊有詳伸顯出俾人易曉之意。以事未遑。今是書先獲我心。願早佈梨棗。使讀者如得萬金良方。轉險爲安。則由茲以去。見病禪病。靡病不痊。究竟堅固寶此常住真心。成佛作祖。其券焉已矣。

世界佛教居士林徵求圖書啓

顯 蔭

蓋聞天上天下。大覺之妙我唯尊。三諦三千。無礙之圓音廣被。修真得道。兼收信行。法行之人。說教被機。普益出家在家之衆。是以三歸五戒。免苦趣之沉淪。六度四宏。求上乘而解脫。見聞隨喜。遐邇騰歡。迨至鶴林滅度。化寂西乾。賴於龍藏遺文。澤流東震。迺者獅弦絕響。悲去聖兮時遙。象教榛蕪。慨名賢之日少。兼之歐風美雨。文化維新。棘地荆天。人心非古。自由平等。既真義之難明。愉快迷離。復邪途之易入。羣流汨汨。舉世滔滔。殺盜邪淫。墮鬼畜泥犁而不惜。刀兵水旱。挾天災人禍以俱來。幾萬里錦繡河山。飄零一錢。數千年精英國粹。斷續遊絲。嗟嗟。大道不彰。斯文將喪。非佛法烏能救世。捨經教何以匡時。

同人等蒿目時艱。驚心世亂。各抒悲願。共秉至誠。組織世界佛教居士林於海上。林內於演法堂念佛社外。設立閱經室一所。陳列經書。供衆研覽。以期通文達義。種般若之靈苗。可望見性明心。培菩提之道本。惟以法門繁博。非管見所可窺。教海汪洋。豈蠡測之能盡。若不廣爲采集。未免囿於見聞。伏維諸大善知識。度生願切。救世同心。想必樂於贊成。好爲扶助。或淵源國學。家珍祕二酉之藏。或浩瀚經文。法寶列三乘之典。無論名家撰述。古德譯傳。舉凡足爲勸善懲凶。摧邪扶正之資料者。懇請賜寄種種。保存本林。用作他山之助。俾廣法水之沾。畛域何分。共襄善舉。自他兼濟。廣植慧根。入維摩蘂荀之林。門開不二。瞻文佛菩提之樹。光遍大千。是爲啓。

世界佛教居士林謹啓

翻 譯 名 義 集 新 編 序

顯 蔭

原夫龜書赤篆。人文肇始於羲皇。象寄狄鞮。譯制見稱於周禮。墳典索邱之秘。經史子集之文。要不出有漏之因。詎得識無生之旨。惟我娑婆教主。釋迦世尊。降誕西乾。示生中印。位尊太子。福勝輪王。爲厭塵世之無常。出家學道。迨修苦行而已滿。證果成真。三七日具演華嚴。五十年盛弘妙法。抒度生之悲願。建超世之芳規。九界十類生。導歸寶所。三乘七方便。記證菩提法。雨濡而普潤。諸根慧日照而等周。法界考自西周之世。大雄氏瑞應已昭。降及東漢而還。修多羅譯傳始盛。騰竺樹其先聲。澄什繼其盛軌。西天碩德。接踵於勝場。東土高賢。遊蹤於絕域。類皆文通華梵。學綜有空。譯貝葉之靈文。闡萇華之妙旨。遂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蹟流規。周十方而騰茂實。翻譯之偉業。其在茲乎。釋教之玄言。所自防也。劉漢以迄趙宋。譯籍流通。已達五千餘卷之多。祇以彼此之語言迥別。東西之文字懸殊。雖參譯精嚴。俱已句辭字酌。而名詞繁浩。每致迷路泣歧。若不尋文究義。識修證之大途。何以見性明心。達菩提之彼岸。此宋法雲大師所以翻譯名義之集。

也是集也。博采義經。廣羅衆典。舉凡胡語翻成漢語。梵文譯爲華文。列能詮之名。帖所詮之義。門分類別。縷析條明。引徵博瞻。註釋精審。真攷據之良書。參究之要典也。迺者時逢末法。大道陵夷。天喪斯文。淺學充斥。誰挽狂瀾之既倒。藉作砥柱於中流。爰有疇隱居士。名齊泰斗。學貫中西。胸羅二酉之藏。道究一乘之奧。梵筴十二部。探討真詮。鄴架三萬言。保存國粹。藝苑佈雕龍之譽。著作等身。壺天擅扁鵲之名。稱爲國手。現居士身而說法。行菩薩道以渡人。曩者箋註佛經。纂輯辭典。無不風行海內。有同日麗中天。今將翻譯名義集一書。重刊行世。取類書之古本。仿辭典而新編。因變通其體例。俾便利於檢查。旁搜異名。別爲索引。俎羅鼎列。璧合珠聯。分部更爲簡約。釋義倍屬詳明。庶幾隱藏難覓之名詞。一索便得。深邃幽微之義理。一檢便知。可免尋繹之勞。足資博通之助。有裨學者。其利溥哉。蔭樂觀成書。辱承授簡。付以台命。屬爲弁言。率爾鋪藻於篇端。難自生華於筆底。漫獻覆瓿之文字。無當引咍。進求明鑑之菩提。聊申同調云耳。

陳妄清居士佛教講演集序

慧滿

文佛應世。說法四十九年。臨滅度時。拈花微笑。以示數十年來。未說一字。噫。佛法果不可說哉。而四十九年之所說者。又何法耶。曰。順衆生心。應所知量。不得已而巧施言說。蓋以不可說而說。故其說卽等於無說耳。一草一木。無非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頭頭顯。物物全彰。極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及。何一法不是佛法。又何一法是佛法者。既不能包而舉之。又不能劈而示之。然則說又將從何處說起。陳君妄清。知之諳矣。願猶必爲之說者。殆文佛四十九年說法之意歟。而其說託始於人。蓋以在人言人。抑亦順衆生心。應所知量之徵旨也。聞者幸知陳君之所說。僅於此。而其所不說者。尙大有在。若執指失月。則有負於陳君者深矣。而陳君亦應自悟多言。反

將聞者本來濟淨心地污染矣。則我今日之所爲。直污上加污。染之又染。罪過更屬不少。嗚呼。佛法可說哉。佛法不可說哉。我不得而言之。請質諸當代之已證知佛法者。歲云暮矣。行將歸。忽憶在漢口佛教會與陳君話別之時。君出示其所著講演集二卷。囑予序以言。今日適爲家嚴六十五生日。特寄數語以結善緣。非敢云序也。時佛生二千九百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皈依三寶弟子慧滿心如書而置之郵。

淨慈寺路祭汪曼鋒居士文

倪譜香

維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朔越十有二日。淨慈寺住持僧空日率全兩序僧衆及圖通庵住持智慧等。敬以香燭之儀。致祭於曼鋒汪先生之靈而告之以文曰。吁嗟季世。道

德凌夷。民喪其業。士失所歸。先生乘願。爰降茲土。現宰官身。勤行六度。治軍保民。功德難數。恩沾桑梓。澤被編戶。既竭力於世緣。乃皈心於我佛。逕登龐老之堂。直入維摩之室。誠末法之津梁。實宗門之柱石。方冀護持大法。助佛宏揚。詎知天不假年。遽令解脫。嗚呼先生。竟長往矣。名雖成。志未竟。胡爲乎然哉。其故示無常。如大富長者之遠適。異國留千秋之景仰耶。抑衆生業重苦報方深。機緣未熟。故使明德絕響耶。嗚呼先生。竟長往矣。天地否賢人隱。易簣叮嚀。婆心憫世。隱韶世運之圓象矣。是則先生覺世之心。固已深不可量矣。惟是傳禮有後。蓋棺無虧。平生心迹。落落磊磊。生有自來。逝得皈依。吳山浙水。高風永遺。願其重來以度世。不敢效俗情之傷悲。茲者丹旆引路。靈輻遠行。敬遮道左。一展悃忱。先生有靈。來格來臨。嗚呼尙鑒。

寫觀無量壽佛經跋

鄒幾極

予自二十二歲患痔。纏綿至歷八年之久。終日呻吟。與病爲緣。修持之事。日就廢墮。幾無復知人世快樂之事。如念佛看經行道禮拜者。奚況書寫讀誦乎。此則人世遷變身世無常之一證也。竊幸宿植未淪報緣不墜終身之患。以旬日而告瘳。苟非前後果使然。又孰得而禦哉。乃於就醫執歸鞭之日。於吳門金閶旅次。得觀趙松雪用金書並畫佛圖像烏皂紙寫觀無量壽佛經四厚裱本。末有至大二年四月上浣佛誕日吳興趙孟頫熏沐敬書二十字。畫法工整。用筆端麗。高妙絕特。曠代無儔。洵令人瞻仰不盡。固不徒生敬信之心。而我佛金口之所宣揚。阿難尊者之所結集。而今日乃從文敏筆端一點出。復副之於畫法圖像之屬。以堅見聞者信仰之心。此則文敏別出手眼。不惟自傳其能。而其能事殆藉是而亘萬古莫能盡也。豈獨書寫之功乎。下佛種於心田。覺迷津于劫海。則在當人自爲已。予既得觀是經。不禁喜溢顏面。歎未曾有。幸前因之有在。叨宿緣之不墮。

亟求此經。書寫讀誦。與行願品并爲一帙。額曰淨土二經。誓朝夕受持。冀生安養。尤願畢生不懈。伏祈見聞隨喜。悉獲勝因。信受奉行。同圓種智也。已辛酉四月佛誕日。弟子鄒幾極沐手敬跋。

讀袖珍本法華經跋一

鄒幾極

丁福保氏佛學指南云。法華經讀誦之靈驗。種種不可思議。載法苑珠林。太平廣記。及圖書集成神異典中者。指不勝屈也。又云。讀法華經。求生釋迦牟尼佛淨土。讀觀無量壽佛經。求生阿彌陀佛淨土。竊謂此論未妥。蓋讀法華經。又何嘗不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乎。古來大德居士。讀法華經而生西方淨土者。不可勝數也。而必曰。讀何經。生何淨土。

乃屬一偏之見。是大不然。爰爲拈出之。並以質諸善讀乎法華經者。

讀袖珍本法華經跋二

鄒幾極

按昔賢受持法華經者。臨終輒感蓮華香。經宿不散。此則經之威神。固不可思議。而持經入之心力。亦不可思議。故能感應道交。現如是事。而念佛發願求生西方之人。亦往往感臨終異香滿室之徵。所以念佛誦經兩途。爲修行者之所必要。而不可缺者也。余生平崇尚念佛。且致力於讀經。法華楞嚴。不離左右。自媿賦性愚魯。未能博究羣經。祇得效法古人。受持一經。誦習不輟。以種般若深根而已。惟前所讀。均係大本。及得了福保氏所刊袖珍本。更爲簡便。藉資練習。旅行猶堪攜帶。其利甚溥。願校勘未精。類多魯魚豕亥。不

能完善。其於讀習前途。實多障礙。余以喜讀是經。爰爲參考。拈出其舛謬者若干事。標於卷首。以便讀時。庶幾一目瞭然。大小合轍。丁氏之功。不亦多乎。在昔紫柏憨山二老。每以華嚴法華圓覺楞嚴諸大乘經。拈示行人。培植善果。余深望後賢。不忘先訓。留心誦讀。於此四經。隨擇一種。以此自行。卽以此化他。則此種法華袖珍本之印行。卽爲將來三經之前茅。丁氏之功。不亦多乎。

讀護法錄

鄒幾極

余讀彭尺木宋景濂傳。卽知蓮池大師。曾輯公所爲文三十九篇爲護法錄。憨山大師。至稱之爲當代僧史。夢遊集云。護法錄。不獨文章之妙。其於根器師資。操行建立。末後

一著。顯密授受。詳括無遺。誠爲古今絕唱。非撥拾者可比云云。余雖知有此書。而徧求無獲。輒近於丁福保處。購閱諸經。得有此本。爲四明孫鏘所刊。卽今本也。披讀之餘。歎賞不置。信如慙大師言。微特文章之佳。實爲吾人身心切要之書。尤不可一日無之者。公天才超邁。強記絕人。而所爲文。皆合古法。且學兼內外。屢閱一大藏教。故其所成就。如是大。又善爲古文。拔類離倫。佚其儕輩。屬辭比事。輒能盡所欲言。夫文以載道。道以文傳。實兩得之。固不待智者而後明也。余旣獲觀是帙。不禁喜溢顏開。珍藏什襲。不啻珠玉。願句讀不明瞭。舛錯多豕亥。乃爲之圈點一過。正其誤字。以便讀者。嘗謂讀古文辭。而能深求乎此道者。惟公集爲然。此後則推二林居集爲近。其餘雖多以文名者。願與此道相背馳。不足錄也。學者苟欲求儒釋一貫之傳。識孔佛之心法者。於此宜盡心焉。

撮錄野獲編釋門類序

鄒幾極

秀水沈景倩先生著野獲編若干卷。爲有明野乘之大宗。其於神仙鬼怪。人物鳥獸。家國興亡。朝野得失。與夫里巷叢談。市井鄙細。靡不纂錄。洵可謂野史之良。而正史之階助也已。古來史家紀事。事切要而不繁。文徵實而難工。二者罕能兼善。雖有所謂寓褒貶。彰善惡。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而卒於遺無與者。由立言之未盡得也。余觀先生此編。翔實博洽。錯綜變化。不虛美。不隱惡。縱筆所至。不落佞諛。無艱難危苦之態。拘繫齷齪之習。明白曉暢。懇切周至。使讀之者。知所警惕。効法古人。炯戒昭垂。粹然一出於正。則有明一代之史。此書乃其嚆矢已。余不惜重金。購得明初印本。心存目想。口誦手披。而尤愛乎釋門一類。於敍列紫柏蓮池憨山諸公行事。稱意而施。不著浮虛。雖少有諱謬。要其大概不誣也。摘錄八則。率於法門有關繫者。而列於篇。至掌故之政要。治術之繁劇。余蓋無所取焉。是爲序。

禪淨攝要自跋

鄒幾極

余生平無他長。獨喜趺坐及念佛二事。始雖精進不懈。深虞日久廢墮。退失初心。爲害匪細。爰將古來大德居士開示言句。有益於吾人之身心者。撮其要旨。輯爲一卷。俾時觀省。藉資自勸。以期坐進此道。綴集已竟。復加硃點。以正紕謬。自愧鈍根陋劣。參禪已不獲悟心。看教復未開圓解。撫心自問。流涕何從。每閱昔賢著述。遇有垂示參禪念佛之處。心幾爲折。不能自已。且卷帙繁重。艱於攜帶。不自揆度。筆之於此。言雖簡略。語意透切。偶一展卷。心志奮發。勝於尋常萬萬矣。

鄭母劉太夫人六秩祝詞

康奇造

予與鄭子平居士相知甚早。近年又結念佛緣。交遂益篤。因諗知其母劉太夫人之道行。去冬彌陀聖誕。予在寂園先母塔院結蓮社會。諸上善人念佛。嗣後每月十五舉行念佛。並延法師講演。太夫人時來念佛。爲諸女居士倡。其至誠懇切。一望卽知爲虔修淨業。有眞信切願者。並隨機勸人持佛名號。戒殺放生。自言常持大悲咒。頗覺靈驗。聽者無不歎服。予雲遊東南。時豫法會。如太夫人之淨修。得未曾有。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值太夫人六十壽辰。予詢之子平。並悉太夫人事親相夫撫子理家諸懿行。與廣行衆善。隨緣布施。方便利人諸功德。益信太夫人乃乘願應世。攝化利生之菩薩也。深願常住娑婆。永宣法化。爰爲之祝曰。繫維鄭母。現命婦身。有宏誓願。具大慧根。持名記數。禪淨功深。能空四

相。頓了三心。勤修六度。親證一真。廣行衆善。濟世利人。佛生勝月。幸值誕辰。壽分無量。永劫常存。佛生二九五一年四月佛誕後十六日

康寄遙頂禮敬祝

勸請中國佛教徒提倡慈善葛言

鄧尉山僧

茫茫大字。莽莽神州。萬物橫陳於兩間。一靈獨出於衆彙。世界則有成住壞空。衆生則有生老病死。莫不由於吾人現前一念之生住異滅。幻影造成也。卽以人類而論。宿植德本者。則既富而且貴。糾纏舊業者。則既賤而且貧。貧無立錫。而有業者。斯有所依。未足悲也。家徒四壁。而無歸者。是失其所。良可慨矣。至若叫號豪貴之門。奔走道路之上。鶉衣百結。更誰有憐及范叔寒者。加之飢寒潦至。爲勢所逼。幼時則爲苦兒。既乏教養能力。竟

成無賴窮夫。生無贍足之費。以遂其生。老無棲留之所。以令其安。病無療救之方。以回其症。死無含殮之物。以慰其靈。少無衣食之憑。以餬其口。長無技藝之操。以冀其成。上而流爲匪類。擾及國家。中而蕩爲遊民。污及社會。下而終爲貧苦。喪失人權。此輩似屬可恨。而實堪感。雖諄於福力。然非無可救治者。今勸佛教同人。明鑑于此。協力同心。共組善會。本我佛出世入世主義。闡我教自利他精神。是以從安立諦。而發起大悲。從非安立諦。而發起大智。智則重於上求。如鎮江金山。揚州高旻。杭州天目等處之修習禪定也。如武昌佛學院。富郵四弘學院。安徽佛學校。常州清涼學院等處。研究佛學也。如金陵寶華古林等處。精持戒律也。如廬山蓮社。雲棲法會等處。一心念佛也。是乃務求出世之法者也。悲則重於下化。如孤兒院也。貧民學校也。遊民工廠也。施材施藥也。是以專在入世之法者也。然二諦本自融通。自他原是不二。我佛遊觀四門。見衆生老病之苦。乃示現出家。而成正覺。卽因修萬行之時。三千大千世界。無微塵許。非菩薩捨身命處。莫不與慈而與衆生之樂。運悲而授衆生之苦。儒有己立立人。先覺覺後之說。與夫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訓。

莫不推己及人而行其恕。盡己之心而效其忠。以有益夫蒸民也。道有上帝好生之心。而德配乾坤。文昌陰騭之文。而澤及黔黎。莫不恤貧以赴其感。救災以明其應。耶有救世之教。漸彌歐亞。度人之術。殆遍東西。莫不基博愛宗旨。以施教育。今時何時。鬪諍堅固時也。今世何世。五濁勃興世也。吾人應順世界之潮流。放入世之眼光。爲國家盡義務。爲社會謀幸福。爲人民覓生活。故首立孤兒院。視人子如己子。養之教之。以培其智德。待其長成。又令其學習知識。以籌衣食。繼之以貧民學校。又繼之以遊民工廠。防隱患於未然。翊政治之不足。其他若流離失所。而無告者。其慘其哀。何忍心目。於是則有養老院。以收容焉。又若病者。無錢以延醫。缺資以購藥。死者恐其暴露。貧者懼其無力。於是施之以醫藥。贈之以棺木。窮本還原。蓋欲宏吾人胞與之念。裕民生發達之源。經云。養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卽世諦而明佛法。正所以擴充佛化。彼等既入慈善範圍。則顧名思義。將佛教二字。印入彼人腦筋中。并授以簡單之佛學。時加訓導。現前可收良民之效。將來定爲福國之基。佛教之真理。於此可暢。僧徒之志願。由斯弘通。一舉而數利獲。一勞而衆益興。問

世君子。慈善諸公。其必樂爲勳助而贊成之也矣。吾故曰。世界則可坐享和平。衆生則不感受衆苦。人心則雍雍熙熙。經云。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其信然矣。現在瘡痍滿目。兵匪橫行。天災人禍。杳然紛陳。死亡相藉。十室九空。苟不本我佛之大慈大悲。以輸灌人民心地之中。則沈淪顛沛。欲止乎此。尙不可得。何冀望中國之和平與統一也耶。欲謀和平之策。先救人民之心。從根本以解決。是慈善之事業愈多。而國家和平之日愈近。蓋人安其家。戶樂其業。設如一縣。爲之首倡。漸推而行之於全省。則爲全省福。推而於中國。則爲二十四行省福。推而至於五洲萬國。則爲世界福。卽以我國僧徒而論。曾仿日本岡山孤兒院辦法。首立一孤兒院於北京龍泉寺。其發達之成績。早已見重於政府。而上海寧波等處。相繼林立。確有成效者。今已數十處矣。更祈海內同胞。發起如上所列事業。推而廣之。則佛教光明。周天而匝地矣。吾諸山盍提倡之。吾宰官盍振興之。吾善信盍樂助之。其同心同德。爲人民組織生計。爲國家培長元氣。爲世界頌祝和平。是爲至禱。

學人數珍集敘

舍予居士

梧桐葉落。又是秋風。流光易度。己事未明。舍予方正襟危坐。回想二十年前。悲秋作賦。其秋歔感愧之狀。歷歷猶在目前。故我今我。誰是本來面目。忽道友陳子修慈。周子釋應。見訪約往資濱閒步。乃即與偕行。途次從容論道。頗悟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之旨。已而夕陽在山。乃各藉草跣坐。觀落日如懸鼓。周子忽發問曰。文佛說法四十九年。或讚或斥。或獎或呵。乍是乍非。乍空乍有。全無一定之言。究竟宗旨安在。余曰。我佛以四悉檀起教。依二諦說法。凡有所說。無非俯順機宜。因病與藥。其言雖異。究竟旨歸一乘之道。則一也。問曰。森羅萬像。分明是有佛說。一切唯心。無有一法可得。何與世間相違。答曰。佛爲

治衆生著有之病。姑借無以破有。有去無亦不存。非有非無。而道存乎其間矣。陳子曰。佛言無法。唯有一心。其旨與道經所謂得其一萬事畢者正同。然則一心者。豈非大乘之總持耶。余曰。子以爲萬法。是無。一心是有耶。曰。然。余曰。佛法無不以破二執爲方便。人法雙空。一心安有。喻如世人無病。醫者無藥。衆生無執。諸佛無法。子今捨萬法而復執一心。無異病去而留藥。恐不免因藥成病矣。慎之。周子曰。若一法不立者。起信論明一心二門三大三細六麤等。乃至三藏十二分教。究從何處得來。答曰。起信論亦何曾少有所立。論云。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子忘之耶。須知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爲衆生故。諸佛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一切名言。如標月指。尙執名言。卽實法者。指應如月之發光。說火亦應燒口。故知萬法悉是假名。假名卽畢竟空。陳子乃大笑曰。名以詮實。無實無名。子言如標月指。豈無所標之月。是則實在名前。不因不名而無實。子不許認假名爲實法。乃又言萬法悉是假名。混名法爲一。而總空之。顯然違理。子毋妄語。余曰。子以余言萬法。卽有萬法之實體耶。余固言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子既不悟。請更爲子詳言之。佛言萬法唯

識。意謂實無外境。由有妄想。故境界相現。如夜見枯木。誤以爲鬼。鬼雖無實。而似有鬼相。且鬼相既現。復能牽心而生恐怖。展轉帶起。遂有種種相現。種種心生矣。今吾人六根門頭。不無萬法之相者。亦復如是。實則山不自山。水不自水。由妄心取相。安立名言。方有山水之名。試設想于名相未生之前。吾子有生。心開口之餘地耶。是則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張心無心外之法。張法無法外之心。互奪雙亡。何法不空。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周子應聲曰。此偈余亦見之。下半云。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余于此懷疑久矣。每見外道說生滅有無等。總不免斷常一異等過。佛以因緣說生滅有無等。則無咎。是因緣者。必有甚深奧義。卽請開示玄妙。拔我疑根。余曰。外道不以因緣說不生不滅。故不生不滅。卽是生滅。何以故。以有生滅可生滅。卽成自性生滅。無因而有。故有斷常等過。佛說則不然。生不自生。由滅故生。滅不自滅。由生故滅。生滅相因而有。都無自性可得。無自性故。空因緣生故。有空有同時。雙遮雙照。卽是假名。亦是中道。中假不二。是故爲妙。此因緣義。總攝無量義門。舒之則塵塵剎剎。炳然齊現。卷之則萬派千流。咸歸性海。所謂因緣故法。

生。因緣故法滅也。周子恍然曰。自性生滅有無者。無因邪。因之妄計也。因緣生滅有無者。宛然生滅有無。而當相常寂者也。然則吾人心生心滅。有心無心。常須假物以爲因緣。心境各無自性。是誠無體之妄心也。惟離此假因緣生起之妄心。實別無心。其無二真心。吾人必本之以修證無生法忍者。又安在耶。答曰。真妄名異而體一。迷則全真成妄。悟則全妄即真。對妄說真。離妄則無真心自相可說。子問真心安在。何異騎驢覓驢。問曰。真心雖不可說。示豈無方便語句。使聞者得意忘言。庶幾髣髴萬一。因而悟入。余曰。知論益曰。離塵而了了常知。其時余等三人。同時閉腦後有人歎曰。可惜染污。周陳二子默坐良久。似有所悟。既而陳子問曰。真心既不待他求。是則人人具足。各各圓成。只須水邊林下養我聖胎。便是何用更修六度萬行耶。余曰。否。否。性德雖生佛平等。修德則生佛懸殊。正須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惟時丁末法。知識寥寥。應如何從性起修。此則切宜先決。蓮池大師四料簡云。作福不念佛。福盡還沉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羣。念佛兼作福。後證兩足尊。至理名言。允可爲法。願與二子共勉之。周子曰。嘗聞等覺以下。皆

是夢中修行。夢事如幻。徒勞何益。答曰。菩薩修行如幻。如由夢趨覺。功不虛施。而凡夫顛倒妄執。似由夢入夢。轉迷轉遠。圓覺云。幻從諸覺生。幻滅覺圓滿。若不修行如幻。安能就路還家。問曰。到家之時。是誰親證涅槃。余曰。子既有涅槃可證。故鄉尚在遙遠也。蓋生心動念。即是生死。不動方爲涅槃。誠能捨一切見。一心不動。非但涅槃是涅槃。生死亦是涅槃。何以故。平等不二故。陳子詔曰。若生死是涅槃者。則癡慢貪瞋。亦應是道。衆生即是如來。乃至三塗。卽是極樂。噫。啓無量淨信衆生之疑誘者。必此言也。余曰。不然。彼太虛體。非羣相。尙不拒諸相發揮。况真心無外。圓裹衆德。生死涅槃。雖有二相。而無二體。是故相卽喻如空花。亂起亂滅。起滅雖異。止是一空。豈不聞如來藏中。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帝網無盡法界。互相攝入。自在無礙耶。周陳二子懷疑未信。因時已入暮。乃各作禮而散。余歸齋獨坐。深愧所說不合當機心理。乃卽于燈下濡筆記之。並就問答所及者。依次標以章名。于每章之下。先述大意。然後引經論及各家之說。以證明之。草成。卽以質之周陳二子。以斷其疑而生其信。名之曰學人叢珍集者。蓋余方居學地。並未見性。凡所徵引。大似鸚鵡。

學語。歷數他人珍寶而已。雖然。其能以他人之寶爲寶者。非余之寶耶。若無此寶。則以他人之寶爲泥沙矣。以此自信自勵。乃發誓曰。本自性無盡之心力。開發自性無盡之寶藏。普利自性無盡之衆生。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重刊金剛經心經合註流通敘

佛 隱

修道之要。在了生死。生死之根。在心與相。心譬則鏡。相譬則塵。相蔽本心。則佛變衆生。猶塵蒙明鏡。則鑑照失用。金剛般若經所言。應如何住。謂如何安住此心。應如何降伏其心。謂如何破除此相。使本心顯現。全經所說。千緒萬條。無逾此破相顯心之一法。學者先達乎此。提綱挈領。則視全經衆言。似如意珠。應用無礙。至破相顯心。略有二法。先立後

破。立破各二。復開爲四。一似能立。如言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關。卽無所見。此以心住於法爲似能立。下卽破云。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也。二真能立。如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又云。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此以應如所教安住大乘。則終無可破。是真能立也。三似能破。如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似能破矣。然如是破者。卽墮二乘斷見。雖云滅度。猶存滅度之見。故下因破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也。四真能破。如云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此言凡所有相。皆有可破。卽非菩薩。若是菩薩。則諸相破盡。無所可破。是真能破也。非立相則無可破。非有似能立。則無真能破。非有似能破。則無真能立。立破雙彰。四法齊運。則凡真如本心所現一切虛妄之相。無不破盡。破至無可破。則所餘者爲心。故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爲顯心所求之因。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破相所得之果。明察因果。分析心相。如

寶鏡高懸。萬象紛至。無所逃形。是此經之大機大用。故經名般若。言智慧也。波羅密多。到彼岸也。謂持是經者。乘此般若智慧。渡到彼岸。速如金剛之利也。人之輪回生死。謂之此岸。修行出生死。謂之彼岸。兩岸之間。業海茫茫。非般若不能照見。即不能渡。是故佛爲度衆生。說大部般若。有金剛心經二分。金剛破相。相盡則心顯。心經顯空。空見則相除。空亦心之異言。相有我人衆生壽者。皆謂之我相。我相破。猶存法相。法相破。乃見實相。空有滅色。開空者。謂之斷空。色外取空者。謂之頑空。若夫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謂之真空。真空不空。實相無相。皆歸諸一心。而無所得。故金剛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心經云。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及三世諸佛。皆依般若波羅密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無得而實無所不得。惟無所不得。是名無得。故經云。佛說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所云說者是建立。云非者是破除。云是名者。是建立破除後所得之果。然苟實有所得。是爲破相未盡。顯空未真。縱經屢劫修行。俱墮魔障。世之貢高我慢。發歡喜魔者。皆陷於有所得。是故欲求無上正等正覺。宜持

此二經。信受奉行。二經文略義廣。攬之無盡。得宗泐之註。如行千里之有跬步。得吾此說。亦如撞洪鐘之有寸莖已。

廣輪迴

慧 月

書生不讀佛經。疑輪迴爲縹渺。不特未明六道真象。并於孔子所說。亦復未加深察。要知輪迴二字。宜作廣義解釋。子任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曲園課孫草中。此題最爲透澈。善能發揮儒釋道之真諦。不可僅以八股視之。觀其語氣。直不足道家之所爲。故曲園於佛爲近。某西儒之言曰。支那二十四史。實一部膿血史也。吾謂不僅我國一國。有此膿血之史。卽凡依空所生之有漏微塵國衆。莫不皆有各各之膿血史也。唐虞揖讓。

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基。吾昔曾雜取歷史上之典章文物。鉤稽而咀嚼之。迨既聞佛法。則恍於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救之語。輒舉夙昔耽玩不忍釋手之物。盡束而置之高閣。數他家珍。干卿底事。故不復讀。夫以揖讓征誅之偌大事業。尙以杯酒局碁視之。則凡不如揖讓征誅之薄物細故。更爲等諸自鄒矣。吾友管蠡編甲子年鑑一書。以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摘錄是年歷史上之大事。並略載西史。及當西歷紀元前後若干年。凡依次遞數遞載。至中華民國十三年。卽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爲第七十八甲子。都凡五頁。綴成小冊。其第一頁。並雙鉤慶年載福。題曰甲子首春集漢禮器字。管蠡頓首百拜。外用紅紙封筒。於舊歷除夕分贈各戚友。洵賀年片之別開生面者。管君耽書史富才華。是編之作。其有心哉。管君旣以是編相貺。慧月受而讀之。乃言曰。此皆已往之陳迹也。此皆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此皆膿血史中之一涔一滴也。此皆數他家之珍也。此蓋歲月遞嬗。甲子相互輪迴也。黃帝紀元第一甲子之前。尙不知有若干甲子。書缺有間也。今歲民國十三年之第七十八甲子以後。亦不知有若干甲子。爲吾輩所不及逼值也。所謂無始無終。強

立名也。黃帝紀元第一甲子之前，亦必經有若干甲子之極初時。世今歲民國十三年之第七十八甲子以後，亦必有經歷若干甲子以達最末之日。所謂世界有成住，卽有壞空也。此皆不可說也。此皆現前介爾一念心也。管君乃於最大世界最長時間，而爲此最短限度最少事實之最小冊子。以鑒諸國人，且現身說法以自比於窺天之管，測海之蠡。管蠡信爲覺隔斯民之摩訶薩也。若以尋常冊子目之而不深思其故，則誠管蠡乎視管蠡矣。然歟否歟。還以質諸管蠡。

讀善因法師唯心治病經驗書後

黃子理

治病必先探病源。不知病源而漫言治病。無異盲人瞎馬。無有是處。病之受於外者。

大概爲六淫之邪。病之成於內者。則係爲七情所傷。自來醫書。雖有外感內傷之分。而其所謂內傷者。屬於飲食勞倦等。至由七情太過所成之病。與治療之法。靈素而後。絕少發明。雖如黃坤載深造自得之輩。亦不過略出其緒。引而未發。若會其言外之意。神而明之。實非淺嘗者所能幾及。夫大覺之人。身心一如。原無內外之分。而在凡夫分位。則實有身心內外之別。身病淺而易見。心病深而難知。金石草木。僅能治身。以調四大之不調。斷不能療無形。可取無象可見之心病。其由心而影響於身者。僅治其身而不療其心。則根本不除。病終不去。現在催眠術靈子術等。但用無形之精神。不取有形之草木。亦係此意。吾數年來爲人治病。其有藥力所不能達者。佐以精神治療。無不應若桴鼓。然此係就附帶七情所生之病而言。若夫純粹心病。根本煩惱。佛學所謂貪瞋癡三毒者。則於佛法之外。實無有能治之者。吾讀善因法師唯心治病一篇。頗有感動。亦願以我親身實驗之效告之同胞。而當告之先。不得不先言我已往之心性與經歷。蓋余生來身體羸弱。我慢較深。且最惡隱匿。主張心口一如者也。當清季時代。階級最深。而私抱平等之宗旨。不諧於俗。

人謂我童年遊泮食餼。必且遊於功名之場。不知我富貴浮雲之念。早深入於腦筋。私念生於此。不平等之世。不若抱璞守真。慕巢由之風。輕天子傲王侯。隨我身心之所。宛若不繫之舟。較之終身趨趨於名利之場者。其高下苦樂。當不啻天壤。然其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幾無一不是由不平等而生者。涵養淺而激刺深。而疾病由之以起。又爲庸醫所誤。纏綿億困。冷暖備嘗。瀕於九死而卒不死。得以研究醫學以治愈痼疾。今且得遇明師。得聞佛法。或亦宿緣之前定耶。當大病初愈。身體尙未健全。急欲求一了生死脫苦趣之法。遍尋方外。虛心攷求。而無所得。後讀金剛經。若有所悟。遂視爲無上至寶。蓋孔孟但囿於世間。老莊則處於世而不囿於世。金剛經則直擺脫世間。而達於無上之妙境。然反復誦讀。但覺虛玄空妙。而不得實際步驟之方法。未讀此經之先。以佛教不過如耶穌回教等。以天堂地獄之說。教中人以下。所謂神道設教而已。既讀此經之後。始知佛爲至道之所存。而悔前此爲韓愈輩僞儒所誤。致讀佛經太晚。前歲吾師太虛法師。講經漢上。遂誠心往聽。始知佛海闊大。達於無上。而吾求數十年不得之真平等。亦在乎是。實足爲吾輩

之所歸。遂皈依焉。然貪瞋癡三毒未去。終少進步。平昔對於貪之一字。但於世間有價值之學術。俱喜研究外。他亦無所貪。雖世俗之染法不深拒絕。而苟覺其有損吾身而累及吾心者。無不提取利劍。即時斬斷。瞋之一字。於不平等之外。他亦無所瞋。其有不順己意者。則宗會子之法。自反而不縮。即無所用其瞋。自反而縮。則絕不爲勢所屈。而以學說之是非爲尤甚。理之所在。雖地獄當前而無所懼。此固素性如是。而近來仍不稍改。故自知實在之進步絕少也。然因吾個人之事而生瞋。近來實爲罕有。非能實證無我也。蓋以瞋之生。不外乎人之陵我。呂東萊曰。人之陵我者。陵賤者也。使我先賤而後貴。則陵我者必變而爲奉。而我之爲我自若也。彼豆大之眼。鷲鷲之口。不足計也。此瞋之所由少也。今以求精進之故。發四宏誓矣。發廣行六度之願矣。而因種種之事。反致瞋心勃勃。不可遏抑。漸致氣阻。漸至腹膨。高鼓峯謂。藥道遙人。不逍遙無益也。故不服藥。但誦經典以求解除。然誦時瞋漸止。不誦瞋又復生。謂必發此瞋以泄其氣。則全爲學佛法宏佛法而來。其有礙於佛法之宏揚者。必不可形諸色象。若謂必勉抑此瞋。則此瞋又不可抑。實爲余生平

所未經者。正當無可奈何之時。吾師教以二空觀法。遂隨機而悟。隨悟隨觀。而瞋亦隨化。如烈日之照凝冰。如狂風之掃落葉。隨手消滅於無何有之鄉。余如是歎佛法爲治心病之無上良方。非他法之所能及也。蓋我既空矣。則人之加於我者。無異加於虛空。人已空矣。則我之受人者。無異受於虛空。人我俱空。則僅空之與空耳。尙何貪瞋癡慢之可生哉。普願大地衆生。皆明無我。解除三毒。漸趣正等正覺。是爲默禱。

讀丁氏一切經音義彙編序書後

江易園

丁子仲祐成一切經音義彙編。爲之序。郵而示予。予讀之辯矣博矣。蔑以加矣。而尤契其論六書。曰聲之爲用。斂形尤繁。洞哉斯言乎。夫形聲小學。乃古昔兒童之事。爲讀書

通話之方。前清乾隆嘉慶間。諸子踵興。務爲宏博。白首專門。雖足名家。實乖本義。又多詳千形而略于聲。孔子傳易。孟子說經。劉熙釋名。皆略舉音聲期通大義。至如形體。假借無妨。唯六書義例。亦須觸類能通。夫是故古者施教之序。先聲而後形。先語言而後文字。內則所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年乃學書計。予意方名者。方言也。劉熙釋名一書。卽古方名之教之事。十年學書而後及於象形指事會意諸聲假借轉注。許氏說文解字。卽古十年學書之教之遺也。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皆有聲韻之關係。不明聲韻通轉之例。則疑沮滋多。夫許書併說文解字。說文主形。解字則兼形聲。讀許書知形而不知聲。則能說文而解字未了然也。聲爲先天。形爲後起。未有文字。先有語言之聲音。既有文字。而所諧之聲。所假之形。所轉之義。皆聲音也。學六書者。知形而不知聲。則知象形指事會意而諧聲轉注假借未了然也。朱子晚年亦知聲韻爲經籍中一大事。自惜年老不能致精。蓋古者訓詁之通。皆由音轉。如仁者人也。則爲同音。義者宜也。則爲一音之轉。庠者養也。則爲疊韻。禮者履也。則爲雙聲。亦爲同紐。雙聲。同紐。雙聲者。同部而一紐。禮履同屬舌部。而又同

爲泥紐也。泮水者洪水也。則爲旁紐雙聲。旁紐雙聲者。同部而殊紐。泮洪同屬腭部。泮屬見紐。洪屬匣紐也。洪從共聲。則泮洪古亦同紐。旁紐雙聲是爲同部之通轉。泄泄猶沓沓也。則爲異部之混通。今讀泄音屬齒音屬舌。而古則同爲舌頭音。易言以明之。則喋喋猶沓沓也。諧聲假借。其通轉多方。亦復類是。大抵同音易知。聲韻之轉難知。今韻易知。古韻難知。疊韻易知。雙聲難知。同紐雙聲易知。旁紐雙聲難知。腭舌齒唇同部通轉之例易知。異部混通之例難知。古者聲音之教。以口口之傳易知。今者聲音之教。以文字之傳難知。夫是故古者僞爲小學。兒童皆知也。今者以爲絕學。老師宿儒不盡知也。學之不講如是夫。予弱冠後習英文拼音。而始有志於中國音聲之學。或昭或昧。或沮或通。積二十年。以賢聖之靈。而始有悟於天然聲母。與夫天然通轉之妙。證之經籍訓詁而通。驗之各省方言異邦文字而合。試之野夫稚子而知。而凡文字所諧之聲。所假之形。所轉之義。皆豁然入吾範圍中矣。是演教通譯之喉唇。而一切經音義之筭鑰也。嘗講於天津上海江甯錄存簡稿而爲說音一編。舉其凡例。異日儻得同志之助。因慧琳希麟之書。尙當廣爲一

編。以聲爲綱。博採而宏搜。條分而縷貫。使知數字一詮。皆由音轉。而文俗互通。方言互證。古今互訓。虛實互明。如舉一乾。而健也剛也彊也堅也固也顛也介也庚也金也。聲相屬也。義相屬也。舉一謙。而款也缺也闕也欠也坎也窟也空也。聲相屬也。義相屬也。開卷了然。如指諸掌。庶省學子自學之難。而便按部取求之易。與許氏之書。並脛而走。使幽沈之響。復出人間。蓄是久之。而病未能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微丁子載籍之博。而成書之勇。吾誰友乎。婺源江謙。

淨土釋疑序

空也

一真法界。本無生佛假名。何以聖凡苦樂既殊。所居國土。又復淨穢不等。投厥所由。

固緣一念迷悟使然而實以自心能生正信與否爲斷耳。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誠以真如法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乃一切衆生無始以來。爲無明所覆。弗克如實了知。致啓種種疑竇。遂於平等法中。妄生分別。因之起惑造業。隨業受苦。如旋火輪。無暫停息。我佛釋尊。惻然憫之。爰從過去久遠成道以來。以大悲願力。數數示生說法開導。使之翻迷爲悟。起信斷疑。法華壽量品。言之詳矣。迄此次娑婆垂迹。時當滅劫。五濁熾然。見諸衆生。垢重障深。難調難伏。故投以種種方便法門。無非令其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永超二種生死。優遊三德祕藏而後已。究之無量法門。雖皆可以入道。求其三根普被。一生了辦者。尤莫如念佛爲宜。蓋其他各門。全仗自力。斷惑證真。非歷無量劫。出生入死。決不足以推翻無明之窠臼。而證清淨法身。惟以深信切願。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弘名。期生淨土。此則較之餘門。不但入手無難。且收功甚速。何則。一以本覺爲之內熏。又假佛名爲之外助。二以彌陀曾發四十八願。攝受十方衆生。但有至信心樂欲生彼國者。無不現身接引。既生彼國。永不退轉於凡地。以彼佛國土純一清淨。無諸惡緣故耳。所以一代時教。皆以

淨土爲指歸。而淨土法門尤以信爲基礎。非信不足以發願。非願不足以勵行。若於自他因果事理諸端。信之不真。則於此簡捷法門。亦難收圓滿之效。以故淨土各經論。特於信之一字。不惜諄諄告誡。其意微矣。涓漁居士林君師尙。夙植靈根。居塵不染。既得孔顏樂處。復研文佛心宗。而於淨土一門。尤其深入。且欲以己所得者。普施於人。乃摘取淨宗諸經論。及歷代善知識之語錄。融會貫通。彙集成書。名曰淨土釋疑。於生死輪迴因果之說。及關於淨土之種種疑難。靡不詳細解釋。俾無餘蘊。是誠病者之良藥。暗室之明燈也。嗚呼。今世何世。豈非人欲橫流。殺機四起。弱肉強食之時耶。欲出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致之於化日光天之下。微念佛其誰與歸。願欲成念佛三昧。首在拔盡疑根。圓成信力。此書言淺理明。倘能人手一編。則羣疑不釋。而自釋。淨信不生。而自生。其猶有不發願念佛求生淨土者乎。夫一人念佛。則一人自性清淨。乃至無量人念佛。則無量人自性清淨。如此不轉娑婆穢土。而爲極樂淨土。不感安養彌陀。而應自性彌陀。未之有也。余展讀一遍。歡喜無量。因書此以爲念佛者勸焉。乙丑元旦。南嶽衲子空也。撰於京師弘慈佛學院。

中華佛教華嚴大學新建彌勒樓閣福城大塔文

洪觀樂

大哉華嚴之爲教歟。滯辭者炫毗盧之妙嚴。悟懷者契含生之性德。故雖一字法門。海墨書之而不盡。而大千經卷。微塵藏之而有餘。豈非道絕心言之迹。理超睹聞之表。可謂三藏之須彌。法輪之根本。綜窺梵函七千餘帙。磅礴瓊瑋。未有如華嚴者也。原夫窈秘鱗宮。神闕龍樹。杜順啓其觀。賢首博其趣。清涼鴻其業。通玄逾其思。一本而千枝萬葉矣。故嘗試論之。彌勒樓閣。彈一指而能開。而普賢文字。捨轉輪而求得。所謂如因日光照。還見於日輪耳。若乃遮那十身。法界星匝。華藏十會。普光雲合。雖鳩槃夜叉。畢聯臂而撼頤。

而聲聞緣覺。顧在塵而不聞。塵塵雪象。普眼入十千三昧。而不見其身。一一毛端。善財行微塵數劫。而靡淪其際。若夫方網三昧者。東方入定而西方出。男子入定而女子出。六根入定而六塵出。火風入定而地水出。無作性用。豈思量分別之所能及哉。且三天宮之偈讚。妙攝六百卷般若之靈文。五濁世之娑婆。宛然十三重華藏之世界。經云。諸世界海有微塵數劫。轉變差別。所謂染汙衆生住。則世界海成染汙衆生。發菩提心。則世界海純清淨。此劫海轉變之要旨也。發心卽佛。果微因源。淨行歷緣。因該果海。故或於一佛而生勝想。猶是倒心。或甯九幽而聞佛名。不歆天樂。或在家出家之緣俱屏。或世出世間之心兩忘。或滅散善之波浪。或畫自心之稠林。或忘失菩提而修善根。皆爲魔業。或未知實相而捨財寶。不名布施。凡以探掇片言。長揖三乘。固難華之芬芳。而豐文之骨鯁也。乃至說慧身非絲。他悟而廣讚。依止善友。說如來超於語言。而敦誨多聞。誦習名句文身。周塵剎而不二。菩提心力。蹈水火而不侵。此無礙之端倪也。十住聞讚佛毀佛。而安住其心。十行於彼岸此岸。而中流不息。修善根於迴向。叮嚀尊重之心。騰法雲於他化。慇懃解脫之請。

照同異於六相。緣逆順於十觀。區諦智於五地。忱寂滅於七勤。此圓融之行布也。一念瞋毒。而心王開百萬障門。一好光明。而地獄證三重轉益。影七峯之桑旭。湧三昧之蓮花。金口說僧祇之品。寶嚴炳相海之身。藻辭譎喻。嘆觀止已。重之菩提。無成佛之名。涅槃非菩薩之教。無一衆生身中。不具佛智。無一衆生念上。不顯佛性。無少許處空。無佛身。無一衆生不證佛果。普慧二百問。風發泉流。峨帽二千酬。波勝雲湧。可謂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所以珍寶法門。唯入大心凡夫之手。而莊嚴行海。復飽百城煙水之參。八千道成於言下。一生取辨於人間。無厭足王。刀山皆爲佛事。婆壘密女。愛河無非梵行。羅刹鬼王。散妙華而說法。勝熱外道。擅火聚之清涼。在油非油。在水非水。有以也夫。至若焚一丸香。而普熏九界。持一鉢食。而悉檀十方。草木無情而解曲躬。仙人執手而成多劫。衆藝譎四十二字母。字字無生。摩耶誕百萬億如來。如如不異。極樂往生。殿纈王于八十卷後。善財作佛。不見記于大千界中。此則廣大如法界。清淨如虛空。雖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而雁過長空。影涵秋水。居然可知矣。不然。飲香海之一滴。映光網之千珠。諦觀一切衆生如夢。

一切諸佛如影。一切道場如幻。一切說法如響。一切業趣果報如鏡中像。一切世界國土如熱時燄。苟得其旨。手持貝葉。心如蓮花。思亦過半矣。可端法師者。今之性起妙德菩薩也。緣生五教。法契三周。唯昇居士者。維摩偶現散花之身也。同發深心。宏揚華嚴。開辦學院。千佛築彌勒之閣。高建福塔。大徹構華嚴之堂。役以文字。垂爲因緣。顧愧涓才。徒嘲垆野。其辭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利盡毫端。劫瀉頃刻。淨域願流。穢土業織。非色非空。而空而色。一月千江。蕩漾南北。一室千鏡。熠耀離卽。生死匪驚。涅槃匪匿。念念攀緣。心心屏息。空谷傳聲。浮雲祛惑。圓觀塵勞。翱翔蓮國。

刺舌血寫妙法蓮華經發願文

釋道申

瑜伽師地論之辨真實義也。一曰如所有性諸法真實性。二曰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夫諸法真實如其所有。非佛莫階。匪因所能。至諸法一切。盡其所有。乃爲諸佛由根本智證無上覺。復由大悲起方便智。攝化有情。則能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因果該攝。生佛普徧。平等平等矣。妙法蓮華經者。爲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極暢本懷而說也。佛之知見。卽二其實義。其開示悟入者。則在盡所有性之善權方便。惟其方便。則非思量分別之所能知。惟其方便。則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惟其方便。則龍女以畜生而成佛。調達由地獄而攝記。如是一切空諸有情無情。重重法界。無一微塵許。非是諸佛微妙思議之依正莊嚴也。道申竊自思維。從無始來。以方便而輪迴六道。復以方便而得人身。生中國。又復出家。遇此難遇之法寶。遂于某年月日發心。刺舌根血。敬寫此經。今閉關三載。書寫竣事。特至誠頂禮十方三世導師。及法華會上諸佛。

菩薩等。鑒茲微忱。謹據本懷。而發弘誓云。

一、願從無量劫以至今生。所造一切惡業重罪。盡藉此寫經功德。一一懺悔。斷相續心。不復更造。

二、願代從無量劫以至今生。累世父母師長。懺悔罪障。回向善提。令現在者增延福壽。過去者超生淨域。

三、願以此寫經功德。及屢劫歷生所有一切微細善利。皆回向靈法界一切衆生。令彼解脫一切糾纏。共發菩提大心。各度無量衆生。同成佛道。

四、願以此寫經功德。及餘毫末之善。盡用回向極樂淨土。至捨報之時。決定蒙佛接引。託生蓮胎。倘或罪根深重。消除未淨。亦願仗佛慈悲。帶業往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然後回入娑婆。廣度有情。滿菩提願。

佛化基督敎序

孫至誠

夫敎之行也。志在易世。及其行之久。未有不與世爲易者也。蓋駕其說者。既難金口而木舌。步其後者。復多陽奉而陰違。故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莊子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荀子曰。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又曰。非其人而敎之。是借寇兵。齎盜糧也。然莊子有言。萬物以不同形相禪。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今基督敎之行世。歷有年所。既化神奇爲臭腐已。使臭腐化爲神奇者。又今日之亟務也。本師漢陽張先生。出入於基督敎數十年於斯。著述尤富。久已風行海內外。於其敎之內外精粗。靡不宜究。可謂能入其室操其戈者也。今欲其臭腐悉爲神奇。而以佛法變化之。語曰。奔蜂不能化蒼

蠋。越鷄不能伏鵝卵。魯鷄固能也。惟先生允當之哉。中土之學者。雖饑刑於殊方。異乎東瀛之學。如郵人之過書。闡者之傳教。皆能與之精進。而自爲方術。是可珍也。故竺典來自西域。斯土先德闡發補苴。遂爲中土之佛學。今景教自西徂東。猶爲遠西之景教。而中土無所饋餉。此中土學者之恥也。得先生比而洗之。烏虜懿歟。近得先生書。有曰。欲平人心。貴能無我。是則舍佛法唯識學三論宗不爲功。世間哲學。卽一攝萬。匯萬歸一。立義圓滿。析理精密。無過佛法者。一治景教。以其教霑滯徧寰宇。而真義無多。其人概未聞佛法。往往有陋妄邪見。爲害不淺。願藉佛法。宣其蘊。正其謬。補其缺。庶足導遠西人士。皈依正法。俾有階可升。以爲一世新乎亂耳。並謂一切國故。皆須依據佛法整理。以佛學爲最高深之科學。規律精嚴無匹也。比先生著佛化基督教成。竊以佛法者。將幹圓鏡以幽燭。朗大明於玄冥。固足囊括百氏。願先生舉一切道術而佛化之可乎。民國十三年甲子孟夏浴縣弟子孫至誠謹序

四宗綱要自跋

鄒幾極

余輯四宗綱要。竟作而曰。嗟夫。衆生迷妄。背覺合塵。佛說種種行門。無非對症良藥。服之者。病根頓拔。無不見效。惟病有淺深之不同。故法有頓漸之互異。苟有覺生死苦。發勇猛心。直趨寶所。而自度度人者。則又爲吾佛世尊之所加護。而爲大地衆生作依止也。余蚤歲卽懷向道之志。依稀彷彿。徒增業識。弱冠已往。始克全身擔荷。悉心研究。一念真實正信。至今永不退轉。雖具如是知見。但未力行耳。卽一切邪知僻說。無以撓之。然非仰仗諸佛諸祖威神之力。鮮克有此。然而佛之所演。雖有八萬四千之多。攬其總綱。則宗教律淨四門是已。四門者。卽一念萬年。潛心理觀。清淨不染。晝夜彌陀十萬聲是也。余更爲之發凡起例。曰。趺坐參究。讀誦大乘。禮拜行道。念佛發願云云。一代教典。四門攝盡。此四

法門。廣備諸經。嘗一味而衆味具存。觀一源而百川皆在。是在當人自信。萬難旁用推敲。今余所編。僅標大概。平昔願學。由此增進。每讀一過。心醉屢日。管窺蠡測。烏乎有當。藉以存其大略而已。嘗試論之。宗有五證。諸祖語錄。教有一大藏。律有律藏。淨則有支那諸撰述。汪洋浩瀚。畢生莫竟。學者誠難措手。余則以爲此數帙之中。最爲明顯易學。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一切修行之法。包括殆盡。且以此一門中。能見無量門。無量門攝入一門。一門者。卽四門中之一門也。人能以此一門深入。則能見無量門。此又事之必然者也。願以此四部分。湊合成篇。亦幾費心思。其間論議。僞讚傳記各部。皆可效法。辨而不華。周而不比。信乎佛法無多子。觀其堅苦卓厲。操持不阿。孜孜矻矻。不造道不已。非雄猛丈夫。大解脫漢。何以堪此。經云。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余犬馬之齒。三十有二矣。塵世惘惘。不堪回首。因循多故。尙於此道不克盡力。可謂辜負己靈。埋沒家珍矣。從此已往。當加功研究。不得放捨。（余深願離俗出家。專心誓修此道。）日積月累。庶乎有得。苟能爲之不已。一旦豁然。求其所謂種種行門。以爲對治者。無有也。迨卽教中始覺合本之謂歟。余將以是

編爲左券云。

入佛文範舉隅

唐大圓

學佛之本。不離文字。亦不卽文字。卽文字而亦離文字相。斯名文字般若。

執文字而求佛法。則因文字之耽染而障觀照。障實相。與般若益遠。所云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者。所知卽文字般若。障卽由耽染文字所起之執也。

離文字而求佛法。則如泛海而無指南。濟河而無舟筏。盲修瞎練。每有啞羊之病。是以古德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呵執文字者也。離經一字。卽同魔說者。斥離文字者也。

此編爲學佛之人。入門之初。以文字導乎先路。斟酌於真俗之際。取材於淺深之間。

法華經云。若說俗間經書。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此其選也。

第一章 文體

文章之體。亦如起任論說。爲法界一總相法門體。包攝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惟攝其要領。則不外談理敘事二端。

文體
 ┌ 談理
 └ 敘事

第二章 文用

至其爲用也。則有多類。如古文詞類彙分十三類。十三類皆就其致用以分淺人。不察或認爲文體者。非。後之選家。或愈增其多。蓋欲盡文體之變。以應人生之用。自隨時機而日繁。今爲學佛者。設文字障之防閑。但取其切用而不可缺者。餘置不論。則有如下之各類。

談理
書 疏 說 論

敘事
書 碑 記 傳

右之四類。談其概略。然亦有談理兼敘事。或敘事兼談理者。又有敘事談理不定者。如書牘類等。

第三章 文相

文之構造。是名為相。以意為帥。而詞以輔之。至詞足達意。則文乃成章矣。但立意在於學問。無學問則用意不善巧。而詞亦徒設。世所謂無骨之文是也。修詞在乎文彩。無文彩則出詞鄙倍。而意不能達。今學佛有最高之理想。與無礙之辯才。自不患不能立意。惟加以修詞。則文質彬彬矣。

文之構造
立意為帥（學問）
詞足達意（文彩）

第四章 實習

題目 鄒忌諷齊王納諫

一文體：談理事兼敘
文用：說

二文相

立意………解蔽
修詞………設譬

王爲物蔽。不能納諫。如衆生爲五欲蔽。不能起正信。臣子本忠愛之心。而讎王。當設法以解其蔽。亦如佛子本慈悲之心。而度衆生。當以種種方便。破其偏執。王之昏甚者。威力亦大。諫不善。則有比干龍逢之禍。衆生之業重者。剛強難化。若說法不善巧。亦成反增其惡。此又罕譬而喻。令其自悟。亦如說法者。不先說破。但說旁事。令其自悟耳。下入文。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爲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諭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論文相從表面觀之，亦有語體（白話文）與文體之別。今之遞新潮流，鼓吹新文，化者斤斤焉，執白話文爲希世之珍，及獨得之祕。在昔謂之大昏不解，今亦謂之大迷信。蓋語體文體，乃中國固有，西廂水滸，爲語體之最著者，固不待言。推而上之，尙書盤庚，話氏湯誓，示衆戰國，有國語國策，皆當時行李往來君臣酬答之語。直書于

冊者。當世白話。逮及後世。時移物變。遂視爲文。以是義故。此之一篇。語體應文。文體符語。二體互關。不一不異也。此文之相。復可略開如下之四事。

(一) 文勢 自起句至客曰不若徐公之美也。三問三答。直述其事。語微有變。使其不呆。然此由未見而生疑。由疑而起癡問。自明日徐公來。既見而熟視。復窺鏡而弗如。遠甚。活畫癡態。則亦由實驗而得悟。於此可徵修行者。必實力方始有趨悟分。自暮寢而思之三語。乃大悟。足徵悟每由見聞而思修。于是入朝見王。直以所悟告王。使王同悟。此比於成道轉法輪之旨矣。

(二) 文氣 初緩。筱。至徐公來稍急。至暮思一段。入朝一段。王下令一段。令下一段。則波瀾壯闊。覽之不盡。此其氣外柔而內剛矣。

(三) 文脈 一窺鏡。二熟視。三寢思。四王之蔽甚矣。五戰勝於朝廷。

(四) 宗旨 主旨在戰勝於朝廷。而無數譬喻言詞。皆爲銓解此句而設。儒門言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佛門言破我執。皆此文之流也。

按此爲僧侶離文字久。或從未修習文字者。略解此篇。引令回真以向俗。而卽藉俗以悟真。若爲居士等。則當更取唐以前所譯經論。依法分析。以權論彼此之同異。則思過半矣。

文學探原

（在大宏山爲求智學社諸生講）

唐大定

文有多種。有敘事之文。有言情之文。有言理之文。有遊戲之文。夫兩間之事理無窮。而事理之變化又復無窮。故描寫事理變化之文字。亦隨之而無窮。文雖無窮。類而別之。則不外乎前述之四種。

史乘之紀實。山水之遊記。此敘事之文也。感身世之多難。悲親愛之別離。此言情之

文也。模人羣之情狀。探心物之本原。此言理之文也。辭曲歌唱之聲。誨盜誨淫之作。此遊戲之文也。然此類別。不過就其淺而易見者言之。實則言情之文。亦兼有事理之談。事理之作。亦含有言情之處。至於遊戲之文。或併三者而混言之。蓋事無定名。名隨事變。故有一字之名。或兼多義之實。或有多字之名。惟合一義之實。名義既靡一定。則立言亦難徵實。卽於言情也。有君臣之情。有父子之情。有朋友之情。有夫婦之情。有愛物之情。是故以愛爲情。則多愛者。謂之多情。然其爲愛雖多。而其爲情則一也。情旣如是。則事與理亦復如是。故吾以四端概文。雖指陳一二。而文之能文者。則攝無不盡。神而明之。是在讀者。

文之體例。古近哲士。咸有論斷。綜其所述。不外質言均言二部。屬於質言者。則有書牘、敍、記、論、辨、題、識、典、章、之五類。屬於均言者。亦有詩歌、箴、銘、頌、贊、哀、誄、詞、賦、之五類。然此乃鈔選之常科。非盡文學之能事。

古人名文字之結合而成章者。謂之文學。余謂不如名文學爲文乘。蓋乘者運載也。以能運載古人之行事與思想而至來今者。謂之文學。不如以能運載古人之行事與思

想而至來今者。名之曰文。乘似猶含義廣而名實符。古人云。文以載道。故讀文可以見道。既以文字爲載道之器。則宜名之曰乘。不宜名之爲學。

儲萬理於人心之中。藏萬事於天地之內。事誘於外。心動於內。然內心之事。不足以示心外之人。故用言語以達其意。藉文字以傳其言。古人寄文以傳其情。後人讀文以見其心。是以古人之形雖死。而古人之心常存。蓋文章之發源於心。彥和所以立文心之名。然人心本靜。感於物而動。蓋心靜則空。無一物。故無文可述。感於物而動。則思想渙發。故文字起於思想。而思想又發於感情。故文學者。乃思想情感之代表也。胡適之釋文學云。須言之有物。意謂有物。則有思想情感。無物即無思想情感。夫言文根於思想。思想且無。何有言文。而曰須言之有物。其立論之粗淺無當也如此。而自命爲新文學一代之大師。豈不可羞。

文章三昧論

佛隱

昔王阮亭選盛唐諸家之詩爲唐賢三昧集。予以爲詩既有三昧。散文何獨不然。今略舉一隅。如論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一節。其三昧可見矣。云何可見。孔子之見南子也。初見有何儀式。已見有何言語。究竟見爲何事。在今日作白話文者。必於一見字中添出十餘句。加上多數的字。而在論語則以一見字三昧攝之。又子路之不悅也。因何而不悅。其不悅之狀何等。作白話文者亦必有多少閒字閒句。徒亂人意。而論語則以不悅二字三昧表示之。子路僅不悅。夫子卽矢以誓。此爲作者之三昧。能使讀者想見當日子路之粗莽梗直。難以理喻。夫子不得已而有誓也。夫子既自云予所否者。又連指天厭。此亦作者之三昧。使讀者想見孔子之見南子。必因形跡可疑。致子路之侃侃相責。有非指天誓日不能已之勢。夫論語以見不悅矢之否者。天厭

等數字。能囊括後人數百言所未能盡者。又曲盡形容。恰到好處。謂非文章之三昧而何。然此且舉一隅。尤其淺而易見者。至於春秋左傳之一字褒貶。史記漢書之片言居要。莊離揚馬等之恢詭幻悟。更爲不可思議之無量三昧。今不暇論。他日當爲專論以貽同好。若學佛者以己所修。貫通於彼。則令彼等之文字。皆成三昧。或習文字者。以其所心得轉而學佛。亦可以佛法之三昧融通之。以是義故。吾願學文者。修佛家之三昧。以神其文。學佛者。亦研究善巧之文字。以資其三昧。若三昧與文章相需爲用。則庶幾乎能莊嚴淨土。成極樂世界矣。

評孔德璋北山移文

倚雲

余少讀王康琚反招隱詩。至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竊疑其言之不類。既而博考典籍。精究人心。又獲讀孔德璋北山移文。始渙然有悟。爲之解曰。陵藪則耳所聞。不過風雨猿鶴之聲。目所見。無逾煙霞松竹之色。傲然自足。雖欲排巢父。拉許由。誠何所難。然其始或迫於遇。困於勢。不得已而強抑其心於無爲。迨忽聞鳴驪之入。見鶴書之馳。則向者熱中蓄念。沛然真之能禦矣。若朝市則耳極絲竹之聽。目玩妙麗之容。芻豢悅口。錦繡纏躬。迷之則易。舍之甚難。其有遺情物表。入而能出者。必其見理已審。心與天游。所謂芥千金而不盼。履萬乘其如脫者。雖終古無變可也。所以者何。人之性靜。其動者謂之欲。欲藏於性之中。釋氏謂之阿賴耶識。其欲謂之無明。無明種子。與生俱生。若遇無明而處於野。則無明伏而性顯。及出而登諸朝。則性伏而無明顯。此無明種子不絕。則心之動亦不絕。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因無可欲而心不亂者。則見可欲而心必不能不亂。此二乘逃空虛者。未住唯識。見外境而不能自持也。至大乘則以萬法唯識。在五濁而不染。處莊嚴而不淨。乃當於朝市之大隱。此躬行實踐之事。在極覺世變。隨緣默證。不然。雖閉門

思之十年不知也。

軍人軌範序

傅子揚

打破國際。世界大同。無所謂外交。無所謂武力。熙熙洽洽。彼此弗分。豈不甚善。而無如其不能也。領土領海。屬地屬人。權利主義。日事研精。熏習深入。膠固難化也。不然。明劃疆域。各保國境。嚴申規約。建立萬國弭兵會。維持世界和平。芸芸林林。通工貿易。相安相息。以生以樂。豈不亦善。而無如其不能也。伸勢力。擴權利。張國威。盟五洲。各各競爭。各各圖存。欲爲強食。懼爲弱肉也。嗚呼。釋迦既般涅槃。彌勒尙未下降。人欲橫流。貪求無厭。我肆我私而不足。我更聯我私。我私而逞。共同大我私。不惜亡人國。滅人種。以壓欲望。如印

度也。朝鮮也。黑奴也。紅種也。任人宰割。任人蹂躪。乃至一衣一食。一舉一動。亦無不任人干涉。任人裁制。而人類之大痛苦。遂無有烈於亡國滅種者。既弗克進世界於大同。得優遊於極樂。亦不可爲威廉之贖武。飛炮火於全球。斯應本我佛大權方便之法。慈悲救人之旨。以武裝維持世界和平。而免亡國滅種慘酷。則武力又尙矣。願武力之強。在乎軍隊。而軍隊之到着點。又在乎精神貫注也。技藝嫻熟也。動作敏捷也。雖然。欲完成此三者。固在學科術科之研究。操場野外之練習。平日內務之修養。而最先則在完全各個軍人人格也。內而心胸。外而行持。關係於精神技藝動作也。極爲密切。不然。戕根之本。枝葉必凋。剪彩爲花。終無生氣。則無論精神如何貫注。技藝如何嫻熟。動作如何敏捷。仍等於木偶。陶鷄。徒壯外觀而已。烏足以稱軍隊哉。余治軍有暇。間修佛乘。自他期度。素稔陳君妄清。畢業軍校。乃文乃武。融通宗相。悲智雙修。爰延與共事。努力行願。嘗謂佛法廣攝萬類。豈獨於軍人而不之度。彼關於操場野外學術等科。以及古今中外用兵諸書。非不有益於軍人與軍事也。而適合於軍人人格之修養。殊所罕觀。則陳君取佛化適宜於軍人人格。

修養。著軍人軌範一書。誠第一完全軍人人格之良好贈品也。亦即軍人自度度他之大寶筏也。特爲付印。以餉軍界同胞。軍界同胞乎。果能依之而身體力行。由是保衛人民。鞏固國家。漸進而維世界於和平。化大地爲極樂。成己成物。皆於是乎在。中華民國第一甲子孟冬京兆傅紹武序於藥門防次。

重修贛州光孝寺天王殿啓

仿 魯

竊以蓮台說法。神光普蔭乎坤維。桂帳談經。佛力常迴乎震旦。馴獅伏象。禪林仗護法之王。烏革疊飛。名利仰大雄之殿。覽名邦之寺院。增勝境之觀瞻。佛教流行。由來舊矣。蓋虔州城東光孝寺。創建晉時。弘修唐代。鄭康泉之勝地。儒釋本爲一家。界天竺之名區。

銅洛響傳千里。名僧迭出。靈異屢彰。雕甍極千載之奇。梵唄繼五台之勝。此固釋迦靈顯。不壞金身。亦由士女捨施。保存古寺者也。維寺前有天王殿一所。傍供設四大金剛神像。中龕彌勒。後祀韋馱。鎮壓山門。保障虔郡。丹雘剝蝕。蟻蛙滋生。蓋自勝國同治初元重修以來。迄今已歷六十餘載矣。仿等眷懷蓮座。感念法輪。愧非三界之宿根。敢乞衆人之贊助。望諸檀越慨解囊金。實土可以爲山。狐裘亦資微腋。種茲善果。必獲好因。將見宏敞叢林。建飛閣崇基之盛。莊嚴寶相。壯珠纓金絡之觀。功德無量。因緣不淺。肅陳小啓。切望臨池。

城東光孝寺。創建晉時。宏備唐代。爲贛城名勝之一。近因天王殿年久失修。發生白蟻。棟樑柱頭皆被蛀空。日昨經該寺住持戒常和尚發起重修。並東請方總司令。滇軍第一師楊師長。豫軍總司令代表王參謀長。鄧總指揮。雷旅長。蔣旅長。邱參謀長。田參謀長。許縣長。商會正副會長。皆聯翩蒞寺。踴躍提倡。說者謂各長官如此之熱心善舉。行見宏敞叢林。建飛閣崇樓之雅。莊嚴寶相。壯珠纓金絡之觀。誠爲功德無量云。

請戒常上人住持光孝寺啓

迭更

贛州光孝古刹在城東。載諸志乘。當夫錢分使宅。布地成園。法顯化城。范金作像。極諸天之供養。施各種之莊嚴。固已龍象環周。標茲淨域。人天歡喜。結此善緣。金剛留不壞之身。大會想無遮之勝。然而星霜變易。風雨飄搖。寶筏雖開。傳燈難續。登床說偈。誰裁慧遠之蓮。握麈談經。莫放支公之鶴。雖無天魔混擾。其奈覺路瀾漫。不遇痛棒當頭。誰識寶珠在額。戒常上人安禪自昔。說戒於今。效廬山之遠公。精心慧業。比天台之智者。砥柱洪流。觀此荒寒。發大願力。冀法螺之再唱。庶釋網之更維。十笏阿蘭。重見華嚴富貴。三千耆樹。齊瞻法相圓通。同人等修未能成。學何敢佞。惟古蹟允宜保守。豈巨刹肯任荒蕪。爰是

合意商量。一心禮請。以戒常上人爲光孝寺住持。寺內一切事務。胥歸處理。將見噴流舊樹。虹掛新幡。梵蓮已落而重開。法鼓既沈而更震。蓮花湧座。續功德於當年。貝葉留香。請證盟於今日。

曼殊畫譜序

章太炎

昔佛爲難陀石上畫彌陀羅事。遂禁比丘作畫。然十二緣生輪。則常令弟子作之。又聞舍利弗目犍連二師。前生皆工繪畫。互相角勝。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樂事第十六見之。佛告悉芻。乃往古昔於中天國有一畫師。其人因事往詣餘國。至已還向畫師家。停然而主人作一轉關木女。彩色莊嚴。令其供給看侍。對前而往。客以手挽。其索卽斷。身

手俱散。極生羞恥。便作是念。今者彼其私裏辱我。我應對衆而爲恥辱。斯人卽於當門牆上畫自己身。猶如自絞。入門扇後。隱身而住。主人怪晚日高不起。卽往看之。開門乃見自絞而死。急告王曰。願王檢看。王卽勅使往看。使者告曰。汝且斫索令斷。然後檢看。是時主人卽以斧斫。唯刀斫壁。客便告曰。爲死活耶。旣對王臣深懷愧恥。爾時畫師者卽舍利弗。是作機關木女者。卽大目犍連。是昔中天竺有一巧人。善解牙作。遂持象牙刻爲粳米一斗。往波斯國。詣一巧師家中。斯人不在。但有其妻。報言將此一斗白粳米爲我作飯。柴薪俱盡。米仍不熟。夫主來至家中。看米知是象牙。夫以誑心告曰。此水爲有灰故。米不能熟。汝用淨甜水煮。米當卽熟。卽豫畫作水池。於其池中畫作一死狗。其形脹爛。其留米人持瓶取水。至彼池已。乃見一狗。一手掩鼻。一手下瓶。以眼視狗。遂打瓶破。瓶旣破已。便自羞恥。作象牙米者。大目犍連。是畫作水池者。舍利弗。是此雖遊戲角勝之事。善謔而不爲虐矣。今若曼殊上人善作山水。其弟子何震集其畫稿付之印人。余願上人他日證無生果。亦如舍利目連二師。則是畫亦緣起已。震旦鄒波索迦章炳麟序。

鄧慧根居士學佛緣起

袁聞純

民國十一年。予濫職鄉校。同事近廿人。課餘每談及佛法。各以言論表從違。獨鄧君培根默然無所發。如是者且半年。暑假別歸。歸後傳聞其病頗重且久。予與鄧俱住武岡高沙區。相距十餘里。然通問疎闊。其病狀未能詳也。既開學未久。鄧君始來曰。此行幾不獲見。幸向聞先生說念佛法門。病中依以行持。竟慶再生。他日當恭繪彌陀接引像爲謝。予驚喜問故。乃曰自假歸至舊七月二十日。而傷寒病作。勢日有增。既醫治鮮效。私自念非皈心極樂。無以禁劇苦。消永日。遂託人購香檀備供。已而鼻觀中香氣凝鬱。詢家人亦頗有聞者。良久購香者始歸。心異之。卽日起。禮願長齋。稱念聖號。又先嚴新嬰。慮重傷家。

慈心時復強相慰藉。然病固未減。呼吸加促。二十五夜。促甚。幾不支。每一口氣念佛。難二三聲。因特請慈母與家人俱集。告以人命無常。遲早亦無多分別。惟切念往生。免却輪迴。爲第一要著。而最後不雜一念。尤爲喫緊。若我去後。切莫效世俗悲哭。無益本人。翻增業累。總仗大家齊聲念佛。成就無上勝緣。則大家功德。都已不可思議。母親此後。宜擺脫諸緣。長齋念佛。兒雖死之日。勝生之年。以外家中大小。亦各宜痛念生死。趕辦資糧。最好看我今日榜樣。警戒修省。并以是廣勸相識。自他兩利。尤足助正念功行也。語至此。覺胸際特形開爽。時久於床褥。忽思起坐。倩人扶起。念佛遶連續十餘聲。徐扶杖繞行數十步。復座。酣寢小時。汗大出。病遂去大半。蓋前久苦無汗矣。數日全愈。因改號慧根。謹報先生誌佛恩殊勝。今後盡形壽奉以周旋。罔敢貳也。予稱善者再。鄧君故善繪事。閱月。薰沐寫接引像見贈。次年又擬四十八願。繪小軸如其數。以贈善信者。今歲鄧君應聘本縣城某校。校教職員多舊同學。教學子振作有精神。願頗動於新世潮流。往而不返。苦海滔滔。有緣易度。尤冀鄧君不捨悲願也。

慈宗三要敘

太虛

遠稽乾竺。仰慈氏之德風。邇徵大唐。續慈恩之芳篋。歸崇有在。故曰慈宗。三要者。謂瑜伽之真實義品。及菩薩戒本。與觀彌勒上生兜率經也。義品戒本。慈氏之說。經則釋尊談慈氏者。故皆宗在慈氏。如次爲慈宗境行果之三要也。夫世親大師。嘗集境行果爲三十頌。迴施有情。護法諸師解之。大義微言燦然矣。是曰成唯識論。第明境繁細難了。而制行期果。又非急切能致。慧鑿者畏焉。或耽玩其名句味。樂以忘疲。不覺老至。造修趣證者。率鮮。今易以解此真實義。持此菩薩戒。祈此內院生。既簡且要。洵爲人人之所易能。然真實義詮境之要。菩薩戒範行之要。聞者殆無間然。至觀上生爲獲果之要。必猶難首肯。茲

申論之。夫知有無上菩提。又知有已得垂得此無上菩提者。復知自他有情皆有能得此無上菩提之因性。且嘗自期於必得之者。願人命在呼吸間。一旦無常。卽成隔世。若於生死猶未自在。非藉佛菩薩攝持之力。則於所志之事。諸趣流轉。昧忘可虞。故須急「欣淨土」。「親上聖」之務。否則上無以圓大覺。下無以濟含識。近無以淨一心。遠無以事諸佛。不亦唐功寡効乎。然十方諸佛刹。雖有緣者皆得生。而凡在蒙蔽罔知擇趨。惟補處菩薩。法爾須成熟當界有情。故於釋尊遺教中。曾持五戒受三皈。稱一名者。如次皆於彌勒佛三會聞法。而在吾人既聞釋尊遺教者。卽爲已與慈氏尊有緣。可求生內院以親近之矣。况乎慈尊應居觀世。與吾人同界同土。而三品九等之生。因行之匪艱。寧不較往生他土倍易乎。一經上生。皆卽聞法不退大菩提。與往生他土。猶滯相凡小者。殊勝迥然矣。故斯經實爲一生成就不退佛果之祕要。曾發無上菩提心者。不可不奉持以斬向焉。甲子元旦之日。釋太虛敬敘。

溫州樂清柳市淨土堂募緣疏

釋印光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衆生愚癡。常住其中。縱受極苦。不求出離。雖有本具佛性。由其迷背。反作起惑造業之本。以致經塵點劫。莫由解脫。可不哀哉。况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極。殺劫之慘。振古未聞。加以新學潮流。撥無因果。聖賢道義。斥爲迂腐。任己臆見。而爲提倡。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令天災人禍。相繼降作。蚩蚩蒸民。誠堪憐憫。於是有心世道者。奮發大志。欲爲救援。以爲此等業果。皆由唯知自私自利。不知三世因果。善惡報應。以爲人死神識。卽滅。有何靈魂。隨罪福因緣。受生於人天及三塗惡道耶。既善惡同磨滅。何不任意所爲。以期身心快樂乎。由是逆天悖理。損人利己。以及殺害生命。取悅口腹之事。熾然競作。無所顧忌。使知三世因果。當卽恐受其報。而不敢稍萌此念。况

實行其事乎。是知吾佛所說三世因果生死輪迴之事理。乃無明長夜之慧日也。而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乃生死苦海之慈航也。欲挽劫運。捨此末由。以故各處諸大心細素。悉皆汲汲然提倡佛學。以冀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也。樂清胡天僕居士。於虹橋建一淨土堂。於八月十五日開講。萬衆欣然。歎所未有。柳市諸善士景仰不已。擬在當市亦建一所。以期普沾法雨。除首人任捐外。擬欲募諸四方。包又無居士。祈光作疏。竊謂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而念佛一行。實十方三世諸佛普令衆生現生出苦之達道。捨此則邪見無由滅。實益無由得也。契理契機。利益難思。懇祈有力大。人各各贊襄。俾佛堂成而講會長開。人心轉而劫運頓息。庶勝殘去殺。一視同仁等象。復見於今。其功德利益。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非筆舌所能形容也矣。

無量壽經箋註序

丁福保

無量壽經入中國。凡有十二譯本。第一後漢桓靈帝時。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譯。名無量壽經。第二同時。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識於洛陽譯。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第三三國時。吳月支國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名阿彌陀經。內題云。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第四曹魏印度沙門康僧鎧。以嘉平四年壬申於洛陽白馬寺譯。名無量壽經。第五同時。西域沙門帛延。以甘露三年戊寅於洛陽白馬寺譯。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第六西晉沙門竺曇摩羅蜜。晉言法護。以永嘉二年譯。名無量壽經。第七東晉西域沙門竺法力。以恭帝元熙元年己未譯。名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第八同時。迦維羅衛國沙門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以劉宋永初二年於道場寺譯。名新無量壽經。第九劉宋涼州沙門寶雲。以永初二年於道場寺譯。名新無量壽經。第十同時。罽賓國沙門曇摩羅蜜多。宋言法秀。元嘉年中譯。名新無量壽經。第十一唐南印度菩提流志。本名達摩流

支唐言法希。於寶積經中譯出無量壽如來會。第十二宋西天沙門法賢譯。名大乘無量壽莊嚴經是也。（說見無量壽經會疏）今所存者僅迦識。支謙。僧鎧。流志。法賢五譯本而已。而此五譯之中。文字互有詳略。名詞亦各不相襲。欲會而通之。談何容易。昔吾儒詩書異文。如曰若粵若桑葚桑椹之類。不過同音異字。通其轉注假借。而意義曉然。今佛典乃華梵異語。通譯成文。不特無轉注假借之可求。而譯音譯義。古德又人自爲政。譯音有南北方言之殊。譯義有鈎乙原文之弊。必欲據珊瑚悉克利多梵莖正本。以訂華譯之訛。如柴公其人者。曠十載而一遇。故吾人撫遺經而遠想前古。俯念來哲。慨然興才難之嘆矣。既感正本清源之不可得而求也。又不可不於五譯本中。求其心之所安者。竊謂當奉曹魏時康僧譯本爲宗。而以二林居士重校本爲第一也。二林居士之言。有寶積本義智圓淨。而詳贍爾雅不如康本。又刪去勸進往生以下之文。不見如來激勸之旨。故雲棲獨將康本刊行。且爲第其分次。今略仍舊第。有當合者合之。經中義句。間有繁複。謹參他本。重加審定。但去其繁複。不敢更有增易。其四十八願先後數目。依雲棲本增入。庶幾盡善盡

美云。蓋雲棲二林。皆爲大菩薩乘願再來之人。一則現比邱相。一則現居士身。非尋常小根器人所可比擬。故其重校之無量壽經。無一字不有來歷。上可以補王氏日休大本之缺憾。下可以概魏氏源會譯本之詳密。誠法門之善本也。第或有不以爲然者。謂漢儒說經。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玄稱好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原文也。魏晉以來。析傳附經。如周易左氏傳者。亦未敢割裂經文也。自宋儒說經。以理爲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其弊遂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尙書。刪削葩經。悍然欲出孔子上。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爲故事。及其久而相沿成習。其於古也。不亦遠乎。漢儒說經。謹嚴之家法。不幾漸滅而無遺矣乎。雲棲二林。竄改古經。得無類是。雖然。此言也。可以議儒經。而不可以律佛典。儒經爲中夏舊典。原文一字不可易也。佛典乃出於譯者之吐哺。更經文人之潤色。而後成焉。則雲棲二林之爲。亦潤色焉耳已。何病哉。惟是有雲棲二林之證果。則可。無雲棲二林之證果。則未可。妄許學步也。故余仍謹守漢儒家法。以注佛典。溯自民國六年。余注阿彌陀經。所以勸信也。越一

年。又注觀無量壽佛經。所以觀行也。又越六年。復注此經。所以重誓願也。淨土三經之注。至此始潰於成矣。福保少習儒書。頗知注書之非易。毛萇誤以埜爲螻豕。孔安國誤解菁茅。班固誤以士會范武子爲二人。鄭玄誤以周時兩公孫龍爲一人。顏師古誤以鴟鳩爲白鷹。孔穎達誤以鴟鴞爲巧婦。又誤以古書爲龜策同爨。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貶詞。杜預誤以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爲兩觀。郭璞誤以竊脂爲盜肉。應劭誤以邱氏爲出左邱明。儒書原出中土。時越悠久。猶紕繆若是。而况從重譯而來之佛典。不僅古今之遙。重以華梵之隔。其注釋之難。當更何如哉。然在拙注淨土三經中。此經之注。較前二經似爲加密。又不同之處甚多。昔鄭康成箋詩注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並存。皆不曲爲廻護。是亦古人著書之例。所宜取則者也。且夫法藏因地願海之弘深。與果地之圓滿。皆在於四十八願。學者宜以四十八願爲發心之標準。則大心既發。由觀境而持名。其往生淨土也必矣。至於彌陀誓願。漢吳二譯。皆作二十四願。唐譯作四十六願。宋譯作三十六願。自當據雲棲二林以康譯四十八願爲定本。無

俟言喻。故余注此經。又不斤斤拘守漢師成法。而竊願從雲棲二林二大菩薩遊也。民國十三年一月識

袁了凡立命篇釋疑

大圓

袁了凡受雲谷禪師之教。作立命篇。始敍其爲孔某所算。絲毫不能違命。繼敍其遭雲谷之訶。始立身行善。事事遠前所算。而能自造。是足以闢儒家樂天知命。釋氏續佛慧命之二流。使世習辯聰者。知有命而不敢妄行。自暴自棄者。知命可造。而有所自懲。其爲有功於世道人心甚大。其善言儒釋之相需亦甚切。予嘗崇其言以之教弟子。然猶有未備者。恐爲黠者所詰。反致沮滯。爲續其後以救其窮焉。夫了凡蓋素有善根。故孔君以臆

極經世推算。知其必撥高科。以此福基而更加培養。勢必繼長增高。如操左券。設其人原無善根。或夙有罪咎。聞立命之說。亦效之立三千善一萬善等。而求得彼果報。是其善僅足以消夙昔之殃禍。或雖能稍增其福。而不得如所求。則其人懷疑莫釋。或反詰了凡曰。我效君之所爲。而未能如君之所得。是徒以大言欺人也。烏足信。則了凡果何以酬彼。了凡既達內教。深明因果。固知有語自救。然著之言而未備。孰能起子於九原而問耶。此問之答。實不可稍緩者。因代答之曰。夫果報有三時。有現報。此生所作。此生即受者也。有生報。此生所作。來生方受者也。有後報。今生所作。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者也。了凡因前生無罪折福。故所作福業。一生即受。汝因前生有罪。以福折罪。故今福未效。如若不信。則更爲誦金剛經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明前生因果。卽以持經被輕賤故。反詰經說天人恭敬等詞。則又何說。是故知先世有罪業。則宜信今世之福業。正以消其罪業。既知爲人輕賤。則罪滅而當得菩提。亦宜知消罪卽

所以立命也。若徒信目前而不信三世，則何足以立命。若信命而不信，非福相易。是自語相違。則立命之說亦不成立。何能見立命之效。或問說定業難逃。故木檜馬麥。雖佛亦受報。則立命之說本不成立。則應之曰。此義甚深。凡情難測。或者佛自受果報。使人知因果不昧。亦勉人莫落因果。然造善成佛。明示立命。成佛受報。與不受等。是豈可以凡情測耶。故立命之說。但明三世因果。則完全成立。無可非難。吾爲袁子補其缺。亦願普天之下。信命之儒。與非命之墨。同知轉偏爲正。破小成大。共登彼岸。則袁子之功。如轉輪聖王。周行四天下。惟予小子。亦附輪之一蠅矣。

募刻佛教全藏說略

歐陽漸

中國一代之興。必刻佛藏。宋元明清莫不皆然。後藏較前藏。雖皆增益。而陳陳相因。無獨到之精神。蓋唐宋以後。譯事消歇。法隱不顯。莫可如何故耳。民國以來。衆生機熟。大法重光。刊刻全藏。有三特色。超過四朝。誠千古未有之奇觀。五洲最大之偉物也。第一唐人著述出現於世。西域經論。惟唐人獨得真傳。四藏缺如。故二千年來。學佛無門。顛預籠統。今則性相唐匠。一切書來。馬鳴龍樹。無著天親。震耀於西。吉藏淨影。玄奘基光。昱晃於東。一特色也。第二燉煌寫經。出現於世。唐人學問。半未流傳。四藏固缺。日藏亦無。疑義搜尋。悼難解決。今則琳瑯滿布。奇篋燭霄。二特色也。第三倭（日本）藏（西藏）精華出現於世。佛法廣行。大智無域。四藏惟支那撰述。略載高麗新羅。今則日本有藏。自可抉擇。西藏梵典。時見英文。百川匯海。肆目汪洋。三特色也。糝三特色。冶一洪爐。偉物奇觀。誰能過。是然有三難。一編纂難。二考正難。三搜集難。姑舉其目。且勿詳談。刻此全藏。約萬餘卷。除已刻外。實則六千。所需金錢。必三十萬。古今人不相遠。世固有須達其人者乎。吾馨香祝之。歐陽漸述。

震旦圖書保存社宣言

臧貫禪

國於世上。必有與立。若據其粲然之跡。則政教儀軌。民情習尚。各有異同。社會學者。類別統計。豈不曰是為民族特性之徵。真積力久。成為文化。顧其文化。防自何時。成於何代。如何潛伏。如何光被。有非片辭隻句。所能罄其底蘊者。如我釋尊。歷劫應化。逐類施仁。十方世界。咸資薰陶。其自覺覺他功能。博地凡夫。焉知所屆。梵網經云。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又如極樂世界。種種莊嚴。舉其名稱。已為拘守耳目。隔閡心量者。疑慮萬端。視為子虛烏有之詞。其略窺玄哲。狂慧自負。不事修證者。則又以三藏經論。直與莊生寓言。詩人咏物。寄寫懷抱。流浪生死者。等量齊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

衆口雷同。毀所不見。雖具雄辯者。亦莫能祛其迷而生其信。平心思之。無怪其然。雖有佳者。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社會學者。第就見聞所及。衡量字中民族文化。熾然同異。眩於客觀。認爲特性。不知法界唯心。原無同異。畢竟平等。業報善惡。國土淨穢。悉可轉變。隨心。應量發現。吾人須知改造社會。須於佛法澈底研究。方有不可思議之無上妙力也。東方文化。除孔老兩家。隨俗施教。遞衍薪傳。各守微言外。其餘周秦諸子。派別紛歧。恢詭譎怪。以至漢唐考據。宋明理學。門戶標榜。是非混淆。衡諸佛法。未免執著。第所爭者外緣。而不變者真性。精神所寄。道通爲一。翰墨文章。亦遊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古今之聰慧才辯。皆必有所從來。特不知宿命。隔陰輒昧耳。倘能潛研故實。深究古訓。念劫圓融。自他不二。一旦貫通。靈光獨照。其視一方民族文化。不難察其流變。卜其匯歸。如數掌上羅文。宜其底蘊。孔子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百世可知。揚子云。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世界各國。無不以保存圖籍爲急務。而我國之圖籍。除私家收藏及石渠祕錄外。別無公共保存之所。是以迭遭兵燹。

幾無留遺。所幸網漏秦坑。焚逃梁炬。張皇補苴。博物洽聞者。志載藝文。物聚所好。若學人力薄。好亦難聚。近來各地有圖書館之設。方冀慰情勝無。然往往館員冗雜。書等囚拘。玉軸塵封。空飽羽陵之蠹。金根齒冷。偏多沒字之碑。至於冊挾兔園。文非鴻著。開卷則不徒害己。皮閣亦適足憎人者。更無論矣。鄙人等深懼吾國圖籍淪亡。不僅爲一國之不幸。亦研究世界文化者之不幸也。茲特發起圖書保存社。與名德宿學。高僧達士。共肩保存圖籍之任。以延世間文化之命。所望熱心遠慮之士。深知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蘊無我。卽繼體守文。亦復如是。何如將瑯函祕笈。簡別副本。捐入社中。公共保存。俾大衆同沾福慧。功德所被。永無窮極。利他之行。不減法施。至於詳章。並請十方信願。樂善好施之大慈悲大知識。各抒所見。不勝心香禱祝之至矣。

四明觀宗講寺募請藏經疏

禪定

大地冥濛。勞尊身以降世。羣生蠢擾。迫金口而垂型。生本非生。說自無說。非生現生。八十種妙相灼灼。無說廣說。萬千軸靈文煌煌。會建三百餘場。無緣不度。經宏四十九載。有美皆收。教判權實。根別高低。華嚴以開其始。涅槃而攝其終。阿含崇小。方等褒圓。般若水之蕩執。法華雨之融通。四生體裸。咸著妙色鮮衣。六道衢昏。頓揭中天慧日。巍巍乎功莫能名。浩浩乎德難可議。迨至今河願命。雙樹潛輝。迦葉雲迎千衆。阿難雷吼三輪。泉湧瓶瀉。蓋無一字之訛。律集論編。而自三德之印。道傳四表。法流十方。馬鳴論製於西。名光今古。龍樹經誦於海。事訝人天。溯自白馬西來。玄言東被。騰蘭傳芳於前。什澄揚芬於後。法顯橫入流沙。爲道忘命。玄奘縱遊天竺。求經輸誠。天台立教。賢首興宗。達摩傳禪。慧遠宏淨。窺基大闡法相。道宣盛倡律儀。寺院徧築於域中。法化普扇於寰外。洋洋佛國。非震且而何名。潔潔梵心。捨僧侶而誰證。四明觀堂者。題額始於宋朝。鄞縣觀宗者。更名在於

民國。法公創之而復衰。誦師興之而尤盛。一身化作二身。今道原同古道。弘如來之教。闡天台之宗。佛殿高築。禪堂平營。觀念堂之特設。佛號時聞。雲水堂之異崇。道烏常香。淨土盈盈。弘法社之巨子。義氣濃厚。研究社之青年。法公以闢謬爲天職。誦師以挽頹爲己懷。前後互顯。今古同尊。功成身退。道暢心安。革傳法之積弊。不世良醫。倡神選之家風。閒生國手。禪定障深業重。福薄慧疏。既蒙衆舉。又辱神差。仰前賢而却步。俯來哲以抱慚。螻蟻微肩。焉負泰山之任。牛蹄滴水。安運北海之舟。凜凜慄慄。如履懸崖。戰戰兢兢。似臨大敵。詳觀衆中。環顧寺內。有善皆臻。無美不備。惟闕大藏全文。猶待衆檀一助。是故用伸短疏。敢白寸心。普告十方。周知沙界。樂善長官。願解金囊。挹助多財居士。希垂玉手。扶持積沙。可以爲山。少固無礙。一海堪能包總。多更何妨。一卷一圓。名勒百代。彌固萬金。萬軸功留。永劫常新。所願以世財而易法財。即凡福而植佛福。人啓靈台之祕。戶通般若之津。上續過去宗風。下淪未來慧命。金藏早開。世世作無盡之富。善明勇發。生生爲不夜之燈。此日輸將。還望爭先恐後。他時經請。當能鑑地輝天。

古杭鳳凰山梵天寺重修啓

顯 蔭 代作

蓋聞梵唄成文。大法盛流於塵刹。天花散彩。靈光普燭於閻浮。自西徂東。震旦與迦羅同化。由今溯古。名區之勝蹟堪誇。是故隱隱山藏。三百寺。無非演教宏宗。巍巍雲鎖。二高峯。悉是洞天福地。古佛垂應化之踪。洵難思議。高僧示神奇之跡。莫可稱揚。不觀夫錢塘江畔。明聖湖邊。祥臻飛鳳之山。瑞著靈鰻之井。有古道場。曰梵天寺。始建於宋吳越王。繼造於明永樂帝。世殊事異。興廢靡常。否極泰來。盈虛有數。懿惟蓮宗九祖。省庵實賢大師。秉上哲之資。際中興之運。道風凜凜。德望巍巍。以康熙己酉主梵天。先後十餘年。五時八教。衍台嶺之遺風。九品一心。敷廬山之道化。獅鳴象吼。猗歟盛哉。厥後劫遇洪楊。可憐

焦土。迄今門庭冷落。遺址僅存。懷古興滄桑之感。撫今深薶露之悲。衲自愧庸愚。認膺艱鉅。爰思葺修補綴。藉復舊觀。方可繼往開來。用安大衆。雖碌碌移山。甘效愚公之志。而空無米。難爲巧婦之炊。不克爲獨力之扶。要必賴衆擎以舉。爲特謹陳一紙蕪文。遍告十方大德。若縑若素。同培殊勝之助。大慈大悲。悉發布施之願。闢舍衛祇園。功在佈金之須。築莊嚴梵刹。德欽捨宅之希文。竊惟四海九州之內。不乏好施樂善之英豪。六橋三竺之間。定多仗義疏財之達士。會衆流爲瀛渤。聚拳石爲須彌。但願風從雲集。自然水到渠成。庶幾復名山之古剎。泉石光榮。恢先德之遺型。法門利賴。喜捨者咸證善提。樂善者同登寶所。功皆的實。福有攸歸。

住持釋淨因謹啓

四川峨嵋山護國聖壽永明華藏寺重修金頂普賢

銅殿募捐疏

大勇

峨帽之秀。甲於寰中。金頂之高。又冠全嶺。莊嚴崇峻。大士所居。聖跡昭然。在人耳目。余於乙丑之夏。率同淨侶廿人。將入衛藏。道經嘉郡。便修朝謁。既登極峯。塵勞頓息。爰即約衆結制安居。禮誦餘閒。因得盡覽全峨之勝。如午映佛光。夕明慧燈。雲海瀾漫。勢如萬頃銀濤。氣象之雄。無與倫比。而雷霆掃殿。歲有定期。曾無失爽。等等靈異。皆得親睹。而習見之用。知至人應迹。藉相顯真。凡斯赫濯。足啓信向矣。乃寺宇肇建。代有營修。幾經回祿。寢趨簡陋。近自清季失慎。迄今未復舊觀。佛刹之莊嚴既闕。衆生之福田益荒。智者於此。亦可以覘世運之隆汙焉。前有住持心啓和尚。曾於光緒年間。撰勒疏文。募修殿宇。并塑佛像。少有所集。聊補罅漏。歷時既久。檀助益希。浩大工程。因循仍輟。余默察人情。沉觀世變。竊謂人根日劣。鮮解布施。牢守慳貪。益感貧困。斯固大教陵夷之衰兆。人天薄削之先徵。而主持佛事者。不得其人。要亦招致信施之大碍。托鉢三十載。一椽未成。其故或以此。

歟。茲有果亨師者。戒德精純。願力殷重。早遊天竺。遍禮佛踪。艱苦辛勤。荏苒七載。嗣因請得玉刻普賢瑞相全座。乃始頂戴歸國。供奉山中。永令此土有情。瞻禮獲福。而師修復金頂銅殿之志。蓋未嘗一息忘也。余等此次駐山修法。諸務皆賴亨師扶持將護。獨任勤勞。然百忙之中。猶必每夜焚香禮禱。護法諸天。冀成其與復舊觀之願。其人嚴介謹恪。操守凜然。今番邀同華藏常住。有志與復各清衆。新刻緣簿。出山募化。自願革盡歷來化緣侵分之惡習。並與從前他人經募之款。不相混涉。另儲備用。又於佛前對衆設誓。凡所經手涓滴歸公云云。復在省院公署存案。聲明嗣後所收捐款。應行專款存儲。備修新殿之需。無論何人。不得假借名義。挪作別用。卽常住經常用款。亦不能在新收捐款之內。動支分文。縱使工鉅款多。一時一次。難以募集竣事。而亨師發心久遠。亦願逐年分募。隨募隨修。務使落成。俾竟全功。勿令中廢。以此種種志求與復因緣。徵余作疏爲之發起。余身臨勝境。親炙靈光。又目擊殿宇之荒涼。諸師之誠摯。伏念同屬釋子。紹隆有願。所志略同。因人測事。信其必能感格佛天。底于成就。乃樂爲疏引。用誌隨喜。伏望大力宰官。多金長者。廣

運身手。兼施法財。用結善緣。永作道種。其爲福利。是豈尋常文字言說之所能稱述。願於萬一者哉。

陝西勝業學社發起詞

運際大過。衆愚相逐。原伯不學。識者與歎。秦中僻處西陲。交通否塞。文化濡滯。同人於臥薪嘗膽之時。不渝考德問業之志。方將發世界之真理。植西京之榛苓。以學飭身。卽以學救國。非徒簪朋集會已也。大乘起信論首偈有云。最勝業徧知。釋者曰。凡夫不知。外道邪知。二乘徧知。菩薩分知。佛徧知。夫勝業惟學。學而至徧知。非最勝耶。方今玩時蔑學者流。實繁有徒。稍知自愛者。又或故步自封。徘徊因依。於新舊轍下。不復知我爲何事。益

皆不知邪知偏知分知之類耳。同人宏精進之願。懸正覺之鵠。不臻彼岸。義難退轉。自度度他。願共勉之。去冬同人曾聯講席。殘臘事冗。輒爾中輟。現春陽始復。春日加永。修業及時。想有同感。本社講題不限何科。講師不限何人。凡有心得。皆可發摺。總期麗澤互助。共孚真理。凡我同志。盍興乎來。

重修京師天甯寺募捐引

熊希齡

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說經四十九年。度人恆河沙數。其教聲聞緣覺也。或觀十二因緣。唯六度之弘。則以屬諸菩薩。六度之中。自尸羅屬提以下。咸爲自修自證之事。舉其少分。未嘗非二乘法中之所攝。唯檀波羅密。則道專利他。所謂財無畏法之三施。

實菩薩與二乘不共之法。十方三世諸佛所以超諸有成等覺。心心相印。燈燈相續者。胥是道也。昔者世尊降生迦毗羅城。厭離世法。舉國城妻子馬寶象寶錢刀輿服之屬。自其童髻。卽已概從捐棄。及雙樹示寂。乃并其爪髮筋骨頭目腦髓。悉以供六道衆生阿僧祇劫。導迷拯苦之法。施百年而後。阿育王興。供佛舍利。建窣堵波者八萬四千。象教流布。逾五印度而入希臘馬加亞力山大之域。其功德之弘。視彼祇陀捨林。給孤布金。相去不可以由旬計。所惜東土遠隔。齋至者稀。卽有一二聖蹟。如金陵瓦官寺塔之類。亦復水火兵刃。罹劫災而爲燼。遂令震旦衆生。於三藏所詮之外。末繇瞻禮慧燄。灌頂慈光。茲亦此方含識過去同懷之悲嘆矣。京師廣寧門外天寧寺者。本拓跋魏光林故寺。入隋改稱宏業。帝京景物略。載仁壽初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囊。與法師曇遷數之。莫定多少。乃以七寶函致雍歧等三十一州。州建一塔。天寧寺其一也。續高僧傳載釋寶巖幽州人。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仁壽中下勅召送舍利於本州宏業寺。又稱初造石函。明如水鏡。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衆仙禽獸師子樹林之類。四月三日放大光明。照徹天地。有

目皆見。金元以降。歷代崇飾。靈異之跡。載在官私。記述者僂指難盡。清初名人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皆嘗傲寓其中。詩歌唱酬。爲一時風雅之藪。乾隆中以兩苑返蹕之便。駕數臨幸。兩次修復。皆頒內帑爲之。其後國家多故。水衡大盈。既無餘力。以供莊嚴琳宇之用。近畿善信。亦無弘願。偉力倡率興復。百餘年來。垣墉丹雘。摧剝風雨中。遂令道場寥落。法相塵淹。及此不圖。求勿鞠爲茂草。難矣。民國九年。道階大師。以法源寺方丈兼主是寺。感慧光之久寂。嘆靈蹟之弗彰。發愿重修。而以募施之冊。屬予引端。予維時丁末法。娑婆衆生。五陰熾盛。視火宅爲安居。狎野干爲眷屬。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念念之中。自起輪迴。自造地獄。猶復貢高我慢。撥無因果。去佛久遠。既不能如提婆達多阿闍世王之親覩威神。提挈來歸。則唯有宣揚象教。表彰聖蹟。俾末法羣盲。驚法雷之復震。觀慧日之重輝。或者脫亡子於糞除。免三塗之充塞耳。夫運極必復。增劫減劫。視儒家元會之說。若合符契。近百年中。歐洲民族。專講利我之圖。日造殺人之具。號稱武裝和平。一朝爆裂。橫尸數千餘萬。糜爛及於全球。大戰未終。彼中達識人士。亦已審物質之劇禍。非發

澹心靈。莫之能解。因而研求印度哲理。察其微妙湛圓。對於宇宙生人之二觀。一一均有圓滿之答釋。四年前曾開佛學研究會於北美。應期而會者十數國。日本以僧默仙爲代表。而我佛教第二祖國之支那。乃無人焉往與其事。斯亦震旦釋徒之大慙矣。然吾默觀近今社會。中流人士。信佛漸多。將校武人。相率從風。講經念佛之社。隨在發生。茲殆由滅劫而漸至增劫之機歟。階師南岳嫡宗。禪門龍象。理窮三乘。律守四分。隨緣利生。廣講經論。所遊名都大邑。往往以興建爲務。其操行與唐圭峯禪師爲近。斯殆昌隆大法。應化而生之儔乎。所望十方四衆。以無我心。行檀施事。捐金抵璧。共造勝因。是希齡所膜拜以禱者爾。

募修智悲閣啓

代

王容子

萬家河在宜昌縣北。約百里許。河爲長橋谿上流。岸側舊有萬家寺。河得名蓋由於此。寺之興廢。不知其年。故老習聞。盛時嘗容緇衆數百人。雖圖記所弗詳。意其必爲名刹。某某解甲初歸。訪勝至此。樂其山水。遂爲移居。既有年矣。居常與學佛人遊。樂聞總持。歸心淨業。以爲莊嚴之境。非凡夫所宜專。乃度其遺基。建置智慧閣一所。供西方三聖。又復備置經典。廣葺禪舍。將爲發心修真者。開安居道場。中以財力牽掣。作輟不時。再經寒暑。僅成其半。徒懷須達之願。終乏祇園之金。今佛法昌明。歸仰者日衆。非常之事。有待而成。大乘法門。日多日勝。得毋我佛世尊方便饒益。將欲遍壑福田於衆生心耶。夫檀義攝六。賈生爲首。海內不乏長者居士。滿足勝緣。宜大有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某某特其發端耳。

無錫南禪寺改爲十方叢林啓

無錫佛學研究會

逕啓者。敝邑南禪寺。爲著名梁朝古刹。代有高僧。或豐宗風。或演義學。或宏淨土門庭。雖會屢易。要皆宣揚正法。不失隨機設化之旨。濟高宗題寺額曰江南最勝叢林。有以哉。不幸紅羊劫換。白馬風頹。佛殿法堂。鞠爲茂草。荏苒迄今。卒未完復。縉流托足。其間者。率皆弁髦毘尼。不知三寶爲何物。以致鐘魚常寂。禪講無聞。教網掃地。至斯極矣。比歲以來。邑人士信仰佛教者漸夥。深痛大法之陵夷。僧伽之腐敗。爰思實行整頓該寺。爲全邑寺院之模範。而所謂整理南禪寺董事會者以起。此本歲春間事也。乃該寺僧人紹梁。知難立足。竟於五月間挾款潛逃。業由董事會呈請縣署查封。依據管理寺廟條例第十四條辦理在案。惟南禪自洪楊役後。施行傳法之制已久。自紹梁在逃。官廳查封後。復有不肖僧人。藉傳法爲名。多方運動啓封。冀達住持該寺之目的。同人見事機迫切。不容坐視。

遂決計與董事會共肩整理之責。特開會議。決開放該寺爲十方選賢叢林。並共議住持資格三條。函請中華佛教會。具呈省署。咨請內務部備案。唯是設建伊始。規畫宜詳。門庭之施設奚若。綱紀之整飭奚若。如何可逗現世之機宜。如何可祛末流之積弊。凡此種種。佛化攸關。革故謀新。詎宜造次。務乞俯察微忱。不吝指示。譬行暗而遇明炬。如航海而得南針。則將來敝邑佛法之宏昌。胥出諸公之嘉惠。豈唯同人感激靡涯。十方諸佛實讚揚於無盡矣。

益陽佛學講習所緣起文

梵 燈

挽末世之薄俗。首在正乎人心。欲人心之正。捨佛學不爲功。佛學者。卽一切衆生至

大光明之心學也。論其體。則非異非如。語其用。則常寂常照。然則復何正與不正之有哉。良由一念妄動。三感勃興。外逐所緣。淨目忽生我法之幻翳。內築虛識。真空亂墜。斷常之狂華。業因積集。苦海長淪。如來說爲真可憐愍者此也。於是我佛世尊。慈起無緣。悲運同體。靈垂知足。跡示迦維。現太子身。利見一切。覺世相之非常。求泥洹之真樂。如雪嶺而修苦行。睹明星以證菩提。哀七趣之升沈。慨窮子之零落。以大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轉法輪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摧外道之邪見。顯羣生之正因。此誠吾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緣矣。泊乎金河願命。雙樹潛輝。真師子兒。相繼歸寂。聖教因之中衰。魔風乘此復扇。鹿苑丘墟。靈山荆棘。遂使人天正眼。重呈黑暗之期。半滿金言。頓現歧分之象。真偽莫辨。邪正難分。詎非衆生業深障重之所致與。抑亦因緣時節之有待與。既而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大士。乘大悲願。接踵而興。或會相而歸性。或明有以契空。破異端之迷執。申正法之幽微。佛日得以重光。梵輪於茲再運。撤魔外之藩籬。續有情之慧命。苟非四依起而救之。曷克臻此。至若金人兆夢。象數東遷。自漢及今。幾二千禩。風化所被。不

獨人心爲之正。而世道亦達康莊。此猶未也。苟依之閒熏修證。則由人而天而聲聞而緣覺而菩薩而佛。竭煩惱河。越生死海。胥賴於此。噫。何其盛哉。然而法道之興。端在乎人。歷觀東西兩土。至人之道。統繼繼承。承而弗替者。甯非高僧輩出。鏡鏡相映。有以致之乎。方今時丁末法。五濁剛強。蠢蠢含靈。長處無明之夜。寂寂緇侶。幾同傀儡之形。異術邪言。間出而亂俗。鎗林彈雨。頻來以傷生。人心之壞。已達極點。揆厥所由。蓋在佛教之不昌明。而佛教之所以不昌明。是在闕乏弘法之僧伽。欲造就弘法之材。非力究佛學不可。欲其專精佛學。非有其地不可。斯則佛學講習所之設。刻不容緩也明矣。吾湘自滿清末葉。先賢有見於此。羣謀開學育材。如僧教育也。僧師範也。佈教養成所也。天台宗學校也。此厥彼與。層見疊出。他若京漢江浙諸地。僧校之開。不知凡幾。而佛教前途之曙光。殆從茲而徧照塵刹乎。益陽白鹿寺。燭冥上人。志德周備。願力宏深。嗟人世之無常。愍僧倫之乏學。擬就本寺建立佛學講習所。選青年釋子而教育之。由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晝夜奔馳。無暫休息。苦心經營。歷數載如一日。頗得福田遇緣。法鏡等諸同志之補助。遂得如願而償。

豈非有志竟成者耶。乃招集學者。三藏咸研。科學並重。無黨無執。不廢不偏。真俗圓通。水乳融洽。演性相不二之旨。運止觀齊驅之輪。因機利導。智愚可會。極于心源。照性成修。空假並統。貫於中道。體妄即真。歇狂心於片刻。因指得月。明佛性於剎那。行見莘莘。學子道成德備。輔正摧邪。三草二木。羣沾法雨。六合五洲。普蔭慈雲。非直可正人心。易風俗。登斯民于仁壽。躋世界于大同而已。猶歎休哉。上人之功。奚可得而思議哉。

送同院大剛晤一法師等入北京佛教藏文學院序

會中

我佛釋尊。示跡中印。化行靈河。達摩阿育王。廣爲弘揚。光被五天。但方言有限。文字

成。廢。東亞有情。未普法雨。迄金人入夢。白馬馱經。蔡情西去。迦葉東來。此地衆生。乃觀玄旨。然梵僧翻經。達義而不通文。華士潤文。成章而不應理。卒至言韻壤隔。混宮羽於華戎。文字天懸。昧形聲於胡晉。尋思者躊躇於譯文。標位者乖迂於歸致。玄奘法師等身歷艱難。萬死一生。留學異域。親近知識。誠我教之大功臣也。迨及歸國。齋來梵典六百餘冊。勤躬翻譯者七十餘部。校正從前舌人之譴陋。與名詞之訛謬。所謂一掃疑雲。朗觀天日。禪淨教密。爭耀一時。無如世相無常。大法隨替。隋唐以後。聖典殘缺。宋明而來。密法隱迹。學佛之士。每以爲憾。年來四海交通。好學之士。留學東瀛。請回經論。雖窺一斑。未見全豹。據最近考察。密法最盛。其惟西藏。蓋彼政教不分。隣近印度。其所保守之經論。較各國亦爲完備。故大勇法師等。創立佛教藏文學院。廣擇海內有志之士。預備文字語言。訂於明歲。留學西藏。意欲取彼國之特長。補中華之罅漏。誠快事也。余同院大剛。晤一法尊智三。法芳密。圓住密。吽超一天。然諸友。浚發大心。不避艱難。聯蹤北上。毅然就業。非志願無量者。其能之乎。且西藏交通未便。途路險阻。奮足前往。甘歷辛酸。非大心不退者。其能之乎。

此諸友者。余於癸亥相見之初。覺其中正不倚。動靜尊嚴。繼睹其堅心於學。慮日之不足。繼之以夜。雖嚴寒酷暑。未嘗稍怠。知爲佛門之龍象。今又入佛教藏文學院。且矢志留學西藏。他年成學歸來。通萬里之郵傳。闡千古之絕學。矣公烈績。又復現於震旦矣。此行也。豈僅足以通藏漢之情。而鞏五族之基。行將傳弘我佛大法於全世界。胥於此是賴。會自忘鄙陋。聊序數言。以爲左券。

送克全法師住持松江超果寺序

滿智

一球六洲。我佛法所被之域。唯中央亞細亞大陸。而亞陸佛教主國。則唯印度中國。日本。然以今日之現象論。印度則大乘絕響。中國已陳頹相。日本雖勝。要亦外強中乾也。

吾人生逢斯世。將欲奮發有爲。躋佛法于隆勝。試借觀印、中、日三國佛教之往史。以爲同志勗焉。佛滅後七百年間。五天竺邪教雷鳴。正法晦塞。有馬鳴龍樹起。辭而闢之。而正法以昌。迨至九百年後。小乘競興。偏空熾甚。無著天親立如幻有論。以救正之。此印度佛法流轉之大概也。我中國初蒙佛化。始于漢明。奈隋唐以前。梵僧來華。專事譯經。國人出家寥寥無幾。及經三武之患。僧伽散避。混俗同塵。除禪宗外。幾無佛法名矣。馬祖百丈創設叢林。僧伽厲集。歷千餘年。雖曾幾招摧毀。而宏規未墜。亦在衆福田所繫也。日本佛教傳將千年。當我國陳朝之陵夷。聖德帝起而力振。陶鑄無量僧伽。正法賴以宏闡。民治勤王之作亂。僧伽奮起。自策自勵。今日之盛。已駕中國而上之矣。由是觀之。勝衰起伏。唯在于人。中國佛教雖衰。猶未至不可爲也。有志士起。勃興可待。克全上人。余與同學于武昌之佛學院。朝夕聚談。恆以整理僧伽自任。而今則住持松江超果講寺。正實行其素志之期也。余與克師同志。不能默然無言。而言猶不可無病吟。夫大江以南。爲中國佛教極勝之域。而現象不復忍觀。松江僧伽之腐敗。甲于他處。邪癘之深。浪子不如。超果爲全松首刹。

衆目景仰。克師則勤謹誠篤。剛毅嚴正。固不爲邪癘薰習。逐波流動。環境奪心。安逸易志。邁步直前。補苴罅漏。張皇僧伽制度。實現佛法僧團。擴而充之。超果講寺。淺成爲全松模範。全省模範。全中國模範。全陸模範。全閩浮提模範。全太陽系模範。化盛隆周。重鑿千巖。功業偉矣。克師勉乎哉。

山西五台碧山寺募緣重脩啓

仁山代擬

五台爲四大名山之一。有善根士。悉皆知之。而文殊菩薩之妙用無方。固不拘于一所。然種種神異。啓發勝信。似於此山。偏有緣焉。如北齊劉謙之禮山也。遇異僧說法。忽爾心通。造華嚴論。隋趙環趙先之入山也。偶動殺機。老衲授藥。飲悟夙命。唐無染之朝山也。

見妙嚴之禪生寺。迴顧卽失。唐澄靈聞珠佩聲于山中。見神兵于雲表。唐僧伽入定中。台天花擁膝。舍利放光。唐崔公遊山。聞半空之鐘聲。大震。唐慧贖遊台。見雲端之沙門持錫。宋辨聰之禮山。遇佯狂老衲。授書勃荷。宋趙康弼之遊山。見那羅洞異僧。一入不出。宋張無盡之入山。見神燈四發。百出其奇。元公主之禮台。見大圓光中七級浮圖。明管氏之宿台。見金輪浮空。光吞五頂。其他如寶閣凌空。竹林現影。金剛窟裏。列聖森森。百草頭邊。神光赫赫。披雲撥霧。每登物外之天。躡險攀蘿。時遇非常之境。種種神異。載在志乘。非憑虛掠影者可比擬也。華嚴及陀羅尼經。名此山爲文殊菩薩化境。誠不誣也。碧山寺者。北台下之最古名利也。澄祖開壇。蘊公中興。均皆道高一時。名聞九重。大闡宗風。廣集英衆。厥後時有廢興。凡聖不一。至民國元年。乘恆二老人。恭禮清涼。見北台頂。猛風暴起。雷震驚人。滿目淒涼。無住無食。遂發宏願。創鐵屋于北台之頂。築分院于碧山之麓。接待往來。無分縞素。而茅蓬房頭。猶分而未合也。迨民國甲子年。祥瑞譔蒙。詰山贊助。護法維持。遂本統埋大衆平等無相之旨。合爲一焉。惟其寺年深日久。一切屋宇。悉已彫殘。不得不力倡

重脩。以復名山勝蹟。而莊嚴居所。以普結十方朝台者之住食緣焉。願將傾大廈。非一木可支。已廢頹綱。恐一繩難補。用特仰白十方長官。四衆信士。樂捨金錢。共造無涯勝福。喜開寶藏。同升第一義天。名利由斯復。善緣因是結。而文殊之種種光明。既能普利于過去。安得不加被于未來。此一沙一塵之喜捨。決可獲不思議之利益者也。納謹馨香以待之。

翔垣佛學研究社募捐啓

大運連邇。中原板蕩。長林鶴止。居當路莫悟險危。卽地鸞音。執屠刀不肯放下。豈識紅羊匝地。五百年之浩劫頻來。遙聞白馬馱經。二千載之靈踪誰繼。幽鐘法鼓。震盪乎迷津。四論十支。通達夫覺路。一言了了。便堪脫口生香。萬有空空。那惜現身說法。雲垂西極。

憑文字以宣揚。社結東林。仗切磋商而廣益。運廣長之舌。上乘同參。發菩提之心。真詮自得。傲羣倫之宿夢。普慶清醒。啓衆生之本明。共登大覺。倘有在家居士。修三摩地於見聞。出世丈夫。證清淨身於信解者。抑知吠舍道場。不離當地。靈山法會。常住世間者乎。而敝社自成立以來。所印各書。皆私人贖資。公費莫給。同人商榷。擬月出雜刊。或社刊。分途贈閱。但黃金孰布。歎一木以焉支。甘露結緣。望諸公之慨施。玉成其美。匡濟其艱。盼蓮界以迎來。望虎溪而送出。則天花共散。香國同馨矣。此啓。

安慶創辦佛教學校暨閱經樓募捐啓

敬啓者。方今人心陷溺。綱紀陵夷。道德不足以範圍。法律不足以救濟。自非宏揚佛

法。無以挽救頹波。世界科學。莫不導源於哲學。而哲學之最高者。無逾於內典。歐美大學。特設教師。宏演經論。人倫知識之進化。自非有圓滿甚深之教義。無以啓精密高尚之心思。我佛世尊。明過現未來之情。說世出世間之法。真俗不二。因果一如。世人既學佛爲提倡。迷信。趨於消極。而不知佛具三覺之義。爲一切智人。佛以度生爲懷。乃世間慈父。福慧兩足。悲智齊運。眞苦海之慈航。人天之眼目也。杭州武昌有華嚴大學。甯波有法華學校。長沙有布教養成所。莫不規矩謹嚴。人材輩出。而安徽爲地藏菩薩應化之場。又爲歷代祖師棲靈之地。佛化未昌。殊爲闕憾。今特糾合同道。創辦佛敎學校及閱經樓。以冀提倡宗風。挽回劫運。業蒙安徽省長及各廳長准給月捐。莫不同聲感戴。惟茲事體大。需費甚繁。伏望十方大德。慨施金粟。俯賜護持。以資提倡。而規永久。庶幾道場成立。法門多龍象之材。義海淵源。江上續頻伽之響。地方之光。衆生之幸。是爲啓。安徽佛敎會理事竺菴段光融等

接待寺募建藏經閣序

陸廷紱

蓋聞九層之臺。非寸朶所能勝其任。十尋之井。靡片錘所克藏其功。况乎佛土莊嚴。法幢高鉅。新古利於大荒之域。效不可以旦夕幾。化金錢於末法之場。事尤難以語言喻者哉。吾鄞之有接待寺也。古號國甯。後賜今額。自唐代開山。初由聖愿。惠國師唱厥宗風。繼有南陽忠國師恢茲隆軌。更得獅岩訥禪師乘願中興。後先相映。道化益彰。法度森嚴。規模宏壯。諸山皆以此爲祖庭。今日尤當珍爲魯殿者也。獨慨盛衰屢易。興替匪常。至前清末葉。剝蝕殊深。曠昔連甍列棟。梵宮化作坵墟。此時破壁殘垣。禪棲鞠爲茂草。孰意勝緣將熟。法會當興。爰有閩中圓瑛弘悟上人。勤修淨業。宿植靈根。卅歲窮經。志綜百家之學。華年悟道。心通三藏之文。破疑網於重重。建法幢於處處。宣統己酉歲。公舉接主斯席。矢志中興。拆造殿閣。贖產安僧。百廢俱舉。去歲應北京政學各界聘。講楞嚴法華二經。化

治都中法輪大轉。由部頒藏經全藏。奉令還山。茲欲募千人之緣。起造三藏之閣。供奉聖教。永鎮山門。余見其行願彌堅。樂爲之序。所願諸天加護。大地恆春。感而輒興。豈無人千己萬。周而復始。何難積兆成京。三世諸佛本同源。法界藏齊參面目。六度佈施爲第一。宰官身詎計資財。行看彈指莊嚴。風雨造明王之塔。豈僅信心供養。梵天讚貧女之花。念此時蘆蓬橋邊。蘭若星霜幾劫。願他日蓮華會上。彌陀早晚同聲。

民國十年四月浴佛日鎮亭老叟陸廷猷序

普陀山禪提禪院修建濟冥大會水陸道場緣起

顯 蔭

慨自武漢興戎。滿清鼎革以來。兵連禍結。習爲故常。水旱干戈。於今尤烈。但國亂之紛紜。嗟民生之塗炭。紅羊浩劫。黔首罹災。遇兵燹者。嘗赤彈而飲青鋒。遭疫癘者。喪黃泉而拋白骨。旱魃行凶。焦原千里。波臣爲虐。澤國連州。載途之枯孳堪憐。滿目之巨災可憫。於庠神州莽莽。生者既無以資生。泉壤幽幽。死者更何以慰死。流民之圖可慘。枯骨之澤誰施。同人等歷觀慘狀。未免目擊心傷。利濟存亡。不憚呼號奔走。前已款籌急賑。茲更會啓無遮。爰於南海普陀山羅提禪院。請僧修建濟冥大會。水陸普度大齋。勝會道場。自某月初一日起。七晝夜圓滿後。設放餽口若干堂。以此功勳。耑申回向。願佛光之普照。普利幽冥。藉衆德以同超。同除災障。爲特通告慈善大家。乞鑒微忱。共抒宏願。或誦持經咒。或頂禮懺摩。或施香油燈燭。或供異果鮮花。凡有利益。莫不與崇。大開檀度之門。良緣共結。普濟沉淪之苦。善果同成。佛力加持。除無量極重之業。天心可格。消衆生最慘之災。集衆虔誠。自蒙感應。宏開覺路。廣渡慈航。伏願普門大士。楊枝遍灑。甘露齊傾。使遭劫之遊魂。脫幽冥而咸歸淨土。泥犁之幽鬼。却熱惱而盡獲清涼。更禱妖氛淨。雷雨暘時。若四海昇

平。兵氣銷而烽火無驚。萬民樂業。固國基於磐石。永締共和。布法化於寰球。同飯大覺。發起人上海王一亭等。

募修南嶽高臺寺引

高臺寺在祝融峯下。隸觀音巖。明羅洪先訪楚石上人處也。雲泉煙石。極丘壑之美。巖畔石壁間。多古松。不甚挺聳。然青葱鬱茂。左右周旋。則有類拱聽者。趨拜者。幢者。燄者。使人可愛。爲念庵松。蓋念庵手植也。念庵。洪先字也。松間多鳥。嘗呼佛聲。爲羅漢鳥。士大夫。當悶悞之秋。登斯寺也。撫境陶然。則暮鼓晨鐘。不知此身。已不在人間世。寺以高臺名。非漫也。光緒乙酉夏。寺塌。住僧告余。余曰。寺幻也。幻而不知。幻無極矣。知幻卽醒。事非頓。

淨願趨而施者。運斤者。著彰者。愈渠渠。而愈不可得。此先佛所以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浸闢六度萬行門也。金剛刊定記曰。因定生慧。夫定者福也。施之果也。福至心靈。晝然豁悟。則僧之修寺。其知幻耶。抑將與天下人。僉知如幻法門。而進乎無上菩提耶。因書以告十方檀越。

溫州九山宿覺寺彌陀七期回向文

唐大圓

佛歷二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溫州吳璧華居士等攝四衆於九

山宿覺寺。修建慶祝。

彌陀聖誕念佛七大圓居士獲預斯會。歡喜隨喜。爲文以回向之。

一願大圓化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身。徧往十方世界。虔誠禮請塵刹刹。帝網無量諸佛菩薩。大阿羅漢。大賢聖僧。光臨法會。即時興種種供養雲。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盡集壇場。復以一一身徧禮一一佛菩薩羅漢聖僧。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二願以不可說不可說極微塵數身。受持讀誦不可說不可說極微塵數大乘經典。秘密真言。代佛宣揚微妙無上無等等諸法。無間須臾。常轉法輪。

三願承佛慈力。徧攝法界六道衆生。及彼一一衆生。屢劫以來所有或冤或親。亦有墮在惡趣者。藉此勝緣。皆得一一召赴壇場。聞經聽法。從聞思修。各獲解脫。

四願以我徧法界身。一一代爲法界衆生及屢劫冤親。懺悔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所有十惡五逆等罪。雖大至須彌小如微塵。皆爲至誠發露。懺悔清淨。令彼一一衆生。盡復原有覺性。親見本來面目。

五願以大圓從屢劫至今。所作善業之功德。與惡業懺悔所得之功德。及所誦大乘

經咒。如卽書所說種種不思議功德。一一回施法界衆生。代爲懺悔清淨。已卽同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六願大圓從生死際。輪迴六道所起妄念。一一皆化爲念佛功德。以此等無量無邊功德。合集現生所念阿彌陀佛。一一念皆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等諸功德。盡以回施法界衆生。承斯善利。各得清淨。已並偕回向西方極樂世界。決定往生。住不退地。

七願法界衆生。從無始至今。一切意業。皆是思維大乘妙義。種種語業。皆是諷經念佛。一一身業。俱爲禮佛供養。但由不覺。虛棄功德。我今既悟。當本此平等覺性。代彼一一闡揚。列爲功德。令彼一一衆生。互相回向。並偕回向無上正等菩提。

八願大圓經此法會以後。遇名聞利養。視爲毒蛇。逢打罵侵侮。如飲甘露。逆境現前。卽知往業。苦惱相逼。歡喜酬報。亦願法界衆生。皆同此悟。本無可殺盜淫妄。亦從無貪瞋癡慢。盡行十善六度。使一切往惡消除。現前未來。純作善業。於是衆生日以清淨。世界日以平和。而一切刀兵水火瘟疫等災。亦從此永遠消滅。

九願阿彌陀佛放無量光明。照法界一切國土。盡成七寶。徧種蓮花。又以無量之壽。廣攝一切衆生。念念見佛。處處念佛。生生世世。不離於佛。雖欲起貪欲邪見。皆不可得。雖欲離佛。而豎窮三際。橫徧十方。皆佛境界。無可逃避。

十願此法會徧虛空界。盡未來際。常行無間。或聚合無量無邊衆生。而爲一會。或一衆生。各作無量無邊之會。如天帝釋網羅幢。虛空有邊。此會無盡。所有一切勝妙功德。皆悉回向法界。無不周徧。

震旦優婆塞唐大圓和南謹陳

誄大慈法師文

寄 遙

大慈法師乃太虛法師之高足。當今佛門之龍象也。余自親近太虛法師。卽諗知師。

之道行。民國九年夏。余隨先母游西湖。因數謁師於南山之淨梵禪院。得暢聆法音。去春先母示寂。滬上。余爲資冥福。往淨梵院打念佛七。兼禁語。師指導維護。尤無微不至。余與師可謂有殊勝因緣矣。今年秋末。余扶母柩。由滬回陝。甫抵家。卽得師圓寂報。緬懷大德。曷勝悲泣。師俗姓黃。爲宜昌巨富。曾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辛亥政變。曾充某師旅長。後遇大善知識太虛法師。遂卽擺脫塵緣。欣然披緇。發宏誓願。自他兼利。不意閉關行將圓滿。乃竟悠然生西。余不爲師悲。余獨爲末法衆生悲。悲良導師之住世未久耳。雖然。師素以盡未來際作諸功德之佛願爲己願。他日乘大願輪。再入娑婆。分身無數。普度有情。固意中事也。謹爲之誌曰。

懿哉大師。見性明心。虔修淨業。攝化利人。昔歸自日。現將軍身。後遇知識。皈依佛門。觸機頓悟。悲願宏深。閉關古剎。斷惑證真。功德圓滿。示寂湖濱。往生樂邦。親近慈尊。娑婆再入。普救羣倫。爲未來際。種諸善因。

文佛應世二九四九年十月日康寄遙和南

佛光社祝詞

江印元

我佛拈花。迦葉微笑。道本在心。無他奧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心惟微。雖微實一。人生有欲。欲生于境。前境若無。念亦不起。衆欲紛來。道心乃蔽。蔽之謂迷。覺則不迷。迷曰無明。無明曰癡。貪心瞋心。俱生於是。因惑造業。是爲惡因。既種惡因。苦果隨之。佛憫衆生。發無緣慈。說戒定慧。治貪瞋癡。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慧爲般若。照破無明。如斬妖劍。如闍室燈。由苦出樂。由凡入聖。靡不由此。同登大乘。惟依般若。乃波羅密。心經金剛。皆明此義。心經深行。在觀自在。明心見性。五蘊何在。此乃理修。功在于解。金剛一經。說空四相。真性既顯。四相皆妄。書寫誦讀。爲人解說。經中讚嘆。福德無量。此何以故。自覺覺他。展轉饒益。

無有限量。此乃事修。功在於行。心佛衆生。三无差別。道同心同。是故無別。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道同心同。所以皆然。若無衆生。佛法不立。若不利人。何能自利。顏子三月不違仁。禹稷本此救飢溺。衆生個個有佛性。十惡十念生淨土。大千世界同一心。是心成佛心作祖。無量光兮無量壽。靈山至今未散會。

重建彌陀寺告天龍八部文

陳康

時維民國十有二年八月十九日。適夏歷七月八日。重建彌陀寺籌備處城員。及地方紳耆。謹具名清茗。禱告於天龍八部護法伽藍之神前而言曰。粵維古刹。締自隋唐。法幢耀彩。心殿流黃。建隆開國。紹建道場。而元而明。幾閱滄桑。爰有斷碑。紀載端詳。迨清末

造。刹竿忽倒。法裔不昌。墮落魔道。傑閣闕堂。鞠爲茂草。金容露處。天龍驚弔。銅極復來。廢者興兆。法運再隆。走告耆老。因緣時節。曰惟今好。祈禱八部。護持三寶。凡我職司。發願來早。普照明殿。各各打掃。如工畫師。隨心構造。一木一石。檀越非少。心淨土淨。不事淫巧。行樹羅網。迴環縈繞。五色蓮萼。七寶池沼。有法王座。不大不小。轉覲慈容。當下了了。誓圓本願。毋怠毋撓。有渝此約。三塗苦惱。神鑒昭昭。心香聊表。謹告。

重 修 開 元 寺 募 捐 啓

王 弘 願

釋尊應世之二千九百四十五年。歲在戊午。十一月戊子。開元寺方丈傳實齋信士。於其居。開元寺自前清修建。今數十年矣。藏經閣以朽蠹而倒。本年震災。受損尤重。上風

旁雨。罽罽滿目。中席有發起募修者。衆皆贊成。是時余以事不在。座轉由李君律雲屬余爲啓。余乃稱曰。自大教東來。漢士神僧高士。數以千計。歸敬禮誦。自種佛因者。多至無算也。而國主大臣。尊重信仰。推崇極力。代有其人。以故大邑豐都。名山海渚。琅宮寶殿。供奉尊儀者。徧於大地。至於今日。治國聞者。猶以吾爲佛教國焉。稽其歷史。則芽於漢。茁於晉。枝葉於六朝。南北。爲華果於李唐。宋元而後。實將落矣。及清而頽。蠶。迨其季世。而乃益陵夷衰微也。西力東漸。政府受其激壓。思奮起自新。諷天下以興學。而其時社會財力凋敝。勢乃侵及於我佛之淨居。淺黯者流。旣利其有。又懦其勢。且以破除迷信自文也。於是而寺殿日削。每嚮以入市。廩。旣貪且愚。可憐可憫。且教旨之隱。不但吾國也。亞細亞無慮皆宗祀佛。而釋尊降生之印度。已先亡。(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卽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儀盡取而奪之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不行佛教也。)西藏蒙古之呼畢勒罕。(呼畢勒罕者。自在轉生之義。明永樂中。西藏宗喀巴大士。依大弟子根敦珠巴等之請。於布拉達宮昇法王師子之座。德紅衣派。蓄妻傳子。

嗣位開化之汗風。救大弟子根敦珠巴（達賴喇嘛第一世）六世呼畢勒罕。剌珠尼瑪
青濟弗勒布格爾（班禪額爾德尼第一世）七世呼畢勒罕。其他弟子亦各各呼畢勒
罕以度世救人。又案西藏之達賴。今已傳十餘世。其中第一至第五世及第九世爲真正
呼畢勒罕。餘皆僞也。故乾隆時。有金奔巴瓶之賜。欲知其詳。當考西藏史及西藏佛教史。
）又空有其名而久倦於濁世。緬甸暹羅。其尙綿綿不絕如縷者。獨小乘耳。舉斯世之佛
教。其可稱不替者。惟有吾東鄰之日本。日本固蕞爾島國也。斯豈釋尊之所稱末法者。固
宜如此耶。夫釋尊所懸記。末法固有萬年。使由此而日以替陵。無人振興。豈能有萬年之
望。況大法之來。正法已過。而我國之悟道者。固甚盛於像法中矣。故我以為佛教終當有
豪傑之士振而昌之也。且今之醉心歐化者。尤嘖嘖於哲學。催眠之術。見者更以為神奇。
信仰教宗者。尤窮力欲以耶穌易天下。吾以為哲學之盛。莫聖於康德斯賓塞爾。而其所
研悟者。不及佛理十之一也。催眠之術。誠足以震駭社會。裨益國家。而其所到達者。不及
佛法百之一也。至於耶穌教理編滲。跡其所研指。尙不及我中國儒道之精微。況佛乎。吾

聞歐美英德。今其名士多有窮研佛理者。前年美人萃其文學大家百有餘輩。剞譯藏經。以資持誦。書報研窮。專家沓起。且有取爲大學教科者。將來大教終當廣被全球。屢爲吉祥世界。而吾國人於至精美至發達至昌明之自有文明。乃欲一舉而廢除之不甚惜。是得謂之有智者乎。開元寺自有唐敕建。疊經修築。綿延至今。其當修理而整飾之。吾輩責也。吾潮士夫。固多信仰。其必有投袂而起一呼而集者無疑也。吾今爲樹二義以宜於衆焉。一曰建寺造福。非爲佛也。爲衆生也。薄伽梵（如來十號之一號以義多含不翻）處廣大金剛法界宮。劫火焚燒世界。淨土無虧。初何待於斯民之崇奉。然而殿閣堂臺。瞻仰膜拜者。衆生之報佛恩。而且以自樹福田也。一曰學佛布施。吾亦成佛也。世尊謂衆生於末法中一文之施。一像之禮。他日彌勒下生時。皆將於彼食其果。今其時矣。凡我善信。其將有節衣縮食以自種佛因者乎。吾皆隨喜之矣。民國七年十一月 日潮安優婆塞迎

王弘願原名師愈啓

修建天台山萬年寺啓

諦 閑

蓋聞三周七喻。唱妙教於靈山。八教五時。判圓宗於台嶺。地靈人傑。大法乃興。時至理彰。勝緣斯舉。粵惟天台。山川靈秀。品物精英。危峯峻嶺。媿五嶽以稱尊。佛跡仙踪。冠九州而獨勝。鐘磬鳴白雲深處。塔婆聳赤石城頭。金闕玉京。神仙洞府。琳宮紺宇。古佛道場。一千菩薩之靈居。華嚴指處。五百廡真之聖跡。方廣留名。霏法雨於松關。覆慈雲於羅幌。洞天福地。瑞敷優曇之花。演教宏宗。道長菩提之樹。惟萬年寺爲尤著。憶昔神僧來遊。肇端於晉。禪林蔚起。創始於隋。初錫鎮國之名。繼稱保恩之寺。高人輩出。哲匠踵承。西竺梵僧。留香積之釜。東瀛釋侶。築功德之池。宋帝賜蟒袍寶蓋。明后頒龍藏紫衣。國典所加。載籍可考。天台諸巨剎。論其殿宇之雄偉。建築之莊嚴。莫萬年若也。惟至今則棟折榑崩。牆

傾。屢。圯。香。燈。息。滅。荆。棘。荒。涼。若。不。及。時。修。建。卽。失。往。日。規。模。倘。能。革。故。鼎。新。便。見。轉。凡。成。聖。而。事。功。浩。大。需。費。孔。多。恐。孤。掌。之。難。鳴。賴。衆。擎。而。易。舉。惟。願。軍。政。貴。官。紳。商。盛。族。通。人。達。士。賢。婦。名。媛。際。遇。蘭。若。中。興。之。會。共。植。蓮。邦。上。品。之。因。慨。施。佈。地。之。金。磚。風。高。西。竺。喜。掛。鐵。門。之。玉。帶。事。紀。東。坡。大。開。檀。度。之。門。高。建。寶。王。之。刹。所。望。此。倡。而。彼。和。集。衆。成。城。俾。得。併。少。以。爲。多。聚。沙。作。塔。於。以。復。萬。年。之。香。火。因。而。成。千。古。之。伽。藍。佇。看。觀。峨。寶。殿。標。勝。概。於。萬。八。峯。頭。妙。好。金。容。放。慈。光。於。三。千。界。內。慧。燈。高。照。法。鼓。長。鳴。般若。靈。根。廣。培。於。斯。世。菩。提。妙。道。大。闡。於。茲。山。化。功。與。台。嶺。同。春。度。生。萬。萬。刹。土。共。靈。山。不。壞。說。法。年。年。是。爲。啓。

長安興教寺修建殿堂募緣啓

顯 蔭

蓋聞釋尊應世。談象教於五時。慈氏降生。啓龍華之三會。直指菩提之路。大開方便之門。說修多而普攝當機。遺舍利而永垂末世。以使迷流畢度。覺岸同登。諸佛救世之婆心。列祖度生之宏願。盡同然也。甯有他哉。溯夫本師釋迦牟尼如來。出現於人生百歲之時。開顯於妙法三周之會。彰西乾之聖化。靈降西周。佈東震之法流。經來東漢。降及魏晉。以迄隋唐。代有宏揚。藉資啓發。然而地隔時差。殊風易俗。聲教不無扞格。義理甯易發揮。又况玄言冲邈。妙道幽深。若不具上哲之資。安能闡大雄之教。惟我大唐三藏玄奘法師。碩望人欽。英才天授。出塵而高超物外。求道而遍歷寰中。每慨古德之譯傳闕誤。深恐後學之迷昧高深。於是情發討原。志存詳考。因而躬遊聖域。親訪哲賢。異國他邦。載馳萬里。采風稽古。閱歷五天。百卷瑜伽。得戒賢之口授。萬法唯識。悟彌勒之心宗。博譯西竺梵文之妙典。蔚爲中華佛教之大觀。九重序聖教之篇。兆庶被覺王之化。宏法元功。空前絕後。度生偉業。千古一人。其法嗣基大師。生名將之家。承法王之業。親受英公之教。大昌法相。

之宗。撰述宏多。搜羅博富。馳三車法師之譽。傳百部論主之名。又有圓測法師。時亦贊佐。奘公疏解經義。羽翼祕典。耳目時人。懿歎盛哉。如奘公基公等。微特望重禁中。荷法門之盛譽。抑且名隆域外。揚漢族之休光。誠不愧爲佛教內護之金湯。法運中興之龍象者矣。陝西省城南三十里許。樊川北原。少陵之陽。有興教寺。爲奘公舍利寶塔之所在。基師測師之塔。則附于旁焉。浮圖壘蹟。舍利靈光。見先聖之徽型。爲後人所瞻仰。迺者歷年久遠。世事變遷。闌若幾歷。夫滄桑。蓮座久蘊於榛薜。摩娑唐宋之殘碑。荒煙蔓艸。憑弔長安之古寺。破瓦頽垣。慨當年劫歷紅羊。難宏道化。待何日功修白馬。再振宗風。妙闕德薄。能鮮願重。誓深隨順。輿情。勉持寺務。亟擬修建殿堂。開設學院。以期光慈恩之化。闡圓實之宗。綢繆祇樹之園。高竿大刹。預備龍華之會。妙果良因。竊惟事有多端。要賴羣策羣力。法不孤起。須仗善因善緣。獨力難支。衆擎易舉。更蓮台之重涌。賴檀越之宏施。伏望貴官鉅紳。仁人善士。本崇佛之虔心。發護法之宏願。軒蓋唱捐金之舉。綺羅結解佩之因。覆土成山。聚沙作塔。惟冀頓恢舊制。聿此新觀。穿塔波重增色采。設利羅普放光明。依莊嚴清淨之

伽藍津梁後學。作宏法利生之事業。紹繼前猷。信行佈施者。同登兜率內院之天。歡喜贊助者。盡證極樂上生之果。是爲啓。

住持妙闍謹募

閩南佛學院緣起文

茫茫五趣。濟濟羣生。迷幻質之非我。執緣影以爲心。計斷計常。固乖平等之真性。事水事火。尤屬顛倒之盲修。非仗我佛宏慈。曷階菩提妙果。是以迦維示迹。半滿齊宣。諸子病多。三車樂廣。既明諸佛出世之本懷。乃盡一期利生之能事。繫維東震。佛法緣深。雖地殊禹域。未蒙金口之親宣。而像教東流。莫非覺皇之垂範。什師傳般若。奘師譯瑜伽。空有並彰。遮表齊致。五葉流芳。既顯東土大乘之特彩。兩部奏績。實傳南天鐵塔之真詮。至若

五時八教。直揭如來設化之宏綱。六相十玄。大明緣起無礙之法界。震旦儼爲世界第二。佛教國矣。惜乎宋元以降。義學不興。先賢遺籍。流亡海外。向上一着。固難使中下以溲泊。六字真詮。尤未便家喻而戶曉。以至無上妙味。流爲人天有漏之因。異熟招感。轉變異端。祈禱之果。寢假誤樂國爲天堂。迷緣變爲他道。紫色奪朱。蛙聲亂鼓。反觀教中。小乘自固者。山藏林竄以鳴高。世利相牽者。稗販鑽營爲事業。置利生於不顧。視三藏若具文。無怪社會視佛法爲消極主義。目僧界爲無用廢民矣。邇者海內諸先覺。不忍大教淪胥。青年埋沒。先後提倡教育。設立學院。以期扶衰救弊。探驪得珠。奠世界永久之和平。謀人羣真正之幸福。閩南地處海隅。交通阻絕。學者負笈。視海程爲畏途。同人等目擊神傷。義難袖手。爰議組織閩南佛學院。設普通科以通各宗之郵。設專修科深造一門之極。庶幾成就有人。重複唐代之盛軌。宣傳可託。普救法界之迷情。化機巧爲和平。轉濁世成淨土。則他年自他道圖。華藏海淨。未始不基於今日之發覺初心也。

祝閩南佛學院開幕

葉青眼

嘗聞菩薩具足五明。佛在當時。世間文武技藝。靡不軼羣。假使從是西方遇有土曰中天竺。其土有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說法。吾知其所說法。不必同乎現代學校注重科學。亦不必異乎現代學校注重科學。所以然者。觀機設教。因病予藥。佛所以爲大醫王也。然則生今之時。爲佛弟子。年事高有力量者。設學校與教育爲不可緩。年事少發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深入經藏。運用世學。以爲普濟一切利器。尤爲當務之急矣。閩南佛學院。卽基上來二者之義。以成立。今教者學者濟濟一堂。此殊勝因緣。在八閩爲破天荒也。小子嘗躬逢其盛。又得隨諸上善人之後而預乎其事。此心生大歡喜。敬掇數語。用表慶祝。祝曰。兄弟二人。一讀一耕。耕者勞力。讀者殫神。一旦成功。誰造其因。胚胎養育。無著天親。